



南華真經標解卷之一

沙谿邵

弁註

內篇第一

明內聖之道

後學邵祖雍校

長樂郡
振鐸西
壽昌書

逍遙遊

支道林曰逍然無累也遙然遠上

譽無訾一龍一蛇與時俱化而無敢專
逍遙乎遙蕩恣睢轉徙之域猶大鵬之
於九霄而徙於南溟也背
負青天莫之夭闕者矣

○北冥有魚其名爲鯢鯢之大不知其幾千

也化而爲鳥其名爲鵬鵬之背不知其幾千

也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是鳥也海運則

徙於南冥南冥者天也也海運則



者志怪者也諧之言曰鵬之

也。復引齊諧之野馬也。塵埃也。生物之以息

吹也。三者皆陽氣之上騰者也。九萬里之天

蒼蒼其正色耶。其遠而無所至極耶。正定也。天

非一定之色遠。其視下也。亦若是則已矣。視下

如此上之。且夫水之積也不厚。則負大舟也無

力。此處雙關文。先虛後實。覆杯水於坳堂之上。

芥為之舟。置杯焉則膠。水淺而舟大也。坳堂

處也。堂與塘古通用。古樂府堂上行。亦作塘。

上行禮記見有封若堂者矣。馬鬣封之謂也。

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故九萬里

風斯在下矣。皆正風也。而後乃今培風。背召

青天而莫之夭闕者。而後乃今將圖南。蜩與

鳩笑之曰。我決起而飛。搶榆枋也。榆枋。榆樹橫枋

其橫者。時則不至。而控於地而已矣。搶突也。上

時有所不能至。奚以之九萬里而南為。適莽

者。三食而反。腹猶果然也。莽蒼。近郊也。三食。夕

常留於頷。噍之間。言適百里也。適。適也。

食未下腹而已反也。適百里也。

適百里也。

適百里也。

適百里也。

適百里也。

者三月聚糧

所適彌遠則其所既遠則其培風之

之二蟲又何知

此處單關文先實後虛復從虛處展開說去此文之跌宕也

小知不及大知

年不及大年

此處單關文先實後虛復從虛處展開說去此文之跌宕也

以知其然也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

小年也楚之南有冥靈者以伍百歲為春伍

歲為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為春八千

為秋而彭祖乃今以久特聞眾人匹之不亦

乎以朝菌蟪蛄上視冥靈大椿以彭祖之壽匹眾人其修短有足悲者此小年不及大也

湯之問棘也是已駕空行虛之文不妨多證句使人不測此莊子

處

窮髮之北有冥海者天池也有魚焉其廣

千里未有知其修者矣其名為鯢有鳥焉其

為鵬背若太山翼若垂天之雲搏扶搖羊角

上者九萬里絕雲氣負青天然後圖南且適

冥也斥鴳笑之曰彼且奚適也我騰躍而上

不過數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間此亦飛之至

而彼且奚適也此小大之辨也故夫知效一

行比一鄉德合一君而徵一國者其自視也

若此矣小知之人以小用自足亦若斥鴳之笑大鵬

笑之

宋榮子非有大知者猶知笑此等小見之人也

不加勸舉世而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內外之

辨乎榮辱之竟斯已矣彼其於世未數數然也

雖然猶有未樹也

內有定守外有定見不汲汲於世用其所造雖高猶未

卓然自立也

夫列子御風而行泠然善也旬有五

而後反彼於致福者未數數然也此雖免乎

猶有所待者也

列子古之神人御風騎氣而於萬物之上不數數於致福

謂能出世矣然猶有待於風也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

辨以遊無窮者彼且惡乎待哉故曰至人無

聖人無名

神人無功聖人無名○堯讓天下於許由曰

月出矣而燭火不息其於光也不亦難乎時

降矣而猶浸灌其於澤也不亦勞乎夫子立

天下治而我猶尸之吾自視缺然請致天下

由曰子治天下天下既紀也而我猶代子吾

為名乎名者實之賓也吾將為賓乎

許由讓天下之事

古相傳太史公高其人而不得其實大費揚

今觀莊子之論直是無其實不欲居其名耳

來為務光紀他申屠狄之流好名者所慕效之學者往往以此輩與許由並論真可謂失

實矣鷦鷯巢於深林不過一枝

風潛伏之鼠也

神人無功

腹歸休乎君予無所用天下

不 欲寡

視天下為無用非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

俎而代之矣况天下已治而我○肩吾問於

叔曰吾聞言於狂接輿大而無當往而不返

驚怖其言猶河漢而無極也大有逕庭逕庭立

人不相不近人情焉連叔曰其言謂何哉曰

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膚若冰雪淖約若

子不食五穀吸風飲露乘雲氣御飛龍而遊

四海之外其神凝使物不疵癘而年穀熟吾

是狂而不信也連叔曰然瞽者無以與乎文

之觀聾者無以與乎鐘鼓之聲豈惟形骸有

盲哉夫知亦有之是其言也猶時女也時是

汝之心知亦若盲聾之人也之德也將焉礪

物以為一世斲乎亂斲與期同孰弊弊焉以

下為事之人也物莫之傷大浸稽天而不溺

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熱是其塵垢糠粃將

陶鑄堯舜者也孰肯以物為事宋人資章甫

適越越人斷髮文身無所用

平海內之政往見四子藐姑身

窅然喪其天下焉音窅然喪其天下焉章甫非不美也以之適

至人無已不美也以之汾陽無所用之○惠子謂莊子曰魏王遺我

瓠之種我樹之成而實五石以盛水漿其堅

能自舉也脆薄不堅剖之以為瓢則瓠落無所

容非不呶然大也吾為其無用而掊之掊之較

莊子曰夫子固拙於用大矣宋人有善為不

手之藥者世世以泝泝統為事不龜手冬月

也泝泝統水中漂絮也以藥故不龜客聞之請買其方百金聚

泝泝統音屏僻曠

而謀曰我世世為泝泝統不過數金今一朝

鬻技百金請與之客得之以說吳王越有難

王使之將令與越人水戰大敗越人裂地而

之能不龜手一也或以封或不免於泝泝統

所用之異也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慮以為大

樽而浮於江湖而憂其瓠落無所容則夫子

蓬之心也夫轉蓬行不離地不能及遠言惠

謂莊子曰吾有大樹人謂之樗其大本擁腫

不中繩墨其小枝卷曲而不

者不顧。今子之言大而無用。旁所同也。
 曰。子獨不見狸狌乎。卑身而伏。以候敖者。敖者遊目
 也。東西跳梁。不避高下。中於機辟。死於罔罟。人
 夫殽牛。其大若垂天之雲。此能為大矣。而不能
 執鼠。今子有大樹。患其無用。何不樹之。無何有
 之鄉。廣莫之野。徬徨乎無為其側。逍遙乎寢
 其下。不夭斤斧。物無害者。無所可用。安所困
 哉。至人虛已以遊於世。不就利。不違害。不為一
 先。不為禍。始超然於塵埃之表。而物不能
 此所謂逍遙之遊也。

內篇第二

齊物論

當是時。仁義之端。是非之途。樊然

一之則物論愈不齊矣。故莊子齊之以不言之辨也。

華嚴經
 一字有
 六相謂
 總別同
 異成壞
 也金剛
 經以人
 我相攝
 總別以
 衆生相
 攝同異
 以壽者

南郭子綦隱几而坐。仰天而噓。嗒焉似喪其
 顏。成子游立侍乎前。曰。何居乎。形固可使如槁
 木。而心固可使如死灰乎。今之隱几者。非昔之
 隱几者矣。遷流之化。刹那不停。子綦曰。偃不亦善乎。而
 問也。今者吾喪我。女知之乎。我相既亡。人相不立。女聞
 籟而未聞地。籟女聞地。籟而未聞天。

音流
音聲
音音

相攝成
壞吾喪
我是無
人我相
也今之
隱凡非
昔之隱
凡無
成壞相
也無人
我相則
是非之
辨不立
而成毀
遷流之
相亦泯
矣此一
篇之宗

曰敢問其方子綦曰夫大塊噉兮
唯無作作則萬竅怒呿而獨不聞之
參參乎
林之畏佳大木百圍之竅穴似鼻
似口似耳似
枅似圈似臼
似洼者似污者
激者謫者叱者
者呌者謔者
突者咬者
前者唱于而隨者唱
冷風則小和飄風則大和厲風濟則衆竅爲
而獨不見之調調之刁刁乎
善畫風者不獨寫風之狀兼寫其聲
此真奪造化筆也
子游曰地簾則衆竅是已人簾則
竹是已敢問天簾
人簾蕭子綦曰夫吹萬不同

旨也

大智以
下論人
我相蓋
是非生
于好惡
之妄心
而成於
彼我之
相取但
因彼之
是則彼
是莫得
其偶人
我之相
者也

而使其自己也
吹者風之所簾也風之被物
其自取
其作也咸怒者其誰耶
物之自取
○大智閒閒小知問問大言炎炎
皆無心也
言詹詹
人生而後有知有知而後有言知有上
其寐也竟交
寐則形閉而竟交魂交而
也形開與接爲構
覺則形開心與物日以心
以知乘是非日以
其心與物相闔也
至絞急也害者機
者城府固密使外
與物闔者固密使
小恐惴惴大恐繆繆
以

不立而辨
立矣

不勝故大恐不窮小恐無間也其發若機括其言

辨者發言若虞機張往省括於度必求中的

非彼之是是非必欲中的耳其畱如詛盟其守勝之謂也

而不移也守其所勝如詛其殺如秋冬以言其

日消也其溺之所為之不可使復之也

消彼之所非司其所非以日消彼之所是如秋

冬之殺物必至於漸盡而後已又如溺之於水

復為之所不其厭也如緘以言其老湫也近

之心莫使復陽也

不移幾於死其喜怒哀樂慮嘆變熱姚佚啓

心而不復生也

怒則慮嘆哀則變熱喜則姚佚身心輕安也

則啓態意氣開發也內有四者之情動於中則

外有四者之樂出虛

成茵日夜相代乎前而莫知其所萌已乎已乎

是非生於好惡之妄心似有而實無雖成而不

久如蒸之成乎茵是非相取如日夜相代乎前

莫知其所萌始安旦暮得此其所由以生乎

是非得此之是非以生猶彼非彼無我非我無

所取我非彼則無以成我之是非彼非是亦

矣而不知其所為使

我乎我之若有真宰而特不導其真宰

使彼乎

好惡無關
於形亦
無所用其
好惡故情

所使但不可行已信而不見其形辨之自
得其朕耳事人已能信之而不疑然
未見有是非之成形成也有情而無形於好惡
之攻取好惡者人之妄情也徒有百骸九竅
好惡之妄情而無是非之定形藏賅而存焉
藏賅而存焉三者皆人之形也人之
親女皆悅之乎其有私焉在汝皆悅之乎如是
皆有為臣妾乎如其皆悅之而無所偏私則百
其臣妾不足以相治乎其迥相為君臣乎如其
私則臣妾不足以相治而通相為其有真君
君臣乎君則貴之臣則賤之也焉
焉衆形實無君臣之分為
衆形之真君者心也如求得其情與不

之得不得
無益損於
心心為形
彼則與形
俱盡世之
人莫不茫
茫然不自
覺也

其情無益損乎其真如求得其好惡之情於
心無損心統性情者也得失無一受其成形與
於心則好惡非真情可知矣與存形盡與
亡以待盡受形受形以生則為形氣所拘形
與存形盡與之俱盡矣
之能止不亦悲乎由是有夢覺之關夢則寃
構日以心闢與物相刃相靡行而與物接與接以
馳無動而不變無時而不移剎那不可停止不
亦可悲終身役役而不見其成功
也哉終身役役而不見其成功
而不知其所歸可不哀耶由是役役於是非之情終
不見其成功勞神明為一繭然疲人謂之一
役而不見其成功勞神明為一繭然疲人謂之一

奚益其形化其心與之然可不謂大哀乎

右

生之變人雖自謂不灰無益也其形化則心與之俱化所謂哀莫大於心灰而形灰亦次也

人之生也固若是芒乎其我獨芒而人亦

不芒者乎

芒乎無知之貌古今天下之人莫不芒芒然勞役于是非之辨未有一人能免於

是者

夫隨其成心而師之誰獨且無師乎

世

人悉是師心任知故紛然之辨皆出於成心

奚必知代而心自取

有之愚者與有焉

以知代心而心自取物此知者亦有不

成心

未成乎心而有是非是今日適越而

至也

今日適越而昔至是當時之辨即佛氏所謂寄無於有之說也

是以無

為有無有為有

無成心則無是非無成心而

日適越而昔至之類而已矣

雖有神禹且不能知吾獨且

何哉夫言非吹也言者有言

吹無心而言有言非吹之比也言

者謂成心有是非之成心在中而後有是非之言出也

其所言者特未定

也

使無成心在中則果有言耶其未始有言耶

是非未定則雖有言與無言何異

乎其無辨乎

言與言何異其以為異於鵠音亦有辨

言與言何異

言與言何異其音難辨是非未定

○道惡乎隱而有真偽言惡乎隱而有是非

乎隱隱於真偽之分也言惡乎隱隱於是非之辨也

道惡乎往而不

惡乎存而不可物之所在道之所在也道無

言無存道隱於小成言隱華大道隱則小成

言勝故有儒墨之是非以是其所非而非其

是欲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則莫若以明是其

而非其所是者以我明彼物無非彼物無非是

也以明者以彼明彼也自彼則不見自居於彼則不

也物各自以爲是自知則知之則知彼之非矣故曰彼出於是

亦因彼彼必出於是是亦因彼彼是方生之

也彼是者非一定之說耳雖然方生方死方

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或生可否皆因是

非因非因是故因是即所以因非非是以

人不由而照之於天亦因是也是非之盡有

由於是非之兩途而照之是亦彼也因彼之

是亦彼亦是也是也彼亦是我固彼亦一是非

亦一是非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無彼是乎哉

因是即所以因非彼亦一是非也果且無彼

是乎哉我亦一是非也果且有彼是乎哉

是莫得其偶謂之道樞人我之相不立則此

之樞樞始得其環中以應無窮是亦一無

亦一無窮也故曰莫若以明

環中虛中也無

兩行於無窮不以我之非間彼之是則是亦

明也此以彼之謂以指喻指之非指不若以非指喻

之非指也以馬喻馬之非馬不若以非馬喻馬

之非馬也
馬者博者之籌指所以運馬者也兩

以彼馬為非馬我馬為是馬以我之是明彼之

說天地一指也萬物一馬也
指也何分乎是指非指萬物可乎不可乎

一馬也何分乎是馬非馬哉
可乎不可乎

可道行之而成物謂之而然
為一如此行之

之之所以成也如此言
惡乎然然於然惡乎不

不然於不然
乎不然於物之所謂然我

即所謂公是公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
以

物固有所然無物不然無物不可
以道觀之則

物不
故為是舉莛與楹厲與西施恢恠憭

道通為一
有恢恠憭怪之殊以道觀之通而

一其分也成也其成也毀也凡物無成與毀

通為一
道無分別而辨者則有大小美惡之

有成則有毀原非定論
唯達者知通為一為

故焉是以下說成壞相原無實休是以聖人不拘于成所過而化是非遷流不

也

不用而寓諸庸

道之所一唯達於道者為能

不用者不用已

是也寓庸也者用也

不用已

用也者通也

其用通

通也者得也

通乎人者

得而幾矣

至於得庶幾矣

因是已

而後已

不知其然謂之道

因是而不知其所以然

勞神

明為一而不知其同也

辨者勞弊精神為堅白

是非而不知

謂之朝三

何謂朝三

曰狙公賦

音曰朝三而暮四衆狙皆怒曰然則朝四而

三衆狙皆悅名實未虧而喜怒為用亦因是

三四之名實未有所虧而衆狙是以聖人和之

以是非而休乎天鈞是之謂兩行

天鈞者天均節不言

也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惡乎至有以為未始

有物者至矣不可以加矣

古之人其知道各有

無物之先至極

其次以為有物矣而未始有封

也封如封疆也其次以為道在在物之後與

次以為有封焉而未始有是非也

其次以為有

辨矣未始有是非之彰也道之所以虧也

好惡是非也大道之行天下為公之世至此

道之所以虧也

之所以成道之所以好也故曰道隱於小成果且

成與虧乎哉果且無成與虧乎哉其成也毀也成毀皆不口

言有成與虧故昭氏之鼓琴也無成與虧故

氏之不鼓琴也即昭氏之鼓琴不鼓琴以見昭

文之鼓琴也師曠之枝策也技策謂考擊音樂也惠子之

據梧也據梧隱几所三子之知幾乎皆其盛者

也故載之末年載事也事其所唯其好之也以

異於彼其好之也欲以明之唯其好之也求以

明其所好也彼非所明而明之故以堅白之昧終

彼明彼而以我明彼則非所明而明之其愛少

哉成道之虧也其堅白之辨何異於昭文之鼓琴

而其子又以文之綸終終身無成若是而可

謂成乎雖我亦成也若是而不可謂成乎物與

我無成也若昭文之父子鼓琴而可謂之成雖

父子一業而不可謂之成則物與我皆無成也

至人不拘於成其為無不成也不拘於毀其為

無不毀也為衆人之所為過是故滑稽之耀聖

人所圖也知之所不能知知之所止則其知之

今且以下言諸

之謂以明因是為是不用此而寓諸○今且

言於此不知其與是類乎其與是不類乎聖人
 是非而曰以彼明彼何也今且有言於此類而
 不知其是與非是只問其類與不類而已類而
 不類相與爲類則與彼無以異矣類者與類
自爲一類不
 類者與不類者自爲一類則雖然請嘗言之雖然
 與以彼明彼者無以異矣雖然請嘗言之雖然
 以彼明彼以道觀之則有無是非皆有待而實不
 非皆有待而實不相待者相待者有始也者知在
物生
 始有未始有始也者知在物未有未始有夫未
 始有始也者能知之所不有有也者言在有
物之後有無
 也者言在無
物之初有未始有無也者有而未
有無也
 出不得有未始有夫未始有無也者有無皆
可知言
 先也

所止辨之俄而有無矣而未知有無之果孰右
所不能舉

有無之定在也。今我則已有謂矣而未知吾所
謂之其果有謂乎其果無謂乎？生歟有無且不可知，況於言之
是非乎？今我之言固自以爲是矣。亦未知其果出於是與非是也。
秋毫之末而泰山爲小，自有物之始言之則自無而忽有秋毫爲大矣。
自有物之後觀之則大者無限，泰山爲小矣。有無各自爲類而大小以辨也。莫壽而
殤子而彭祖爲夭，自有生之始觀之推之於未生之前則殤子爲壽矣，自有生之後觀之其來曰無窮則彭祖爲夭矣。有始與未始有始各自爲類而修短以辨也。天下

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為一

以道觀之終始天地與我

並生何脩短之可言即所謂未始有夫未始有

始也者以道觀物物無貴賤萬物與我為一何

大小之可辨即所謂未既已為一矣且得有言

乎故無言也既已謂之一矣且得無言乎

有言一與言為二相立矣二與一為三

自此已往巧歷不能得而況其凡乎

有適有乎無適焉因是已

始有封言未始有常為是而有畛也

是非之常不過因是為是而已不能因是為是

是則道始有封而言始有常不能無畛域矣

言其畛有左有右

理則是非有分有辨

之倫別有分有辨

爭有兢

好惡相攻是非相奪不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

論

六合之內聖人論而不議

理不為定議吉凶災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聖人

議而不辨

載聖人因天下之公議而不為私辨

○或存而不論或論而不議或議而不辨故分

也者有不分也辨也者有不辨也其胸中有所不分故分之

故辨之有所不辨曰何也聖人懷之衆人辨之以相示

也知者不言故聖人懷之而不言故曰辨也者

有不見也明見則無偏偏值辨者見之不明必有偏而不見之處者故必辨之以相示

夫大道不稱大道無名大辨不言大辨若訥大

仁不仁大廉不嚟大勇不忤此三句皆伴文也道昭而

不道道若昭著即非道之全體言辨而不及言之辨者必有所不及

仁常而不成天地至仁使常如春夏而無秋冬亦不能成生物之功也廉

而不信廉潔而太清則近於矯情而人不信之矣勇伎而不成勇壯

爲勇矣亦不成其五者圓而幾向方矣圓而向方若相反而實相順左

故知止其所不知至矣大道之不知稱大辨之不知言此知之所不能知知

此至極之理也孰知不言之辨不道之道若有

能知此之謂天府天府道之所會聚也注焉而不滿酌焉

而不竭而不知其所從來此之謂葆光葆光即所謂滑

疑之故昔者堯問於舜曰吾欲伐宗脰胥敖南

面而不釋然其故何也舜曰夫三子者猶存乎

蓬艾之間若不釋然何哉言三子者猶草間之物未覩日月之光耳

蓬艾之間若不釋然何哉言三子者猶草間之物未覩日月之光耳

大仁不

何足介意昔者十日竝出萬物皆照而况德之進於

日者乎言耀之以德彼將自服不必征伐也○齧缺問乎王倪曰

子知物之所同是乎曰吾惡乎知之物之所同是仁義是

也子知子之所不知耶曰吾惡乎知之子之所不知者

謂是非然則物無知耶曰吾惡乎知之利害皆不辨子

固無知矣然則物豈有知耶雖然嘗試言之庸詎知吾所謂

知之非不知耶庸詎知吾所謂不知之非知耶

且吾嘗試問乎女民濕寢則腰疾偏攷鱗然乎

哉木處則惴慄恟懼援猴然乎哉三者孰知正

處生於濕者安於濕生於木者安於木各安其性命之正此不知之所以為知也民食

芻豢麋鹿食薦薦草也螬且甘帶螬且蜈蚣也帶蛇也鴟鴞

嗜鼠四者孰知正味援獬狙以為雌麋與鹿交

鰭與魚遊毛嬙麗姬人之所美也魚見之深入

鳥見之高飛麋鹿見之決驟四者孰知天下之

正色哉口之於味目之於色各有所美各有所悅要之不失其性命之情而已此所謂

不知也自我觀之仁義之端是非之塗樊然淆

亂吾惡能知其辨庸詎知吾所謂知齧缺曰子

不知利害則至人固不知利害乎利害謂仁義是非也王

大辨不言

倪曰至人神矣大澤焚而不能熱河漢洹而不能寒疾雷破山風振海而不能驚若然者乘雲氣騎日月而遊乎四海之外死生無變於已而况利害之端乎瞿鵲子問於長梧子曰吾聞諸夫子聖人不從事於務無為不就利不違害無為知不喜求不緣道不求其所喜不緣道而求謂有謂無謂無謂言之有謂者因彼之是非而游言之無謂者因彼之非而游乎塵垢之外夫子以為孟浪之言而我以為妙道之行也吾子以為奚若長梧子曰是黃帝之

大道不稱

所聽熒也而丘也何足以知之

斯言也唯黃帝之聰明聽之而

心熒如丘者何足以知之

且女亦太早計見邠而求時夜見

彈而求鴉炙

知時夜者雞也見邠即求雞見彈即求鴉炙此太早計也

予嘗

為汝妄言之汝以妄聽之奚易日月挾宇宙

安能

秀日月挾宇宙而出

為其脗合置其滑稽

世人皆

或生是其所悅者凡益生之事以為合意以隸

相尊

羣隸之中自相尊貴也

眾人役役聖人愚

也

聖人役役於是非之辨反謂

參萬歲而一成

純

純純莛數也參合

萬物盡然而以是相蘊

蘊積草也

不

二

三

四百七十九

夢覺不能相知

後來者居上人之生也只爭一箇是其成也亦只積得這一箇是如是而生如是而歿萬歲萬物生死前後相積耳予惡乎知夫悅生者之非惑耶予惡乎知惡歿之非弱嗟而不知歸者耶喪失其家也麗之姬艾封人之子也晉國之始得之也涕泣沾襟及其至於王所與王同筐牀食芻豢而後悔其泣也予惡乎知夫歿者不悔其始之蘄生乎言此以破惡夢飲酒者旦而哭泣夢哭泣者旦而田獵此六夢之反夢生死正如一反夢也生有許多可悅死亦有許多可惡生無可悅死亦無可惡也方其夢也不知其夢也夢之中

又占其夢焉

夢覺之所知由於神識之通蔽

此由神識蔽於形骸之內也

覺而後知其夢也

覺而後知其夢者此由神識通乎形骸之外也

且有覺而後知此其大夢也

鬼則

離形隲其天發解其天褰紛乎宛乎神識合而為一此瞿然大覺也回視生前許多作用一無所得誠然

而愚者自以為覺竊竊然知之君乎

牧乎固哉

君之貴牧之賤固守而不變者哉

丘也與女皆夢也

非猶以我知汝皆不能相知也

予謂女夢亦夢也是其言也

其名為吊詭

吊至也詭陰細也此言至微細難辨非通乎晝夜之道而知者不能

萬世之後而一遇夫聖知其解者是旦暮

以我明彼之是非猶以我知汝皆不能相知也

知也

齊物論

卷之一

三

遇之也

萬世之後此言也非大聖知不足以知之然不可期於近雖千萬世之下而一

遇夫人亦猶旦暮間耳

既使我與若辨矣若勝我我不勝

若若果是也我果非也耶我勝若若不吾勝我

果是也而果非也耶

且就辨之既定者言之雖使若能勝我未必我為非

而若為是也我能勝若亦未必若為非而我為是也蓋辨者徒能服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也

其或是也其或非也耶其俱是也其俱非也耶

勝不勝雖有所歸其是我與若不能相知也

知不

是非之所在終不可知也

則人固受其黜

音闇吾誰

使正之

黜闇不明也我與若不能相知而受其黜闇吾誰使正他人愈不能知而受其黜闇吾誰使正

哉使同乎若者正之既與若同矣惡能正之使

同乎我者正之既同乎我矣惡能正之使異乎

我與若者正之既異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使

同乎我與若者正之既同乎我與若矣惡能正

之然則我與若與人俱不能相知也而待彼也

耶

同異衆生相也人我衆生皆不能相知則是耶非相待而實不相待孰謂我之是非待彼之

是非而

何謂和之以天倪

天倪者天機盡處也

曰是不是

然不然

是之盡處有不是然之盡處有不然此天倪也

是若果是也則

是之異乎不是也亦無辨然若果然也則然之

是非之相待若

齊物論

卷之一

三

四百五

具不相相待

異乎不然也亦無辨是非自有分化聲之相待

若其不相待辨者相拂以詞相振以聲是和之

以天倪因之以曼衍和之以無辨所以窮年也

則是非兩行是亦一無窮非亦一無窮也忘年忘義振於無竟故寓

諸無竟遷流者謂之年對豎者謂之義忘年則無成毀之相忘義則無人我之相故能

是非兩行而振於無竟振者振起不廢墜也然此亦寓諸無竟而已非有是非之辨以待之也

罔兩問景曰曩子行今子止曩子坐今子起何

其無特操與特操猶言無定守也景曰吾有待而然者耶

吾所待又有待而然者耶影待於形形待於神也吾待蛇

形景之相待若其不相待

物化之相待若其不相待

蚶蜩翼耶吾之所待如蛇蚶蜩翼之類相待而若不相待也惡識所以

然惡識所以不然惡知吾之所待者果是耶果非耶昔者莊周

夢為蝴蝶栩栩然蝴蝶也自喻適志與喻曉也夢中自

曉其飛之不知周也俄然覺則蘧蘧然周也不

知周之夢為蝴蝶與蝴蝶之夢為周與同在夢

皆知不周與蝴蝶則必有分矣夢則蝴蝶為是周為非覺則周為是

蝴蝶為非周與蝴蝶是非有分矣此之謂物化即此便是物化不待成而後謂

之化也一夢覺之間而物化之遷流已不可得而執矣况於仁義之端是非之途物論之不齊者又安可得而辨耶

得而辨耶

內篇第三

養生主

神氣者生之主也養生者務養神氣而已

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

人生而有知有知則有無窮之好生有涯

而知無以有涯隨無涯殆已

以有涯之好生有涯而無涯之知物有餘而

形不養危殆

已而為知者殆而已矣

達命之情不務知之

其生而已已而為知者殆而已矣

也為善無近名為惡無近刑

為善得無近名乎為惡得無近刑乎

也者已而無奈何至於殆而已者命之無可奈何者也其生

也成緣督以為經身之大經也人當循守大經大

以其知之所知養其知之所不知終其天年而中道大者知也之盛也

年○執道者德全德全者形全形全者神全此全形全神之道○庖丁爲文惠

君解牛手之所觸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

踦也踦跪
 𦵏反呼歷
 然嚮然奏刀騞反呼麥
 然莫不中

音合於桑林之舞乃中經首之會

惠君曰嘻善哉技蓋至此乎庖丁釋刀對曰臣

之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始臣之所好者養生之道蓋不止於一技

而巳之末始臣之解牛之時所見無非牛者三年之

後未嘗見全牛也。用志不分乃凝于神是故目無全牛乃守氣之極功也。

方今之時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官知止而神

欲行行五
官之
知止
而不
依乎
天理批大谷導大

窾因其固然神之所行依乎天理之自然不強入也大卻大窾皆有固然之處批

而導之不妄技經肯綮之未嘗而况大軫乎肯綮

骨肉相着處也大輒大骨也其技之所良庖歲

更刀割也。良庖歲易一族庖月更刀折也。衆庖月更

刀折也。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數千牛矣，而

刀刃若新發於硯硯刀範也彼節者有間而刀刃者

無厚以無厚入有間恢恢乎其游於刃必有餘地

右師以刑餘之人而在高位故以警笑之詞發

矣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發於硎遊刃於空。芒刃不挫遊神於至虛之地故神不勞也。雖然每至於族吾見其難為族筋骨所會處。怵然為戒視為止行為遲動刀甚微。譟音然已解此機鋒相對處。如土委地提刀而立為之四顧為之躊躇滿志善刀而藏之。滿志養氣也善刀而藏之養神也。文惠君曰善哉吾聞庖丁之言得養生焉。○公文軒見右師而驚曰是何人也惡乎介也。介字即兀字之誤。天與其人與曰天也非人也天之生是使獨也人之貌有與也。人皆有二足此

右師乃為善而近名為惡而近刑者不能全形豈能全神故曰神雖王不害也

特出老聃死一條以見望人之有終也

獨無有是天以是知其天也非人也。澤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飲不斲畜乎樊中神雖王不善也。言右師如樊籠之雉為人畜養神雖王而不善也。○老聃死秦失吊之三號而出弟子曰非夫子之友耶曰然然則吊焉若此可乎曰然始也吾以為人也而今非也。死則非人矣安得尚。向吾入而吊焉有老者哭之如哭其子少者哭之如哭其母彼其所以會之。會合也以生者之有情會合死者之無情。必有不斲言而言不斲哭而哭者。死者不斲此之言而言不斲此之哭而哭是用情於無用之地也。是

遁天倍情忘其所受古者謂之遁天之刑逃遁天理

倍加人情忘其所受乎天之性命謂之遁天之刑言必為天之所戮也適來夫子

時也適去夫子順也時至則受性命而來死則順性命而往安時

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古者謂是帝之懸解其出

不欣其入不懼條然而往條然而來而已矣哀樂不入其胃次太上忘情若天解其懸係而去

固已神遊於指窮於為薪火傳也不知其盡八極之外矣

化者無生滅性而人見之有生滅相是指窮於為薪耳安知常住真心未嘗滅乎如薪盡於此

火傳於彼形有盡而神不窮者也

南華真經標解卷之二

沙谿邵弁註

內篇第四

人間世此處世間法也其事皆世法之難處者非聖人不能盡道其間也

顏回見仲尼請行曰奚之曰將之衛曰奚為焉

曰回聞衛君其年壯其行獨年壯氣盛自用自專輕用其

國而不見其過不以社稷為重且不自知其過輕用民死灰者

以國量乎澤若焦爭地以戰殺人盈城以國為量

積尸澤中若焦草也民其無如矣回嘗聞之夫子曰治國

去之亂國就之醫門多疾亂國就之者如醫門多病人思所以救療

也者願以所聞思其則庶幾其國有瘳乎仲尼曰

諱若殆往而刑耳言往必被刑戮也夫道不欲雜雜則

多多則擾擾則憂憂而不救道不欲人己相雜而治雜則其道多

端多則內外相擾擾則憂人而憂已憂人憂已則人己皆不能相救矣古之至人

先存諸已而後存諸人後自治而所存於已者

未定何暇至於暴人之所行道之存乎已者未定焉能行於暴君

所之且若亦知夫德之所蕩而知之所為出乎哉

德蕩乎名知出乎爭有名則德蕩乎外爭則知出矣名也者相

軋也知也者爭之器也二者凶器非所以盡行

也以名相軋以知相爭二者凶器不足以盡君子之行且德厚信仁未達

人氣有長厚之德堅確之信存於中未能孚於人之意氣名聞不爭未達

人心不爭名亦不足以達彼之心而強以仁義繩墨之言術

暴人之前者是以人惡有其美也人惡其自居於美而居人

美於不命之曰菑人是菑害人者也菑人者人必反菑之

若始為人菑夫且苟為悅賢而惡不肖惡用而

求有以異苟使衛君悅賢而惡不肖我又何求哉唯其惡賢而喜不肖故回欲往諫

正之也若唯無詔王公必將乘人而鬪其捷若唯無所

詔告則已一有所詔告彼而目將熒之而色將

平之目中見其顏色不善則必和已之顏色以平其怒氣口將營之容將

形之心且成之口出營救之言外之所形內之所懷無非欲順其意而不敢違

也是以火救火以水救水名之曰益多如火益熱如水益

益深徒長其惡而無能改於其德也順始無窮順其始之不善則其後日之惡愈無窮

矣若殆以不信厚言必死於暴人之前矣若復以不信

相信之心而過為仁義繩墨之厚言則交淺言

深必成於暴人之前矣此德厚信紅未達人氣

名聞不爭未達人心者也所謂往而刑者以此且昔者桀殺關龍逢紂

殺王子比干是皆修其身以下偃拊人之民以

下拂其上者也是下濟其民以成上拂其君之欲故其君因其

修以擠之是好名者也忠諫者謂之好名自古已然昔者堯

攻叢枝胥敖禹攻有扈國為虛厲身為刑戮其

用兵不止其求實無已所以亡國殺身者以其用兵不止殺人士民兼

人土地求實無已者也是皆求名實者也龍逢比干謂之

是皆求實者也而獨不聞之乎名實者聖人之所不能

勝也而况若乎雖然若必有以也嘗以語我來

顏回曰端而虛勉而一則可乎言以誠意感動之也曰惡

惡可夫以陽為充孔揚采色不定常人之所不

違陽剛之氣充滿於中而發揚於外其喜怒之采色不定常人之所不敢違也因案

人之所感以求容與其心

責案人之所言以求快其心

名之

曰日漸之德不成而况大德乎

以異順之德言日漸化之且不可

可成而况以仁義繩墨之言一旦而欲正之可乎

將執而不化外合而

內不訾其庸詎可乎

彼將執而不化外與我陽合內不可訾量信乎其不

也然則我內直而外曲成而上比內直者與天

為徒與天為徒者知天子之與已皆天之所子

而獨以已言斲乎而人善之斲乎而人不善之

耶若然者人謂之童子

天子之與我皆天之所子何有貴賤之分雖有

所言不祈乎人之善不善全無知識與童子何異

是之謂與天為徒外

曲者與人之為徒也擊跪曲拳人臣之禮也人

皆為之吾敢不為耶為人之所為者人亦無訾

焉是之謂與人為徒成而上比者與古為徒其

言雖教謫之實也

其言雖有教謫之實而不迂上之意

古之有也

非吾有也若然者雖直不為病

所以不迂上之意者其言皆古

之所有非我自為之說所以雖直而不為病

是之謂與古為徒

陳古以諷

今借古人之言以形已之意其諫行則上比於古人此之謂與古為徒也

若是則可

乎仲尼曰惡惡可太多政法而不謀

言雖有許多政法終

不當

雖固亦無臯

如此而行雖不取罪戾

雖然止是耳矣

夫胡足以及化然止於免罪而已矣猶師心者

也是有成心之言顏回曰吾無以進矣敢問其

友仲尼曰齋吾將語若有而為之其易耶有意而為

之則易易之者皞天不冝易以偽者動以人也

顏回曰回之家貧唯不飲酒不茹葷者數月矣

若此則可以為齋乎曰是祭祀之齋非心齋也

回曰敢問心齋仲尼曰若一志返流全一無聽

之以耳而聽之以心倒旋聞機所無聽之以心

而聽之以氣識與息聽止於耳忘情心止於符

歸震川云返流即
觀音大士圓通也

復性歸虛○符者氣之合符行中處也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老子

曰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虛而不唯道集虛安

而虛道虛者心齋也易曰聖人以此洗心退藏

顏回曰回之未始得使實自回也未聞教之先

自我得使之也未始有回也既聞教之後凡有

為之可謂虛乎夫子曰盡矣忘我則忘物矣吾語

若若能入遊其樊而無感其名遊於君臣之間

入則鳴言而入則正言之如不入則止言而不

言不出如東方朔時時直諫也無門無毒無自立門戶一宅而

朔之滑稽是也

如沮溺
大人之
流絕迹
而隱此
無難者
夫子周
流轍環
行于天
下而無
流迹此
豈易能
哉

寓於不得已則幾矣

無門無毒與人一宅而處如寄寓然凡事感而後動

迫而後應不得已而後起則幾於道矣

絕迹易無行地難

則無迹故絕迹甚易也雖行於地而無行地之迹此為甚難也為人使易以偽

絕迹者有意而為之為人使者無意而為之故易也

使誠也故難也聞以有翼飛者矣未聞以無翼

飛者也也絕迹者以有翼飛者也回之所聞聞以

有知知者矣未聞以無知知者也也回之所聞也無心而為之者無

知知者也下文皆無知知者之事瞻彼閼者虛

室生白吉祥止止室有閼者容光必照而虛室生白陽明勝而陰濁消吉祥

皆止於所止之處猶云清平郊野見鸞鳳也人

心泰宇定者發乎天光發乎天光者天人交與

亦猶吉祥之夫且不止是之謂坐馳夫苟心不

止於所止也夫且不止是之謂坐馳虛明不能

安於所止則是動固動也靜亦動也是謂夫狗

坐而馳矣心且不止吉祥安得而止乎夫狗

耳目內通而外於心知狗從也從其耳目內通

明也心知在內而從其外通所謂心徹鬼神將

為知知徹為德也此即虛室生白之意鬼神將

來舍清明如神而況人乎是萬物之化也禹舜

之所紐也聖人之應事所過者化聖心主伏羲

凡籛之所行終而况散焉者乎聖人行之以終

○葉公子高將使於齊問於仲尼曰王使諸梁

也甚重齊之待使者蓋將甚敬而不急匹夫猶未可動也而况諸侯乎吾甚慄之

其事於彼不急故恐其未

易動而以子嘗語諸梁也曰凡事若大若小寡

不道以歡成事無大小鮮不道以懽好而成事若不成則必有

人道之患事不成則必有刑戮之禍事若成則必有陰陽之

患事若成則勞神弊精而有陰陽之患若成若不成而後無患者

惟有德者能之吾食也執粗而不減常守粗糲不食膏粱

爨無欲清之人爨無欲清之今吾朝受命而夕

飲冰我其內熱與凡膏粱生內熱惟奉養厚者有之今我之奉養甚薄而先

有此病何也吾未至乎事之情而既有陰陽之患矣

事苦不成必有人道之患是兩也為人臣者何

足以任之內外之患交至臣子其有以女我來

仲尼曰天下有大戒二大戒即界限之界字唐五行志云山河兩戒即

此戒其一命也其一義也子之愛親命也不可

解於心父子之愛以天合故不可解於心臣之事君義也無適

而非君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君臣之義以人合無適而非人

則無適而非君故是之謂大戒此天下之大戒無逃於天地之間

也是以夫事其親者不擇地而安之孝之至也

不擇事而安之
行事之情而忘其身臣
子事君
致身之
義盡矣
奚必過
度求益
也哉

夫事其君者不擇事而安之忠之盛也自事其
心者忠孝在人自哀樂不易施乎前哀樂施乎前而其心
不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有所遇
可奈何之事亦安之若命而已此德之至也
為人臣子者固有所不得已行事之情而忘其身何暇至於悅生而惡
死夫子其行可矣臣子固有不得已之事但當
忘其身之歿生可也何丘請復以所聞凡近交
則必相靡以信近交者則必以信相漸靡也遠必忠之以言
遠交者則必以言必或傳之夫傳其兩喜兩怒
忠愛之言動之

之言天下之難者也夫兩喜必多溢美之言兩

怒必多溢惡之言凡溢之類也妄溢則言過其情幾於妄矣

妄則其信之也莫妄則人莫肯信之莫則傳言者殃不信

則權好不成傳言者受其殃矣故法言曰傳其常情無傳其溢

言則幾乎全且以巧鬪力者始乎陽常卒乎陰

泰至則多竒巧陽者所以見巧乎人也陰者所以

極處則奇巧愈出矣以禮飲酒者始乎治常卒乎亂泰至

則多竒樂初筵秩秩始乎治也屢舞遷遷卒乎亂也甚則多為樂方不可復檢矣

凡事亦然始乎諫常卒乎鄙諫信也鄙詐也其作始也

四十四

必簡其將畢也必巨言者風波也行者實喪也

實喪喪其資實也

夫風波易以動實喪易以危

凡亂之成也必

言語以為階繼之以行事則資實俱喪其道危矣

故忿設無由巧言偏

辭爭忿之始設無由皆由於巧詐之言

獸歿不

擇音氣息弗然於是竝生心厲

兩相構厲何暇擇好言哉盛怒

之氣弗然相加彼此並生厲害之心矣

剋核太至則必有不肖之

心應之而不知其然也

彼之言剋核太至此必以不肖之心應之皆不

知其所以然而然也應雖在彼致之自此

苟為不知其然也孰知其

所終

一時不暇思慮而起釁端又何暇顧其後日之終竟哉

故法言曰無

遷令無勸成過度益也

遷令勸成過度以求益也

遷令勸成

殆事

二者皆危殆之事

美成在久

好事必待久而後成

惡成不及

改

惡事之成甚速欲改不及所以遷令勸成為殆事也

可不慎與且夫乘

物以遊心

乘出使之物力託不得已以遊心於異境

託不得已以養中

不繫

心於事之成否托於不

至矣

如此足矣

何作為報也

得已以養其中和之德

莫若為致命此其難者

但為致君之命而已此已

以報命也

○顏闔將傳衛靈公太子而

問於蘧伯玉曰有人於此其德天殺

天性好與

之為無方則危吾國

不以禮法防範之則危其國

與之為有

方則危吾身以禮法防範其知適足以知人之

過而不知其所以過明於禁過而不若然者吾

奈之何遽伯玉曰善哉問乎戒之慎之正女身

哉此正物之本也形莫若就心莫若和形與之近心與

相忘雖然之二者有患就不欲入和和內外與之不欲出形就

而入且為顛為滅為崩為蹶形就而入則與之皆入於亂而同敗

矣心和而出且為聲為名為妖為孽其材美以

相規戒彼必以好彼且為嬰兒亦與之為嬰兒名而為妖孽矣

彼且為無町畦亦與之為無町畦無町畦不彼

且為無崖亦與之為無崖達之入於無疵達乎此不

唯於已無病而女不知夫螳螂乎怒其臂以當

車轍而不知其不勝任也在彼亦無害也是其材之美者也戒

之慎之積伐而美者以犯之幾矣積有材美而

犯暴君之怒其女不知夫養虎者乎不敢以生

物與之為其殺之之怒也不敢以全物與之為

其決之之怒也時其饑飽達其怒心虎之與人

異類而媚養已者順也不失其饑飽之時不逆

也故其殺者逆也性不順其夫愛馬者以筐盛矢

螳螂之喻為心和而出之戒

養虎愛馬之喻為形就而入之戒

此下四章以無用為用以全身遠害為得皆衰世之志也

以蜾蠃盛溺蜾蠃蛤也適有蚤蚤僕緣而拊之不時僕數
也因蚤蚤數緣附於馬而拊之不以時也則缺銜毀首碎胷意有所
至而愛有所亡可不慎耶○匠石之齊至乎曲
轅見櫟音歷社樹其大蔽牛挈之百圍其高臨山
十仞而後有枝其可以為舟者芻十數觀者如
市匠伯不顧遂行不輟弟子厭觀之走及匠石
曰自吾執斧斤以隨夫子未嘗見材如此其美
也先生不肯視行不輟何耶曰已矣勿言之矣
散木也以為舟則沉以為棺槨則速腐以為器

則速毀以為門戶則液櫛以為樹

樹屏也

則蠹是

不材之木也無所可用故能若是之壽匠石歸

櫟社見夢曰女將惡乎比予哉若將比予於文

木耶夫狙梨橘柚果蓏之屬實熟則剥剥則辱

大枝折小枝泄此其以能苦其生者也故不終

其天年而中道夭自培擊於世俗者也物莫不

若是且余求無所可用久矣幾死乃今得之為

余大用使余也而有用且得有此大也耶且也

若與余皆物也奈何哉其相物也而幾死之散

人又惡知散木匠石覺而診其夢弟子曰趣取
無用則為社何耶曰密若無言彼亦直寄焉以
為不知已者詬厲也不為社者且幾有剪乎且
也彼其所保與眾異而以義譽之不亦遠乎志趣
在無用而為社則有用矣何也曰彼之寄於社
以免乎不知已者之垢厲耳向使不為社者幾
不免人之剪伐矣且彼之所保全者與眾不同
人皆以有用求全於世而彼以無用之用自保
今女以常理毀譽之不亦遠乎○南伯子綦遊乎商之丘見大
木焉有異結駟千乘隱將芘其所賴賴樹間風聲也芘蔭
也隱于其下子綦曰此何木也哉此必有異材
將芘涼賴也

夫仰而觀其細枝則拳曲而不可以為棟梁俯
而視其大根則軸解而不可以為棺槨啗其葉
則口爛而為傷嗅之則使人狂醒三日而不已
子綦曰此果不材之木也以及於此其大也嗟
乎神人以此不材神與人皆以其不材而盡棄之宋有荆氏者
地名宜楸栢桑其拱把而上者求狙猴之杙者斬
杙所以繫狙猴者之明門之三圍四圍求高明之麗者斬之高門
梁櫟也七圍八圍貴人富商之家求櫟傷者斬
之櫟傷櫟也故未終其天年而中道夭於斧斤

此材之患也故解之以牛之白顙者與豚之亢

鼻者與人有痔病者不可以適河此皆巫祝以

知之矣所以為不祥也此乃神人之所以為大

祥也此三者不以之祭河巫祝已知鬼神之所

不用而得終其天年此○支離踈者頤隱於齊

肩高於頂會撮指天五管在上會撮髻也五管

兩髀為脅挫鍼治繃足以餬口鼓篋播精足以

食十人上徵武士則支離攘臂於其間上有大

役則支離以有常疾不受功上與病者栗則受

三鍾與十束薪夫支離其形者猶足以養其身

終其天年又况支離其德者乎○孔子適楚楚

狂接輿遊其門曰鳳兮鳳兮何如德之衰也來

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未來之治世不可得

而追也天下有道聖人成焉天下無道聖人生

焉有道之世聖人之所成也所以不可追無方

今之時僅免刑焉福輕乎羽莫之知載禍重乎

地莫之知避已乎已乎臨人以德殆乎殆乎畫

地而趨迷陽迷陽無傷吾行吾行卻曲無傷吾

迷陽蔽也托以迷陽之草傷其

足不欲
其行也

足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伐之漆
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無用之
用也

內篇第五

德充符

此篇言踐形盡性之事人有耳目
四肢之形則有聰明動作禮義威

儀之性能盡其性者德足以充其
形雖形有不具不害其爲全人也

王貽之
學全是
性宗不
可謂達
摩入中
國之後
然後有
禪學也

魯有兀者王貽從之遊者與仲尼相若常季問
於仲尼曰王貽兀者也從之遊者與夫子中分
曾立不教坐不議虛而往實而歸固有不言之
教無形而處者耶是何人也仲尼曰夫子聖人
人也丘也直後而未往耳丘將以爲師而況不
若丘者乎奚假魯國丘將引天下而與從之常

季曰彼兀者也而王先生其與庸亦遠矣若然者其用心也獨若之何王長也推尊之則所以與之者庸亦遠矣仲尼曰死生亦大矣而不得與之變其用於了生歟雖天地覆墜亦將不與之遺時而壞真常之性不壞審乎無假而不與物遷命物之無所遺失也化而守其宗也審乎真性之無假而不與物遷也故與物變遷而真性不遷也若然者立於性命之先為萬物之宗萬物之所係而一化之所待而常季曰何謂也仲尼曰自其異者觀之肝胆楚越也自其同者觀之萬物皆一也異者形骸也同

者心性也自其異者觀之析骨還父析肉還母肝胆便成楚越自其同者觀之鳥獸草木皆有真性故萬物皆一也夫若然者且不知耳目之所宜而遊

心於德之和

若然者其根結開解六根互用不知耳之宜聽目之宜視如此合見

聞於耳目之外不以聞見之知累其心德之和物視其所一而不見其所喪視喪其足猶遺土也

以四大假合之身復還四大如常季曰彼為已

此觀之便不見其有所喪失彼但為已而已以其知其心因其六用之知

中皆有以其心得其常心以其識心之妄而得

識心也如第二月二人於水中觀月其常住真心蓋識心一月隨人而去舉頭看月唯一而已故六識非

真有生有滅常住真心物何為最之哉彼自了

不生不滅亦唯一而已其心性

故最而從之何仲尼曰人莫鑑於流水而鑑於

止水唯止能止衆止止者靜定之極也水靜則

唯能止故能止衆形之不止人心能止夫保始

則他人之未止者安得不從而止之耶

之徵徵信也欲保其始之勇不懼之實不但有

又有勇勇士一人雄入於九軍將求名而能自

之實要者而猶若是彼不過求名而能要而况官天

地府萬物天地各有府司直寓六骸象耳目

有自寄寓耳目皆為一知之所知而心未常

虛象五官取備而已

者乎六用之知皆歸於一則識心彼且擇日而

登假人則從是也彼且何肯以物為事乎登假

也凡純想則飛純情則墜至人之化假於道而

上登魁日以往而人自從之耳彼安肯以物為

○申徒嘉兀者也而與鄭子產同師於伯昏

無人子產謂申徒嘉曰我先出則子止子先出

則我止其明日又與合堂同席而坐子產謂申

徒嘉曰我先出則子止子先出則我止今我將

出子可以止乎其未耶且子執政而不違子齊

執政乎申屠嘉曰先生之門固有執政焉如此

申徒嘉
之學至
安命處
亦可謂
能充其
形矣

哉

言先生之門安能得有此之執政哉

子而悅子之執政而後

人者也

言子以執政自喜欲先已而後人

聞之曰鑑明則塵垢

不止止則不明也久與賢人處則無過

是猶鑑明而塵

垢不止也

今子之所取大者先生也而猶出言若是

不亦過乎

是猶塵垢則鑑不明也

子產曰子既若是矣猶

與堯爭善計子之德不足以自反耶

言子既悖行尚且與

堯爭善何不計子之德而自反耶

申屠嘉曰自狀其過以不當

亡者衆

自狀其有過而亡其足則不當亡足者衆矣言無過也

不狀其過

以不當存者寡

自狀其無過而當存其足則不當存足者寡矣亦謂無過也

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唯有德者能之

安命

唯有德者能之

遊於羿之彀中中央者中地也然而有

不中者命也

遊於彀律之中而不能中是猶不出法度之外而不免於刑戮此命

也人以其全足而笑吾不全足者衆矣我怫然

而怒

此是不安命處

而適先生之所則廢然而反不知

先生之洗我以善耶

至是而始安于命矣

吾與夫子遊十

九年矣而未嘗知吾兀者也

言相忘於形骸之外

今子與

我遊於形骸之內而子索我於形骸之外不亦

過乎

言交淺而求之過深也

子產蹴然改容更貌曰子無

叔山無
乃務學
以補其
前行之
失雖云
其居而
尊足
老存

乃稱言無乃擅

○魯有兀者叔山無趾踵見仲

尼仲尼曰子不謹前既犯患若是矣雖今來何

及矣無趾曰吾唯不知務而輕用吾身吾是以

亡足今吾來也猶有尊足者存尊足者性命也吾是以

務全之也夫天無不覆地無不載吾以夫子爲

天地安知夫子之猶若是也孔子曰丘則陋矣

夫子胡不入乎請講以所聞無趾出孔子曰弟

子勉之夫無趾兀者也猶務學以補其前行之

惡而况全德之人乎○魯哀公問於仲尼曰衛

有惡人焉曰哀駘它

惡人醜貌者也

丈夫與之處者思

而不能去也婦人見之請於父母曰與爲人妻

寧爲夫子妾者十數而未止也未嘗有聞其唱

者也常和人而已矣無君人之位以濟乎人之

死無聚祿以望人之腹又以惡駘天下和而不

倡知不出乎四域

爲和不爲唱所知者不出乎四域之人

且而雌

雄合乎前是必有異乎人者也寡人召而觀之

果以惡駘天下與寡人處不至以月數而寡人

有意乎其人也不至乎期年而寡人信之國無

宰寡人傳國焉悶然而後應汜而若辭寡人醜
 乎卒授之國無幾何也去寡人而行寡人卹焉
 若有亡也若無與樂是國也是何人者也仲尼
 曰丘也嘗使於楚矣適見純子食於其死母者
 少焉眴若皆棄之而走不見已焉爾不得類焉
 爾已上也平日乳盡則起而止不見其所愛其
 母者非愛其形也愛使其形者也使其形者謂
 去而機息其子神也死則神
 亦不愛之矣戰而死者其人之葬也不以妻
 資則者之屨無為愛之皆無其本矣妻所以蔽
 百屨所以

適足戰死者無首則者無足皆無其本矣安用屨妻為哉為天子之諸御不
 剪爪不穿耳取妻者止於外不得復使形全猶
 足馱爾而況全德之人乎今哀駘它未言而信
 無功而親使人授已國惟恐其不受也是必才
 全而德不形者也才質全美而德不外形如東
 德也能名其哀公曰何謂才全仲尼曰死生存亡窮
 達貧富賢與不肖饑渴寒暑是事之變命之行
 也日夜相代乎前而知不能規乎其始也故不
 足以滑和不可入於靈府使之和豫通而不失

於允

和豫外通而不失於可悅

使日夜無卻而與物為春是

接而生時於心者也是之謂才全

德性冲和不以外物動心

及其接人渾是一團和氣此人所以望而親之也

何謂德不形曰平者

水停之盛也

水靜則平平則停之至也

其可以為法也內保

之而外不蕩也

內有所保外不為物所蕩亦猶水之不雜則清不動則平也

德者成和之脩也

成平也

德不形者物不能離也

平和之至則德雖不能離也

哀公異日以告閔子曰始

也吾以南面而君天下執民之紀而憂其死吾

自以為至通矣今吾聞至人之言恐吾無其實

輕用吾身而亡吾國吾與孔丘非君臣也德友

而已矣○有人之形無人之情有人之形故羣

於人無人之情故是非不得於身

無好惡之情故是非無與

我於眇乎小哉所以屬於人也

予茲藐焉混然中也

謦乎大哉獨成其天

無好惡之情則謦然超於萬物之上而獨成其天矣

惠子謂莊子曰人故無情乎

物固無情矣人故無情乎莊子

曰然惠子曰人而無情何以謂之人

人而無情與物無異

矣何以謂之人莊子曰道與之貌天與之形惡得不謂

之人

貌言視聽思天與之形也肅議哲謀聖道與之貌也有形有色天性也天性已具安

以惠子對諸刑餘之人而並論之鄙賤至也

得不謂惠子曰既謂之人惡得無情則有心知人之乎之性有心知之性惡莊子曰是非吾所謂情也言好惡吾所謂無情者言人之不以好惡內傷其身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也常因物之自然不益生也惠子曰不益生何以有其身莊子曰道與之貌天與之形無以好惡內傷其身今子外乎子之神勞乎子之精倚樹而吟據槁梧而瞑天選子之形子以堅白鳴選具也天具子之形而子僅以堅白之辨鳴於世可謂能盡其性乎

內篇第六

大宗師

大宗師命也命者萬物之所係而一化之所待萬物莫不稟命於此而出故曰大宗師也

知天之所為知人之所為者至矣

知有生以前是天之所為

知有生以後是人之所為此知之至也

知天之所為者天而生者

道運而為氣氣聚而成形人是天之所生也

知人之所為者以其

知之所知

惠迪吉從逆凶此知之所知也

以養其知之所不知

為善未必獲福為惡未必有禍此知之所不知也

其天年而不中道夭者是知之盛也

不中道夭於非命是

命之正也雖然有患然雖如此人之處世亦有許多憂患如窮達得喪饑

渴寒暑之類是也夫知有所待而後當知之所知者如天時已至必賴

人事應之人事雖至必待天時而成其所待者

特未定也或待天時或待人事皆未定也庸詎知所謂天之非

人乎所謂人之非天乎天之未始不為人人且

有真人而後有真知天知人合一處是命知何謂

真人古之真人不逆寡不辭寡不雄成不雄據

事不謬士謬士謀事也無為謀府若然者過而弗悔當而

不自得也不求主於知若然者登高不慄入水不

此真人立乎性命之先者也

此性命雙修之真人

此居易俟命之真人

濡入火不熱是知之能登假於道也若此知在無色

之元造乎物之不形而心止乎無所化是古之

真人其寢不夢其覺無憂其食不甘其息深深

根於中者命曰神機動物其根真人之息以踵

機發於踵此衆人之息以喉屈服者其嗑言若

哇其嗜欲深者其天機淺人之理屈辭窮者言

出之此衆人之息以喉之驗古之真人不知悅

生不知惡死其出不訢其入不距翛然而往翛

然而來而已矣生也死入也死不知悅生故出而不訢不知惡死故入而不懼

此真人之盡性至命者也

如是者其去來不忘其所始不求其所終其生脩然而已矣
忘其始之所受不受而喜之忘而復之受而喜求其後之所終
忘其所始也相忘以生復是之謂不以心捐道還造化即不求其所終也
不以有心而不以人助天助天之無為也是之謂真人若然者其心志其容寂內固定也其頽頽然其心廣大者淒然似秋煖然似春似春喜怒哀通四時與物有宜而莫知其極春生秋殺與物各有所宜故聖人之用兵也亡國而不失人心利澤施乎萬世不為愛人殺之而不怨利

此修身以俟死所以立命之直

人之喜怒通四時神化與天地同流而不窮者也故樂通物非聖人也
聖人雖與物通非有親非仁也與物有親而非天時非賢也乘天時行非利害不通非君子也利害不與物行名失已非士也所行皆徇名而也
亡身不真非後人也殘生傷性立名非真乃若狐不偕務光伯夷叔齊箕子胥餘紀他申屠狄是後人之後適人之適而不自適者也此等
不能居易俟命何足古之真人其狀義而不朋以語盡性至命哉若不足而不承其狀義然高峻不與物朋比然

也與乎其觚而不堅也外雖有稜角而內實不堅不傷物也張乎

其虛而不華也外若虛張而中素朴非浮華也邴邴乎其似喜

乎崔乎其不得已乎外若邴邴然喜於事其中崔然不得已而後應也

滴乎進我色也與乎止我德也滴乎有進我之色與乎又止我

也以德厲乎其似世乎警乎其未可制也厲乎有世俗粗

高大之態其中警然也連乎其似好閑也恍乎其

言也外若好閑而不言似有意而為之者然其實則悶然忘其言實非有意也以刑

為體約束此身於法度之中不敢少有踰越以禮為翼禮儀威儀之則相附

翼而行以知為時知可否者也先後以德為循

循據於德不敢湏臾離以刑為體者綽乎其殺也綽綽乎

殺之有餘也以禮為翼者所以行於世也言忠信行篤敬雖蠻

貊之邦行矣以知為時者不得已於事也時至而後動不得已

而後應以德為循者言其與有足者至於丘也而

人真以為勤行者也有足牛馬之類循於德而行如乘有足者至於高丘

之上人以為勤勞於行彼固不勞而至也故其好之也一其弗好之

也其反在內其人在外故人有見其天而其

一也一其不一也與之為一者自為一類不與之為一者亦自為一類

其一與天為徒與之一者與真其不一與人為

此後皆言死生之命

徒不與之一者與真天與人不相勝也人不勝天久矣

是之謂真人○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

有生必有死有晝必有夜此天之常理不可違也人之有所不得與皆

物之情也此天之所為人之所不與者然不得與而必欲以已私與之者皆物之情

也彼特以天為父而身猶愛之而况其卓乎未

有不愛其父者以天視人特以有君為愈乎已

而身猶死之而况其真乎臣之事君雖亡身而不顧以君視天則天

為真君也君命我以死且不違况真君又可得而違乎泉涸魚相與處於

陸相响以濕相濡以沫不如相忘於江湖與其

譽堯而非桀也不如兩忘而化其道魚相忘於江湖人相

忘於道術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

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生無可悅則死

此真人亦無可惡彼終身後役以夫藏舟於壑藏山於澤

不離於宗之天人也澤謂之固矣然而夜半有力者負之而走昧者

不知也藏小大有宜藏舟必於壑藏山必於澤

猶有所遜藏小於大其間必有若夫藏天下於

天下而不得所遜藏天下於天下則無間此恒

物之大情也有間則可遜此恒物之大情也特犯人之

大器而

形而猶喜之若人之形者萬化而未始有極也

其樂可勝計邪即此悅生之心便是有間之心則為物所逐死生輪迴萬化而

不已其為悅故聖人將游於物之所不得逐而

皆存聖人之心純一無間故物不得已而逐之則立乎性命之先與萬化而俱存所謂不

門二法善天善老善始善終人猶效之所謂善吾生者善吾

也死此又况萬物之所係而一化之所待乎夫道

有情有信無為無形可傳而不可受可得而不

可見有情有信故可傳可得無為自本自根未

有天地自古以固存凡物之生皆有根本而道則先天地生自本自根未

有生道神鬼神帝道者一陰一陽之謂陰生天

生地積陽上浮而生天在太極之先而不為高

在六極之下而不為深道在太極之先雖太極

之下雖六極先天地生而不為久先天地生天

久長於上古而不為老長於上古猗希氏

得之以挈天地伏羲得之以襲氣母維斗得之

終古不忒日月得之終古不息堪坏得之以襲

崑崙馮夷得之以游大川肩吾得之以處太山

黃帝得之以游雲天顓頊得之以處玄冥禹强

此皆不離於精得道之神人

古之人
其知以
為未始
有物者
至矣盡
矣

得之立乎北極西王母得之坐乎少廣莫知其
始莫知其終彭祖得之上及有虞下及五伯傳
說得之以相武丁奄有天下乘東維騎箕尾而
比於列星○南伯子葵問乎女偶曰子之年長
矣而色若孺子何也曰吾聞道矣南伯子葵曰
道可得學乎曰惡惡可子非其人也夫卜梁倚
有聖人之才而無聖人之道我有聖人之道而
無聖人之才才猶才質謂聖人吾欲以教之庶幾
其果為聖人乎不然庶幾其果能為聖人乎否也以聖人之

道告聖人之才亦易矣吾猶守而告之三日而

後能外天下

天下謂身分以內之天下即地水火風是也內觀此身是四大假合

而生即以是身還歸四大身非我有是外天下也

已外天下矣吾又守

之七日而後能外物

物謂身分以內之物四大和合而成者觀想此身毛

髮爪齒皮肉筋骨髓腦垢色皆歸於地唾涕膿血津液涎沫痰淚精氣大小便利皆歸於水暖氣歸火動轉歸風四大各離今者妄身豈在何處即知此身畢竟無體和合為相實同幻化四緣假合妄有六根六根四大中外合成妄有緣氣於中積聚似有緣相假名為心此虛妄心若無六塵則不能有四大大分解無塵可得於中緣塵各歸散滅畢竟無有是外物也已外物矣吾又守之九日而後能外生

一切眾生從無始來種種

顛倒妄認四大為自身相六塵緣影為自心相
譬彼病目見空中華及第二月由此妄有輪轉
生死如來因地修圓覺者知是空華即無已外
輪轉亦無身心受彼生死是謂外生也

生矣而後能朝徹途易所通謂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是朝徹而後能見獨生死為一則永斷輪迴

也我相無我相故無人相無人相無人也見獨而後能無古

今見獨而後能通古今為無古今而後能入於無古今而後能入於

不死不生則真相皆由性起相滅性圓殺生者不

死殺伏生機使識心生生者不生生其識心則

其為物無不將也無不迎也迎其為與物無不將

無不毀也無不成也毀實無不成毀其名為櫻寧

櫻寧也者櫻而後成者也成乎也凡人心與物

故有所不平至人之心所過而化故無南伯子

將迎成毀之迹是櫻之而後成者也

葵曰子獨惡乎聞之曰聞諸副墨之子副墨之

子聞諸洛誦之孫洛誦之孫聞之瞻明瞻明聞

之聶許聶許聞之需後需後聞之於謳於謳聞

之玄冥玄冥聞之參寥參寥聞之疑始副墨別

誦謂禹也女偶之道出於墨也洛

墨子墨子之道出於大禹○子祀子輿子犁子

來四人相與語曰孰能以無為首以生為脊以

大宗師 卷之二 三

死爲屍孰知生死有無之一體者吾與之友矣
始本無有俄而有生生死以無爲首以生爲脊以死爲屍孰知有無死生之一體者與之
爲四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爲友俄而
子輿有病子祀往問之曰偉哉夫造物者將以
予爲此拘拘也曲僂發背上有五管頤隱於齊
肩高於頂句贅指天陰陽之氣有沴其心閒而
無事跼蹐而鑑於井曰嗟乎夫造物者又將以
予爲此拘拘也子祀曰女惡之乎曰亡余何惡
浸假而化余之左臂以爲雞余因以求時夜浸

假而化余之右臂以爲彈余因以求鶚炙浸假
而化余之尻以爲輪以神爲馬余因而乘之豈
更駕哉浸假漸相假而化也根塵相交妄業相纏六識妄心爲六妄塵緣之所牽引遂
相假而化爲異物此不能全形而返者也且夫得者時也失者順也
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此古之所謂懸解
也而不能自解者物有結之其不能解脫者爲六根之中妄業牽
纏根結未開故不能解脫而去也且夫物不勝天久矣吾又何
惡焉順性命而往則隳其天攷解其天俄而子
來有病喘喘焉將死妻子環而泣之子犁往問

之曰叱避毋怛化

使其妻子避去無驚化者也

倚其尸為之

語曰偉哉造化又將奚以女為將奚以女適以

女為鼠肝乎以女為蟲臂乎子來曰父母於子

東西南北唯命之從陰陽於人不啻於父母彼

近吾死而我不聽我則悍矣彼何罪焉夫大塊

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

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今大冶鑄金金踴躍

曰我且必為鑄鄒大冶必以為為不祥之金今一

犯人之形而曰人耳人耳夫造化者必以為為不

祥之人今一以天地為大鑪以造化為大冶

乎往而不可哉成然寐遽然覺

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

人之所不得與也故人之有生全然是夢死則遽然覺矣

○子桑戶孟之反

子琴張三人相與友曰孰能相與於無相與相

為於無相為

即相忘以生也

孰能登天游霧撓挑無極

相忘以生無所終窮

上與造化者游下與外生死無終始者為友

三

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友莫然有間而

子桑戶死未葬孔子聞之使子貢往待事焉或

編曲或鼓琴相和而歌曰嗟來桑戶乎嗟來桑

尸乎而已返其真而我猶為人猗子貢趨而進
 曰敢問臨尸而歌禮乎二人相視而笑曰是惡
 知禮意子貢反以告孔子曰彼何人者邪修行
 無有而外其形骸不修其行故臨尸而歌顏色
 不變無以命之彼何人者邪孔子曰彼游方之
 外者也而丘游方之內者也外內不相及而丘
 使女往弔之丘則陋矣外內各自為方故不相及也彼方與
 造物者為人而游乎天地之一氣彼以生為附
 贅懸疣以死為決疣潰癰生者一氣之留結如附贅懸疣之類死則

潰散夫若然者又惡知死生先後之所在死生反覆無所

終焉惡知先假於異物託於同體忘其肝膽遺

其耳目反覆終始不知端倪芒然徬徨乎塵垢

之外逍遙乎無為之業彼又惡能憤憤焉為世

俗之禮以觀衆人之耳目目哉是生乃四大假合而成雖託於同體

實假於異物六妄塵緣之所相合自其異者觀

之肝膽楚越也耳目寄寓也四肢百骸有如塵

垢超然於形骸之外逍遙乎無為之業萬物無

足以撓心者彼亦何暇為世俗之禮憤憤然以

觀世俗之子貢曰然則夫子何方之依若然則夫子何

桎不行此天之損辱游方之內者所不能免游方之外者則無此累矣雖然吾與

女共之共之謂吾與女共安於方之內子貢曰敢問其方問其方內外

之孔子曰魚相造乎水人相造乎道魚不同也相造乎水

而止人不同也相造乎水者穿池而養給相造

乎道者無事而生定造乎水者各安於升斗之

於無事之天水生定矣故曰魚相忘於江湖人相忘於道

術魚相忘於大水人相忘於大道子貢曰敢問

畸人游方之外者與人不合則不相忘矣曰畸人者畸於人而侔

於天不合於人而合於天故曰天之小人人之君子人之

君子天之小人也○顏回問仲尼曰孟孫才其

母死哭泣無涕中心不感居喪不哀無是三者

以善喪蓋魯國固有無其實而得其名者乎回

壹怪之仲尼曰夫孟孫氏盡之矣進於知矣孟孫

氏已盡乎居喪之道又且加於知禮者也唯簡之而不得也夫已有

所簡矣哭泣哀戚簡之而不得者孟孫氏不知

所以生不知所以死不知就先不知就後死不知

若化爲物以待其所不知之化已乎死若

死於此而生於彼死生先後之所在誠未易知也

識者已化爲物以待生者未化之物乎死者之神

者未化之物 且方將化惡知不化哉方將不化

安能知邪 死者方將不化安知死者之已化生

惡知已化哉 此皆無所用情矣 吾特與女其夢未始覺者邪

死皆不相知則彼 吾與女不能忘情此特夢而未覺 且彼有駭形

者耳若已覺則豈復有夢之情邪 而無損心 有駭變之形而有旦宅而無情死 雖

死者同處於旦晝之 孟孫氏特覺人哭亦哭是

宅而與死者無情也 自其所以乃 哭有乎人之哭無乎人之哭而 且

也相與吾之耳庸詎知吾所謂吾之乎 情見人

之哭亦哭相與吾之耳 且女夢為鳥而厲乎天

夢為魚而沒乎淵 夢中之情也 不識今之言

者其覺者乎其夢者乎 今之言夢者但言有是

可覺而復有是 造適不及笑 意所造適處不獻

夢中之情邪 笑不及排 遇者有獻笑 安排而去化 則去自然

之化遠矣衆人之用情於哭泣 乃入於寥天一

哀戚者皆安排而去化者也 意而子見許由許由曰堯何

唯忘情合道則 以資女意而子曰堯謂我女必躬服仁義而明

言是非許由曰而奚來為軹 軹語 夫堯既已黜

女以仁義而劓女以是非矣女將何以游夫遙

許由之 告意而 子願回 之同坐 此聖 益性 也

蕩恣睢轉徙之塗乎意而子曰雖然吾願游於
其藩許由曰不然夫盲者無以與乎眉目顏色
之好瞽者無以與乎青黃黼黻之觀意而子曰
夫無莊之失其美據梁之失其力黃帝之忘其
知皆在鑪錘之間耳陶冶變化不能出乎鑪錘之間庸詎知造
物者之不息我黥而補我劓使我乘成以隨先
生邪乘其作成之功以相隨於道也許由曰噫未可知也我爲
女言其大畧吾師乎吾師乎師即大宗師也整萬物而
不爲義澤及萬世而不爲仁長於上古而不爲

老覆載天地雕刻衆形而不爲巧此所游已

於

物之初性命之先也即所謂遙蕩恣睢轉徙之塗也○顏回曰回益矣仲

尼曰何謂也曰回忘仁義矣曰可矣猶未也它

日復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曰回忘禮樂矣曰

可矣猶未也它日復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曰

回坐忘矣仲尼感然曰何謂坐忘顏回曰墮枝

體黜聰明

忘吾有四肢百骸忘吾有耳目聰明

離形去知同於大

通

外離其形體內去其心知內外兩忘物我無間則大同於物通物我爲一矣

此之

謂坐忘仲尼曰同則無好也

有人已之分則有偏私之好大同於

不但生
死有命
雖貧賤
亦命也

物何偏化則無常也物而不化則凝滯於物而好之有化則無常也外則所過者化不留滯於見聞之知而無常心矣而果其賢乎丘也請從而後也至於能化則窮理盡性以至於命矣故夫子深贊其不可及也○子輿與子桑友而霖雨十日子輿曰子桑殆病矣裹飯而往食之至子桑之門則若歌若哭鼓琴曰父邪母邪天乎人乎有不任其聲而趨舉其詩焉子輿入曰子之歌詩何故若是曰吾思夫使我至此極者而弗得也父母豈欲我貧哉天無私覆地無私載天地豈私貧我哉求其爲之

者而不可得也然而至此極者命也夫

上下相忘於道
化此上古無爲之治

內篇第七

應帝王

有內聖之德斯可以應帝王之治

齧缺問乎王倪四問而四不知齧缺因躍而大喜行以告蒲衣子蒲衣子曰而乃今知之乎有

虞氏不及泰氏有虞氏其猶藏仁以要人亦得

人矣而未始出於非人非人天也藏仁於此而人自歸之是猶有心於

得人也故曰未始出於非人斯人者知天之所爲而不敢出於天之外也泰氏其卧

徐徐其覺于于出作入息甚一以已爲馬一以

已爲牛自視與物無別動與禽獸俱族與萬物並也其知情信其德

正已以
正人此
後世有
為之治

甚真

同乎無知其德不離其知為真知德為實德也

而未始入於非人

相忘於不識不知之天

○肩吾見狂接輿狂接

輿曰日中始何以語女肩吾曰告我君人者以

已出經式義度人孰敢不聽而化諸

經常之式合義之度

皆躬行於上然後化成於下也

狂接輿曰是欺德也其于治天

下也猶涉海鑿河

勞而無功

而使蚤負山也

必不夫勝任

聖人之治已治乎正而後行確乎能其事者而

已矣

經式義度咸自己已出是正而後行確然一已所能之事而已所不能之事不可以強

人也女之所能者少所不能者多何足以治且天下乎是即涉海鑿河使蚤負山之類而已

善治天
下者亦
復無為
而已矣

隱遁以全生也

○天根游於殷陽至蓼水之上適遭無

名人而問焉曰請問為天下無名人曰去女鄙

人也何問之不豫也予方將與造物者為人厭

則又乘夫莽眇之鳥以出六極之外而游無何

有之鄉以處壙垠之野女又何帛

音羿睡中語也

以治

天下感予之心為又復問無名人曰女游心于

淡合氣于漠

淡無欲也漠無知也

順物自然而無容私焉

帛法也注睡中語未
知何山

有為不足
以治天下也

而天下治矣

順物性之自然而不以已私與焉則天下可治矣

○陽子

居見老聃曰有人於此嚮疾强梁物徹疏明學

道不倦如是者可比明王乎老聃曰是於聖人

也胥易技係

以才能易天下之養以技能拘係者也

勞形怵心者

也且也虎豹之文來田猿狙之便執爨之狗來

藉如是者可比明王乎陽子居感然曰敢問明

王之治老聃曰明王之治功蓋天下而似不自

已化貸萬物而民弗恃有莫舉名使物自喜立

乎不測而游於無有者也○鄭有神巫曰季咸

壺子之學全不及治天下然其內聖之德以全推之外王之道不難也

知人之生死存亡禍福壽夭期以歲月旬日若

神與人見之皆棄而走列子見之而心醉歸以

告壺子曰始吾以夫子之道為至矣則又有至

焉者矣壺子曰吾與女既其文未既其實

盡道之文

未盡道之實

而固得道者與眾雌而無雄而又奚卵

焉而以道與世亢必信夫故使人得以相女

我未

及施化譬如眾雌無雄雖卵不能化育也

如此出其道與世亢安能使人必信乎

與來以余示之明日列子與之見壺子出而謂

列子曰噫子之先生死矣弗活矣不以旬數矣

吾見怪焉見濕灰焉

言其色如濕灰全無生氣也

列子入泣

涕沾襟以告壺子壺子曰鄉吾示之以地文萌

乎不震不止

如物之萌芽雖不動亦不定外不可見也

是殆見吾杜

德機也

杜止其生機而不動也

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

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幸矣子之先生遇我也

有矣全然有生矣吾見其杜權矣

權權衡也其機雖杜止然

有升降處如權之有低昂也

列子入以告壺子壺子曰鄉吾

示之以天壤

天壤天之盡處接乎地者也

名實不入而機發

於踵

名實不入於心而天機下發於踵

是殆見吾善者機也

善陽

陰惡一陽初動處萬物未生時此謂善者機也

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

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子之先生不齊吾無得

而相焉試齊且復相之列子入以告壺子壺子

曰吾鄉示以太冲莫勝

陰陽平和之氣不相勝負也

是殆見

吾衡氣機也

衡平也平其氣機善惡皆不可見也

鯢桓之審為淵

止水之審為淵流水之審為淵淵有九名此處

三焉

楊子雲曰潛心於淵美厥靈根九淵之法蓋亦前人水觀之旨也

嘗又與

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立未定自失而走壺子

曰追之列子追之不及反以告壺子曰已滅矣

已失矣吾弗及矣壺子曰鄉吾示之以未始出

吾宗九淵之法以命為宗游心於吾與之虛而

委蛇氣者虛而待物者也不知其誰何因以為

茅靡因以為波流故逃也彼不知其誰何因以

可方物逃然後列子自以為未始學而歸三年不

出為其妻爨忘已食豕如食人忘物於事無與

親不從事彫琢復樸塊然獨以其形立獨立紛

而封哉一以是終紛然有許多封域守之而不

是也所云無為名尸大名無為謀府不豫謀無為事

任功成而不居無為知主不主於知而體靜無窮而

游無朕形體有盡而神不盡其所受乎天而無

見得亦虛而已本來所受乎天之性命非從外

已至人之用心若鏡不將不迎應而不藏至人

無留滯至明如鏡之照物無所將迎則故能勝物

而不傷虛而順應故能勝物而不傷物○南海之

帝為儵北海之帝為忽中央之帝為混沌儵與

忽時相與遇於混沌之地混沌待之甚善儵與

忽謀報混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竅以視聽食息

後世之以智治天下皆鑿混沌之竅者然混沌之死已久淳古之治不

復見於
後世矣

應帝三

卷之二

四

此獨無有嘗試鑿之日鑿一竅七日而混沌死

卷之二





南華真經標解卷之三

邵弁註

外篇第一

七篇皆明外王之道與內篇應帝王相表裏

駢拇

發老子絕仁棄義之旨

駢拇枝指出乎性哉而侈於德

駢拇枝指出生之初而比

於人之所同得者爲侈矣

附贅縣疣出乎形哉而侈於性

附贅

縣疣出於有形之後而比於有生之所得者爲侈矣

多方乎仁義而用之

者列於五藏哉而非道德之正也

喜怒哀悲思恐五藏之情也

多爲仁義之方而用之於世者不列於五藏之情亦非道德之正

是故駢於足

者連無用之肉也枝於手者樹無用之指也多

方駢枝於五藏之情者淫僻於仁義之行而多

方於聰明之用也

淫僻於仁義之行而多方於聰明之用者列於五藏之情

即駢拇枝指之類也

是故駢於明者亂五色淫文章青黃

黼黻之煌煌非乎而離朱是已

非乎言非性也離朱之明用之

於外五色皆亂非人之性也

多於聰者亂五聲淫六律金石

絲竹黃鐘大呂之聲非乎而師曠是已

師曠之聰用之

於外五聲皆亂非人之性也

枝於仁者擢德塞性

外擢其德內塞其性

以收名聲使天下簞鼓以奉不及之法

天下之人慕其

曾史行仁義而

名而欲效其行然其行過高人不能及也

非乎而曾史是已

曾史之行行之

過者楊墨言仁

過高者也

駢於辨者累瓦結繩

累瓦結繩之類如累

竄句

義而過者此皆非性命之正

游心於堅白同異之間

堅白同異當時仁義之辨也

而敝跬

之正

譽無用之言

勞敝於奔走以稱譽無用之言

非乎而楊墨是已

楊墨之辨辨之過者也

故此皆多駢旁枝之道非天下之

至正也彼至正者不失其性命之情故合者不

為駢而枝者不為跂長者不為有餘短者不為

不足是故鳧脰雖短續之則憂鶴脰雖長斷之

則悲故性長非所

短非所續無所去憂也

鳧脰之短鶴脰之斷短者不可續無

故長者不可無所憂也

意仁義

其非人情乎彼仁人何其多憂也且夫駢於拇者決之則泣枝於指者斲之則啼二者或有餘於數或不足於數其於憂一也

駢者不足枝者有餘決之而泣

斲之而啼此有所去故有所憂也今世之仁人蒿目而憂世之

患此有餘於數者之憂也不仁之人決性命之情而饕富

貴此不足於數者之憂也故意仁義其非人情乎自三代

而下者天下何其囂囂也且夫待鈎繩規矩而

正者是削其性也木之性待鈎繩規矩而後正待繩約膠漆

而固者是侵其德也物之合者待繩約膠漆而後固屈折禮樂

响俞仁義以慰天下之心者是失其常然也折

禮樂以匡天下之形是猶鈎繩規矩削木之性也响俞仁義以慰天下之心是猶繩約膠漆以

侵物之德也是使天下皆失其常然之道德也天下有常然常然者曲

者不以鈎直者不以繩圓者不以規方者不以

矩附離不以膠漆約束不以纏索故天下誘然

皆生而不知其所以生道生之而不同焉皆得

而不知其所以得德畜之而不故古今不二不

可虧也道德相成古今不二不可分也無所則

仁義又奚連連如膠漆纏索而游乎道德之間

爲哉使天下惑矣夫小惑易方大惑易性何以知其然耶自虞氏招招與同仁義以撓天下也天下莫不奔命於仁義是非以仁義易其性與故嘗試論之自三代以下者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矣小人則以身殉利士則以身殉名大夫則以身殉家聖人則以身殉天下故此數子者事業不同名聲異號其於傷性以身爲殉一也臧與穀二人相與牧羊而俱亡其羊問臧奚事則挾筴讀書問穀奚事則博塞以遊二人者事業

不同其於亡羊均也伯夷死名於首陽之下盜跖死利於東陵之上二人者所死不同其於殘生傷性均也奚必伯夷之是而盜跖之非乎天下盡殉也彼其所殉仁義也則俗謂之君子其所殉貨財也則俗謂之小人其殉一也則有君子焉有小人焉若其殘生損性則盜跖亦伯夷已又惡取君子小人於其間哉且夫屬其性乎仁義者雖通如曾史非吾所謂臧也屬其性於五味雖通如兪兒非吾所謂臧也屬其性乎五

聲雖通如師曠非吾所謂聰也屬其性乎五色

雖通如離朱非吾所謂明也屬其性於外物雖知能通物如離朱

數子之類皆不可謂之善也吾所謂臧非仁義之謂也臧於

其德而已矣吾所謂臧者自得其德而已矣吾所謂臧者非所

謂仁義之謂也任其性命之情而已矣吾所謂臧於其

德者非以仁義為德也任其性命之情而不失其本然之德而已矣吾所謂聰者

非謂其聞彼也自聞而已矣吾所謂明者非謂

其見彼也自見而已矣夫不自見而見彼不自

得而得彼者是得人之得而不自得其得者也

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也夫適人之適而

不自適其適雖盜跖與伯夷是同為淫僻也余

愧乎道德名所得所適者皆為人而不為已則殉利雖清濁不同其為淫僻之行

一也是以目恐有愧於道德是以上不敢為仁義之操而下

不敢為淫僻之行也

外篇第二

馬蹄

發老子絕巧棄利之音

馬蹄可以踐霜雪毛可以禦風寒齧草飲水翹

足而陸此馬之真性也雖有義臺路寢

義臺高臺也路

寢大寢也

無所用之及至伯樂曰我善治馬燒之剔

之刻之錐之連之以羈轡編之以皂棧馬之灰

者十二三矣饑之渴之馳之驟之整之齊之前

有擷飾之患而後有鞭筴之威而馬之死者已

過半矣陶者曰吾善治埴圓者中規方者中矩

匠人曰我善治木曲者中鈎直者中繩夫埴木

之性豈欲中鈎繩規矩哉治馬者使馬失其性

性然且世世稱之曰伯樂善治馬而陶匠善治

埴木此亦治天下者之過也世稱伯樂善治馬

不知其過此與治天下者使吾意善治天下者

不然彼民有常性織而衣耕而食是謂同德一

而不黨命曰天放民皆一德而非所以為黨依

也故至德之世其行填填填填實也其視顛顛顛顛反也

以目視目當是時也山無蹊隧澤無舟梁萬物

以心復心

羣生連屬其鄉禽獸成羣草木遂長是故禽獸

可係羈而遊鳥鵲之巢可攀援而闕夫至德之

世同與禽獸居族與萬物並惡乎知君子小人

哉有自視與物無別寧知同乎無知其德不離同

乎無欲是謂素樸素樸而民性得矣性無知則德

欲則見素抱朴民各及至聖人蹇音蹇音為仁

蹇音蹇音為義蹇蹇側足與與人相親近而天下始

疑矣同異分而人澶漫為樂摘僻為禮樂主其

而為澶漫禮主其減而天下始分矣禮所以別

以辨貴賤始已分矣故純樸不殘孰爲犧樽白玉不毀孰爲珪璋道德不廢安取仁義性情不離安用禮樂五色不亂孰爲文采五聲不亂孰應六律夫殘樸以爲器工匠之罪也毀道德以爲仁義聖人之過也夫馬陸居則食草飲水喜則交頸相靡怒則分背相踶馬知已此矣馬之知止於此而已夫加以衡扼齊之以月題而馬知介倪闔扼驚曼詭銜竊轡故馬之知而能至盜者伯樂之皐也夫赫胥氏之時民居不知所爲行不知所之含

哺而嬉鼓腹而遊民能已此矣及至聖人屈折禮樂以匡天下之形縣跂仁義以慰天下之心而民乃始踶跂好知爭歸於利不可止也此亦聖人之過也

外篇第三

胠篋

發老子絕聖棄知之旨

將為胠

也 胠啓

篋探囊發匱之盜而為守備則必

攝絨滕固局鐻此世俗之所謂知也然而巨盜

至則負匱揭篋擔囊而趨惟恐絨滕局鐻之不

固也然則向之所謂知者不乃為大盜積者也

故嘗試論之世俗所謂知者有不為大盜積者

乎所謂聖者有不為大盜守者乎何以知其然

邪昔者齊國鄰邑相望雞狗之音相聞罔畧之

胠音祛

絨徒登切音騰

所布耒耜之所刺方二千餘里闔四境之內所以立宗廟社稷治邑屋州閭鄉曲者曷嘗不法聖人哉然而田成子一旦殺齊君而盜其國所盜者豈獨其國邪并與其聖知之法而盜之故田成子有乎盜賊之名而身處堯舜之安小國不敢非大國不敢誅十二世有齊國則是不乃竊齊國并與其聖知之法以守其盜賊之身乎

已上三篇文字峻快而條達然不類莊子筆首尾一意正似有題目文字此必弟子所作也觀此云十二世有齊國則其去莊子之世遠矣其爲後人所作無疑

嘗試論之世

俗之所謂至知者有不爲大盜積者乎所謂至聖者有不爲大盜守者乎何以知其然邪昔者龍逢斬比干剖萇弘脰音子胥靡故四子之賢而身不免乎戮故跖之徒問於跖曰盜亦有道乎跖曰何適而無有道耶夫妄意室中之藏聖也入先勇也出後義也知可否知也分均仁也五者不備而能成大盜者天下未之有也由是觀之善人不得聖人之道不立跖不得聖人之道不行天下之善人少而不善人多則聖人之

利天下也少而害天下也多

四子以忠義而殺身以成仁是有得

於聖人之道故曰善人不得聖人之道不立

故曰唇竭則齒寒魯酒

薄而邯鄲圍

喻亂之所由起也

聖人生而大盜起倍擊

聖人縱舍盜賊而天下始治矣夫川竭而谷虛

丘夷而淵實

喻亂之所由止也

聖人已死則大盜不起

天下平而無故矣聖人不死大盜不止雖重聖

人而治天下則是重利盜賊也

重聖人之法以治天下反為盜

賊之資是重利盜賊也

為之斗斛以量之則并與斗斛而

竊之為之權衡以稱之則并與權衡而竊之為

之符璽以信之則并與符璽而竊之為之仁義

以矯之則并與仁義而竊之何以知其然耶彼

竊鈎者誅

竊鈎竊金也

竊國者為諸侯諸侯之門而

仁義存焉則是非竊仁義聖知耶故遂於大盜

遂成也

揭諸侯

揭取也

竊仁義并斗斛權衡符璽之

利者雖有軒冕之賞弗能勸斧鉞之威弗能禁

此重利盜跖而使不可禁者是乃聖人之過也

所以重利盜跖而使不可禁者蓋非徒竊其法并竊其仁義聖知非法制之所能禁也

故

曰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彼聖

人者天下之利器也非所以明天下也

以聖知明示天

下是重利盜跖而使不可禁也

故絕聖棄知大盜乃止擿玉毀

珠小盜不起焚符破璽而民朴鄙剖斗折衡而

民不爭殫殘天下之聖法而民始可與論議

斛

權衡符璽之類皆聖法也

擢亂六律鑠絕竽瑟塞瞽曠之耳

而天下始人含其聰矣滅文章散五采膠離朱

之目而天下始人含其明矣毀絕鈎繩而棄規

矩攬工倕之指而天下始人有其巧矣故曰大

巧若拙削曾史之行鉗楊墨之口攘棄仁義而

天下之德始玄同矣彼人含其明則天下不鑠

矣

以見入者

人含其聰則天下不累矣

以聞入者自外

而累乎內也

人含其知則天下不惑矣

以知知者

人

含其德則天下不僻矣

言行之過則流於淫僻也

彼曾史楊

墨師曠工倕離朱者皆外立其德而以燭亂天

下者也

屬其聰明聖知於物而立德於外以炫亂天下者也

法之所無用

也

凡此聖知之法使天下之人失其性治天下者之所無用也

子獨不知至

德之世乎昔者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

栗陸氏驪畜氏軒轅氏赫胥氏尊盧氏祝融氏

伏羲氏神農氏當是時也民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樂其俗安其居鄰國相望雞狗之音相聞民至老死而不相往來若此之時則至治已今遂至使民延頸舉踵曰某所有賢者羸糧而趨之則內棄其親而外去其主之事足跡接乎諸侯之境車軌結乎千里之外則是上好知之過也上誠好知而無道則天下大亂矣何以知其然邪夫弓弩畢弋機變之知多則鳥亂於上矣鈎餌網罟罾笱之知多則魚亂於水矣削

格羅落置罟之知多則獸亂於澤矣知詐漸毒頡滑堅白解垢同異之變多則俗惑於辨矣頡細

文也滑無文也頡有文理而滑無文理堅白刀之利處堅白同在一處至微而難辨者解所以分垢所以合皆當時之人同異之辨也故天下每每大亂皐在於

好知故天下皆知求其所不知而莫知求其所已知者求知其所不知此皆知非其所不善而

莫知非其所已善者天下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矣是以大亂

故上悖日月之明下燝山川之精中墮四時之

施喘栗之蟲肖翹之物莫不失其性甚矣夫好

知之亂天下也自三代以下者是已舍夫種種之民而悅夫役役之佞種種無所知貌役役釋奔走辨說之士也

夫恬澹無爲而悅夫噶噶之意噶噶已亂天下

矣噶噶言語重復也

外篇第四

此下四篇皆論純王之道也

在宥

聞在宥天下不聞治天下也在之也者恐天下

之淫其性也宥之也者恐天下之遷其德也

存在

之也存其性於內不使淫於外也宥域之也宥其德於此不使遷於彼也

天下不淫

其性不遷其德有治天下者哉

如此則無爲而天下治矣

昔

堯之治天下也使天下欣欣焉人樂其性是不

恬也桀之治天下也使天下瘁瘁焉人苦其性

是不愉也夫不恬不愉非德也

不恬不愉非自然之德

非

為治者不恬不愉使民喜怒失節居處陽并則四時不節寒暑不和陰陽之氣有沴而反傷人之形矣
居處失常思慮不得於中道不能成其章美
於是乎始喬詰卓
驚之行
民始淫其性而遷其德

德也而可以長久者天下無之非自然之德安能久道而成化
人大喜邪毗於陽大怒邪毗於陰陰陽并毗四時不至寒暑之和不成其反傷人之形乎天地之陰
位居處無常思慮不自得中道不成章人之喜怒失節
於是乎始喬詰卓驚而後有盜跖曾史之行喬詰之善曾史是也卓驚之惡盜跖是也
故舉天下以賞其善者不足舉天下以罰其惡者不給故天下之大不足以賞罰自三代以下者

匈焉終以賞罰為事彼何暇安其性命之情哉
而且說明耶是淫於色也說聰耶是淫於聲也
說仁耶是亂於德也說義耶是悖於理也說禮耶是相於技也說樂耶是相於淫也說聖耶是相於藝也說知邪是相於疵也天下不安其性命而遷其德也
天下將安其性命之情之八者存可也亡可也天下將不安其性命之情之八者乃始嚮卷愴囊而亂天下也而天下乃始尊之惜之甚矣天下之惑也天下方始尊信之愛惜之甚矣其感也

豈直過也而去之耶

聖人於此八者非不用也聖人則過而化之衆人則

過而不能去使

乃齋戒以言之跪坐以進之鼓

歌以儻之

下之人齋戒而後言跪坐而後進自重其事也上之人鼓舞歌咏樂聞其

說也吾若是何哉故君子不得已而臨蒞天下莫

若無爲無爲也而後安其性命之情

惟上之人無爲則天

下始得安其性命之情

故貴以身於爲天下則可以托天

下愛以身於爲天下則可以寄天下

自貴其身自愛其身

雖爲天下猶寄託也

故君子苟能無解其五藏

安肯以身殉天下哉

無擢其聰明

不標擢其聰明於外不以知先

物尸居而龍見

視於無形無形

淵默而雷聲

聽

無聲無聲之

神動而天隨從容無爲而萬物炊

累焉

炊累既上塵也動而以天行淡而無爲萬物自然附之如炊累塵也

吾又何

暇治天下哉

天下不淫其性不遷其德又何暇於治天下哉

○崔瞿問

於老聃曰不治天下安臧人心老聃曰汝慎無

搜人心

人心不可逆也

人心排下而進上上下下因殺下

者排之使不得上在上者加之使出

淖約柔乎

剛強

淖約柔弱也

廉剡彫琢

其廉隅足以傷物而堅者彫琢之

其熱焦火其寒凝冰

寒熱甚於水火

其疾俛仰之間而

再撫四海之外不疾而速雖俛仰之間其居也

淵而靜其動也縣而天動若居於淵債驕而不

可係者其唯人心乎債什也驕起也人氣索則

人心之所以不可攪也昔者黃帝始以仁義攬人之心堯

舜於是乎股無胈脛無毛以養天下之形愁其

五藏以爲仁義矜其血氣以規法度然猶有不

勝也堯於是放謹堯於崇山投三苗於三峽流

共工於幽都此不勝天下也此不勝天下之驗夫施及

三皇而天下大駭矣下有桀跖上有曾史而儒

墨畢起於是乎喜怒相疑愚知相欺善否相非

誕信相譏而天下衰矣大德不同而性命爛漫

矣天下好知而百姓求竭矣大德不能玄同於

如火之爛然如水之漫然並流於外也治天下

者用知立法以盡天下之情盡天下之財盡天

下之力百姓於是鉞鋸制焉繩墨殺焉椎鑿決

焉天下脊脊大亂罪在攬人心故賢者伏處大

山嵯巖之下而萬乘之君憂慄乎廟堂之上今

世殊死相枕也桁楊者相推也刑戮者相望

也而儒墨乃始離跂攘臂乎桎梏之間意甚矣

哉其無愧而不知恥也甚矣吾未知聖知之不

為桁楊接楮也接楮乃柳中橫木所以楔也仁義之不為桎

梏鑿枘也鑿枘鑿之柄製桎梏者焉知曾史之不為桀跖

嚙矢也故曰絕聖棄知而天下大治嚙矢鳴鏑也言其為

黃帝之惡人之問在於先聲也

○黃帝立為天子十九令行天下聞廣

有為以治物故

成子在於空同之上故往見之曰我聞吾子達

廣成子不答

於至道敢問至道之精吾欲取天地之精以佐

五穀以養民人吾又欲官陰陽以遂羣生為之

奈何廣成子曰而所欲問者物之質也而所欲

官者物之殘也

物之生質自有常性不待治也而所欲官適以傷物之性是物

之殘也自而治天下雲氣不待族而雨草木不待

黃而落

謂蒼輅殞落也

日月之光益以荒矣而佞人之

心翦翦者又奚足以語至道黃帝退捐天下築

特室席白茅閒居三月復往邀之廣成子南首

而臥黃帝順下風膝行而進再拜稽首而問曰

聞吾子達於至道敢問治身奈何而可以長久

廣成子蹶然而起曰善哉問乎來吾語女至道

至道之精杳杳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無視

無聽抱神以靜收視返聽形將自正耳目不外

內變則形必靜必清無勞女形無搖女精乃可

以長生清靜以養神棄事則形不勞遺生則精

將自正矣目無所見耳無所聞心無所知女神將守

形形乃長生離烝內營衛坎乃不用聰兌合不

子珠則神守於慎女內閉女外多知為敗慎女

形而形不敝矣我為女遂於大明

之上矣至彼至陽之原也為女入於窈冥之門

矣至彼至陰之原也至陽赫赫至陰肅肅肅肅天

地有官陰陽有藏慎守女身物將自壯天施地

所官陰陽之精互藏其宅兩我守其一以處其

和故我修身千二百歲矣吾形未嘗衰守太元

處陰陽之和千二黃帝再拜稽首曰廣成子之

謂天矣廣成子曰來余語女彼其物無窮而人

皆以為終見其死則以為終矣彼其物無測而

人皆以為極其生則以為有極矣得吾道者

上為皇而下為王上為三皇失吾道者上見光

而下為土下則歸於土今夫百昌皆生於土

而反於土

萬物皆生於土反於土使人不得道則與草木同腐矣安能返其宗乎

故余將去女入無窮之門以遊無極之野吾與

日月參光吾與天地為常

生與死與天地並與神明往與當我

緡乎遠我昏乎

萬物皆出於機人則入於機當我而來者與我緡合此入於機

而常與造化者為人而遠我而來者昏然墮落此出於機而為物也

人其盡死而

我獨存乎

立於性命之先命物之化而守其宗也

○雲將東遊過

扶搖之枝而適遭鴻濛鴻濛方將拊髀爵躍而

遊雲將見之儻然止贊然立曰叟何人邪叟何

為此鴻濛拊髀爵躍不輟對雲將曰遊雲將曰

朕願有問也鴻濛仰而視雲將曰吁

將養也雲之養物也

鴻濛遊氣也拊髀爵躍氣上騰之狀吁氣上也也

雲將曰天氣不和地

氣鬱結六氣不調四時不節今我願合六氣之

精以育羣生為之奈何鴻濛拊髀爵躍掉頭曰

吾弗知吾弗知雲將不得問又三年東遊過有

宋之野而適遭鴻濛雲將大喜行趨而進曰天

忘朕邪天忘朕邪再拜稽首願問於鴻濛鴻濛

曰浮游不知所求猖狂不知所往

浮游而來不知所求猖狂

而去不遊者執掌以觀無妄朕又何知

游氣紛擾執掌

不前可以觀雲將曰朕也自以為猖狂而民隨

予所往朕也不得已於民今則民之放也望雨者必

隨雲之所往以予不得已願聞一言鴻濛曰亂

天之經逆物之情玄天弗成秋行冬令則玄雲數與寒氣早至萬

物皆不解獸之羣而鳥皆夜鳴災及草木禍及

止蟲寒風怒號則鳥獸夜鳴草木蒼乾殞落蟄虫既止而復出也噫治人之

過也謂雲之政令不行也雲將曰然則吾奈何鴻濛曰嘻

毒哉僊僊乎歸矣毒哉謂玄天之氣反時而害物僊僊雲歸之狀雲歸則無

害於雲將曰吾遇天難願聞一言鴻濛曰噫心

養雲有養物之心而不見其功女徒處無為而物自化獨處於無

為而物自墮爾形體吐爾聰明倫與物忘大同

乎滓溟忘其形骸遺其心知倫序與物相忘不知雨者為雲乎雲者為雨乎與夫物大

同乎滓解心釋神莫然無寬雨止雲散心神俱解莫然無寬所過

者化萬物云云各復其根各復其根而不知渾

渾沌沌終身不離於是萬物云云然生意各歸其根而不自知其所從來其

滋液潤澤渾沌若彼知之乃是離之若彼而能相守而不離也

氣與物無問其名無闕其情無問物之名而有相離矣

情而有物固自生各正其性命而不知其功之所自所存者神矣雲將

厚薄

曰天降朕以德示朕以默躬身求之乃今也得再拜稽首起辭而行○世俗之人皆喜人之同乎已而惡人之異於已也同於已而欲之異於已而不欲者以出乎衆爲心也夫以出乎衆爲心者曷嘗出乎衆哉好同而惡異是自用自專則廣自用則小因衆以寧所聞不如衆技衆矣安能出乎衆哉因衆以考定所聞不如衆技多矣決寧審定也因衆以考定所聞不如衆技多矣決不能以一人而兼衆人之事又烏能出乎衆人之上而欲爲人之國者此攬乎三王之利而不見其患者也此以人之國僥倖也幾何僥倖而

不喪人之國乎其存人之國也無萬分之一其

喪人之國也一不成而萬有餘喪矣

以此妨賢病國之人

而欲爲人之國不惟才不能兼天下之事其知亦不能通乎利害此以人之國僥倖也其喪人必矣悲夫有土者之不知也有土者有國者也夫有

土者有大物也有大物者不可以物物而不物

故能物物明夫物物者之非物也豈獨治天下

百姓而已哉出入六合游乎九州獨往獨來是

謂獨有獨有之人是之謂至貴大人之教若形

之於影聲之於響有問而應之盡其所懷爲天

下配處乎無響行乎無方挈女適復之撓撓以
 遊無端出入無旁與日無始頌論形軀合乎大
 同大同而無已無已惡乎得有有覩有者昔之
 君子覩無者天地之友賈賤而不可不任者物
 也任用也不貴卑而不可不因者民也民雖卑
 也異物賤用物之以高匿而不可不為者事也事雖隱為粗而不
 可為高不陳者法也法雖粗迹立綱遠而不可不居
 者義也義以別嫌明微雖遠於物親而不可不
 廣者仁也仁自近而及遠始於親親終節而不
 於仁民愛物不可不廣也

可不積者禮也樽節退讓積之中而不可不高

者德也盛德積小一而不可不易者道也道一

變易以神而不可不為者天也神無為無為而

故聖人觀於天而不助觀於天之無為不成於

德而不累成於性之德出於道而不謀率性而

道不謀會於仁而不恃仁者合同而化為人心

之歸薄於義而不積利物以和義不應於禮而

不諱禮所以明人情稱情而施接於事而不辭

隨所接而為之不齊於法而不亂齊之以法則

辭事之劇易也

始於君
道之無
為終於
臣道之
有為此
又臣代

終之義
也臣道
無成代
有終也

恃於民而不輕君恃民以為因於物而不去物因
以為用不可去也物者莫足為也而不可不為不明於
天者不純於德物雖賤若不足為也而不可不
制而用之存乎人使不知所以為之則是不明
乎天之道不明於天之道則不能盡已之性盡
物之性其德有不通於道者無自而可不純於
不能純全矣禮法事與民物皆不可為矣仁義不明於道者悲
夫有土者皆不明於此道未何謂道有天道有
人道無為而尊者天道也有為而累者人道也
主者天道也臣者人道也天道之與人道也相

去遠矣不可不察也天道無為而尊故為君者
為而累故為人臣者人效其能不必兼眾人之
所能也若君而不明乎天道以身勞乎天下之
事臣而以出乎眾為心則不能同寅協恭
以其成天下之事安可以為人之國哉

外篇第五

天地

天地雖大其化均也萬物雖多其治一也

天地雖大

運化萬物均平如一

人卒雖眾其主君也

萬民雖眾主於一君猶萬物雖

多均於一治也

君原於德而成於天

君道原於德而德成於天

故曰

玄古之君天下無為也天德而已矣

無為而治天德而出

寧

以道觀言而天下之君正

以道觀言言皆合道則賢君也

以

道觀分而君臣之義明

以道觀分卑高陳而貴賤位則君臣之義以明

以道觀能而天下之官治

以道觀能則人各效其能而天下之官治

以道汎觀而萬物之應備

以道汎觀則可以酬酢可以佑神而萬物

之應備矣故通於天地者德也行於萬物者道也上

治人者事也能有所藝者技也

上之人因事以建官因能以授

任能治事者謂之技技兼於事

人有通才故能兼治乎衆事

事兼於義

義者事之宜故事兼於義

義兼於德

德辨異故義兼於德

德

兼於道

德總乎道之所一故德兼於道

道兼於天

道之大原出於天故道兼

於天故曰古之畜天下者無欲而天下足無爲而

萬物化淵靜而百姓定記曰通於一而萬事畢

無心得而鬼神服

一者無心也無欲無爲淵靜三者皆無心之謂也

○

以道汎觀而萬物之應備

夫子曰夫道覆載萬物者也洋洋乎大哉君子

不可以不刳心焉

刳治其心之私欲則心體廣大而能容受乎斯道也

無

爲爲之之謂天

無爲而爲者天之道也

無爲言之之謂德

無爲而言者有德之言也

愛人利物之謂仁不同同之之謂

大

合同而化

行不崖異之謂寬

所行不爲崖岸不與物異寬之

至者

有萬不同之謂富

萬物皆備於我

故執德之

謂紀

有紀而不亂

德成之謂立

以成德爲行立不易方也

循於道之謂備

備道全美

不以物挫志之謂完

志於

外物而後

君子明於此十者則韜乎其心之

也

卷之三

三

四頁

大也沛乎其為萬物逝也

內以之事其心則韜

應物則沛乎與萬物俱往

若然者藏金於山藏珠於淵不利

貨財不近貴富不樂壽不衰夭不榮通不醜窮

不拘一世之利以為已私分不以王天下為已

處顯

富有天下而不與貴為天子而不

顯則明

萬物一府死生同狀夫子曰夫道淵乎其居也

濇乎其清也金石不得無以鳴故金石有聲不

考不鳴萬物孰能定之

賡

夫王德之人素逝而

耻通於事

其見素抱朴之心順物之

立之本原

而知通於神

然其本原之地虛明洞徹

故其德

廣其心之出有物採之

其德廣遠於物無所不

其心之出物

故形非道不生生非德不明存形

窮生立德明道非王德者邪

賡

蕩蕩乎忽然出

勃然動而萬物從之乎此謂王德之人

此正所謂其心

之出有物

視乎冥冥聽乎無聲冥冥之中獨見

曉焉無聲之中獨聞和焉故深之又深而能物

焉

本原之地至

神之又神而能精焉

知之通於

故明

故其與萬物接也至無而能供其求

虛而不

神應故妙也時騁而要其宿與物偕往時騁大小長

短修遠物有大小長短修遠而道亦與黃帝遊

乎赤水之北登乎崑崙之丘而南望還旋音歸遺

其玄珠使知索之而不得使離朱索之而不得

使喫詬索之而不得也知知識也離朱明察也

皆不可乃使象罔象罔得之象罔無形也黃帝

曰異哉象罔乃可以得之乎○堯之師曰許由

許由之師曰齧缺齧缺之師曰王倪王倪之師

曰被衣堯問於許由曰齧缺可以配天乎配天為天

以道觀分而君臣之義明

也子吾藉王倪以要之許由曰殆哉圾乎天下齧

缺之為人也聰明睿知給數以敏其性過人而

又乃以人受天受乎天而消之以彼審乎禁過

而不知過之所由生其聰明過人能知人之與

之配天乎彼且乘人而無天以知乘駕乎人方

且本身而異形以身為本與人異形而方且尊

知而火馳尊用其知於利害方且為緒使方且

為物絃緒事之端也絃亂於物也好方且四顧而物

應方且應衆宜四顧應物而方且與物化而未

始有恒

其心與物化而未始有常此物至而人化物也

夫何以配天乎

雖然有族有祖

人亦有尊信聚而尊祖之者

可以爲衆父而

不可以爲衆父父

其才不可以施於一鄉一邑而不可以及於天下治亂

之率也

率而之於治則難率而之於亂則易

北面之禍也南面之

賊也

爲臣則禍及其身爲君則禍及天下

堯觀乎華華封人曰嘻

聖人請祝聖人使聖人壽堯曰辭使聖人富堯

曰辭使聖人多男子堯曰辭封人曰富壽多男

子人之所欲也女獨不欲何邪堯曰多男子則

多懼富則多事壽則多辱是三者非所以養德

也故辭封人曰始也我以女爲聖人邪今然君

子也天生萬民必授之職多男子而受之職則

何懼之有富而使人分之則何事之有夫聖人

鶉居而鷇食鳥行而無彰天下有道則與物皆

昌天下無道則修德就閑千歲厭世去而上僊

乘彼白雲至於帝鄉三患莫至身常無殃則何

辱之有封人去之堯隨之曰請問封人曰退已

堯治天下伯成子高立爲諸侯堯授舜舜授禹

伯成子高辭爲諸侯而耕禹往見之則耕在野

禹趨就下風立而問焉曰昔堯治天下吾子立
為諸侯堯授舜舜授予而吾子辭為諸侯而耕
敢問其故何也子高曰昔堯治天下不賞而民
勸不罰而民畏今子賞罰而民且不仁德自此
衰刑自此立後世之亂自此始矣夫子闔行耶
無落吾事俛俛乎耕而不顧泰初有無無有無
名有無無有皆不可定名也一之所起道生於一為太極有一而未
形物得以生謂之德萬物皆得一以生所謂性之德也未形者
有分且然無間謂之命一雖未形而已有陰陽之分所謂一也

然有分實無間斷所謂留動而生物留止也一動一靜之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也間天地人之至妙萬物之所以物成生理謂之
形乾道成男坤道成女物之生形體保神各有
儀則謂之性於外則為動作威儀之所保守形之
也德至同於初修德之至則同初矣同乃虛同則復
物同乃虛虛則不同同合喙鳴喙鳴合雖
言未之嘗言如合喙而鳴與天地為合其合
寄辨於衆口如喙鳴合也若愚若昏是謂玄
緝無為言之謂天緝合而無間
德同乎大順知識不用歸乎其天是謂玄妙
○

以道觀
能而天

夫子問於老聃曰有人治道若相倣可不可然
不然辨者有言曰離堅白若縣寓若是則可謂
聖人乎老聃曰是胥易技係勞形怵心者也執
狸之狗成思獫狁之便自山林來丘予告若而
所不能聞與而所不能言凡有首有趾無心無
耳者衆有形者與無形無狀而皆存者盡無其
動止也其死生其廢起也此又非其所以也有
治在人忘乎物忘乎天其名爲忘已忘已之人
是之謂入於天○將問蒧見季徹曰魯君謂

下之官
治

蒧也曰請受教辭不獲命既已告矣未知中否
請嘗薦之吾謂魯君曰必服恭儉拔出公忠之
屬而無阿私民孰敢不輯拔舉得人則季徹局
局然笑曰若夫子之言於帝王之德猶螳螂之
怒臂以當車軼則必不勝任矣且若是則其自
爲處危其觀臺多物將往投迹者衆人君拔舉
賢才人皆
飾行以求近譬如臺觀之上多聚
貨財標示耳目人之投迹者衆矣將問蒧覩覩
然驚曰蒧也汙若於夫子之所言矣雖然願先
生之言其風也風風季徹曰大聖之治天下也

搖蕩民心使之成教易俗

鼓之舞之使教成於上俗美於下

舉

滅其賊心而皆進其獨志

舉滅其胥戕胥虐之賊心而皆進其無淫

朋比德之獨志

若性之自爲而民不知其所由然

民安其教

而忘其迹矣

若然者豈兄堯舜之教民溟滓然弟之

哉欲同乎德而心居矣

溟滓混濁不分也大聖之治天下如此豈讓堯

舜爲兄而已混然爲之弟哉直與堯舜同德而心無不安矣

○子貢南遊於

楚反於晉過漢陰見一丈人方將爲圃畦鑿隧

而入井抱甕而出灌澆澆然用力甚多而見功

寡子貢曰有械於此一日浸百畦用力甚寡而

見功多夫子不欲乎爲圃者卽而觀之曰柰何

曰鑿木爲機後重前輕挈水若抽數如沃湯其

名爲槲爲圃者忿然作色而笑曰吾聞之吾師

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機心

存於胸中則純白不備純白不備則神生不定

純者無所於襍也白者不虧其真也純素之道唯神是守純白不備則神無所守神雖生而不

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載也

神生不定安能載道

吾非

不知羞而不爲也子貢瞞然慚俯而不能對有

間爲圃者曰子奚爲者耶曰孔丘之徒也爲圃

者曰子非夫博學以擬聖於于以蓋衆於于猶言以此

也蓋衆獨弦哀歌以賣名聲於天下者乎女方將

忘女神氣墮女形骸而庶幾乎而身之不能治

而何暇治天下乎子往矣無乏吾事子貢卑陬

失色項項然不自得行三十里而後愈其弟子

曰向之人何爲者邪夫子何故見之變容失色

終日不自反邪曰始吾以爲天下一人耳以孔子爲

天下一人不知復有夫人也吾聞之夫子事求可功

求成用力少見功多者聖人之道今徒不然執

道者德全守道者純白備於德全者形全形緣

一之形全者神全形不離則抱元神全者聖人之

道也託生與民並句行而不知其所之汙乎淳

備哉功利機巧必忘夫人之心若夫人者非其

志不之非其心不爲雖以天下譽之得其所謂

謦然不顧以天下非之失其所謂儻然不受天

下之非譽無益損焉是謂全德之人哉我之謂

風波之民反於魯以告孔子孔子曰彼假修渾

沌氏之術者也假渾沌氏之術識其一不知其

二治其內而不治其外

一者內之神也二者外之化也識其一而不知

其二故治其內而不治其外

夫明白入素無爲復朴

見素抱朴

性抱神以遊世俗之間者

與性爲體抱神以靜如此而往來世俗之

間汝將固驚邪且渾沌氏之術予與女何足以

識之哉

非知不及也爲其無用不足知也

○諄芒將東之大壑

諄芒者風前遊氣諄諄也芒芒也

適遇苑風於東海之濱苑風

曰子將奚之曰將之大壑曰奚爲焉曰夫大壑

之爲物也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吾將遊焉

死風曰夫子無意於橫目之民乎願聞聖治諄

芒曰聖治乎官施而不失其宜

吹枯噓生各得其宜

拔舉

而不失其能

飛大屋拔大木各盡其能

畢見其情事而行其

所爲

畢見事物之真情而行吾所爲

行言自爲而天下化

風行而聲

聞具達一自然之所爲而物自化也

手撓顧指四方之民莫不俱

至

手撓指顧則凡四方之風應之

此之謂聖治

聖治風之政令也

願聞

德人曰德人者

德人風之德也

居無思行無慮

風之動止皆無

心不藏是非美惡

開甲散萌皆因物之所自是有是非美惡無所隱藏

四

海之內共利之之爲悅共給之之爲安

解民之惛阜民之

之財凡海內共

怡乎若嬰兒之失其母也

風之回復

者如嬰兒之反顧其母

儻乎若行而失其道也

風之旁行者如行者

之失道財用有餘而不知其所自來飲食取足而

不知其所從

財用飲食之所自來皆出於風之所長養而人忘其德也

此之

謂德人之容願聞神人

神人風之神也

曰上神乘光與

形滅亡

上神乘日月之景光也

此謂照曠

光霽之所

照燭曠然無不備也

致命盡情

致物之命盡物之情

天地樂而萬事

銷亡

天地開爽而塵垢銷亡也

萬物復情此之謂混冥

方其風之

行也萬物欣欣向榮各得其情及風之止息則物亦靜然形復乎性矣風之神化歸於混冥不可測也

○門無鬼與赤張滿稽觀於武王之師赤

張滿稽曰不及有虞氏乎故離此患也

不及生於有虞

氏之世故離此患難也

門無鬼曰天下均治而有虞氏治

之邪其亂而後治之與赤張滿稽曰天下均治

之為願而何計以有虞氏為

天下均治人皆遂其所願而何計於

有虞氏之世亦亂而治之如病者而有虞氏藥之耳有虞氏之藥瘍也禿

而施髡

音剗

病而求醫孝子操藥以修慈父其色

焦然聖人羞之

有虞氏之藥見禿者施之以髡病者求為之醫如孝子操藥以

治父之病其憂疑之色焦然見於外此聖人之所羞○有虞氏之治亂已非自然之治而為聖

人之所羞矣况今日之大亂而興師動

至德之

世不尚賢不使能上如標枝標本之枝以限禽獸喻居上之太簡

也下如野鹿端正而不知以為義相愛而不知

以為仁實而不知以為忠當而不知以為信蠢

動而相使不以為賜是故行而無迹事而無傳

以道觀其行無迹故其事亦不傳○孝子不諛其親忠臣不諂其君

臣子之盛也親之所言而然所行而善則世俗

謂之不肖子君之所言而然所行而善則世俗

謂之不肖臣而未知此其必然邪世俗之所謂

然而然之所謂善而善之則不謂之導諛之人

正下之君

也然則俗固嚴於親而尊於君邪世俗之所言而然者是非

之談也所行而善者仁義之行也當時通天下

以成俗故莊子諷之為導諛鄙之為眾人也○

孝子不諛其親忠臣不諂其君世俗之人導諛

而不以為非然則俗固嚴於親而尊於君者邪

謂已導人則勃然作色謂已諛人則怫然作色

而終身導人也終身諛人也合譬飾辭聚眾也

是終始本末不相坐終身導人諛人合譬飾辭

導諛自謂眾入則是垂衣裳設采色動容貌以

媚一世而不自謂導諛與夫人之為徒通是非

而不自謂眾人愚之至也言朝廷之間縉紳之流皆導諛之輩眾人之

之徒如此而尤不肯自謂知其愚者非大愚也

導諛衆人誠愚之至也

知其惑者非大惑也大惑者終身不解大愚者

終身不靈三人行而一人惑所適者猶可致也

惑者少也二人惑則勞而不致惑者勝也而今

也以天下惑予雖有所嚮不可得也不亦悲乎

大聲不入於里耳折楊皇華則嗑然而笑是故

高言不止於衆人之心至言不出俗言勝也以

二缶鍾惑而所適不得矣謂三人而二人惑而

今也以天下惑予雖有所所嚮其庸可得邪知

其不可得也而強之又一惑也故莫若釋之而

不推不推誰其比憂比及也不推而強厲之人

厲癩病也夜半生子遽取火而視之汲汲然唯恐其

似已也此喻推之百年之木破爲犧樽青黃而

文之其斷在溝中比犧樽於溝中之斷則美惡

有間矣其於失性一也距與曾史行義有間矣

然其失性均也且夫失性有五一日五色亂目

使目不明二曰五聲亂耳使耳不聰三曰五臭

熏鼻困懷中顙四曰五味濁口使口厲爽五曰

六也

趣舍滑心使性飛揚此五者皆生之害也而楊
墨乃使離跂自以為得非吾所謂得也夫得者
困可以為得乎則鳩鴉之在於籠也亦可以為
得矣且夫趣舍聲色以柴其內皮弁鷩冠摺笏
紳修以約其外內支盈於柴柵外重纏繳皖皖
然在纏繳之中而自以為得則是罪人交臂歷
指而虎豹在於囊檻亦可以為得矣

外篇第六

天道

聖人帝
王之道
運而無
所積者
所過者
化也聖
人之心
昧然無
不靜者
所存者
神也

天道運而無所積故萬物成帝道運而無所積
故天下歸聖道運而無所積故海內服所過者
明於天通於聖六通四辟於帝王之德者通
三王為四帝為六辟其自為也昧然無不靜者矣聖人主
聖人之靜非曰靜也善故靜也善者無欲也
萬物無足以饒心者故靜也心不取境萬物無
也水靜則明燭鬚眉平中准大匠取法焉水靜

猶明而况精神聖人之心靜乎天地之鑒也萬物之鏡也

聖人之靜至虛至明天地萬物皆在鑒照之中

夫虛靜恬淡

寂寞無為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至故帝王聖人

休焉

休安也

休則虛虛則實

心安而虛道自來居虛則實矣

實者

倫矣

道實於中而流行於外自有倫序如五倫之類是也

虛則靜靜則動

動則得矣

無欲而靜靜虛則動直動無不得矣

靜則無為無為也

則任事者責矣

人君恭己以正南面則上無為而天下有為臣之任事者各盡其責

無為則俞俞俞俞者憂患不能處年壽長矣

中心無為則俞俞然安矣安則憂患不能入而年壽長矣

夫虛靜恬淡寂寞

無為者萬物之本也明此以南鄉堯之為君也

明此以北面舜之為臣也以此處上帝王天地

之德也以此處下玄聖素王之道也

玄聖老子也素王孔子

也以此退居而閒遊江海則山林之士服以此

進為而撫世則功大名顯而天下一矣靜而聖

動而王無為也而尊樸素而天下莫能與之爭

美夫明白於天地之德者

內聖外王無為復樸此明白於天地之德

也此之謂大本大宗

以道德為本大本也

與天

和者也

上達天德所以均調天下

用咸和

與人和者

也與人和者謂之人樂樂得其欲與天和者謂之天

樂樂得其道莊子曰吾師乎吾師乎整萬物而不為

戾澤及萬物而不為仁長於上古而不為老覆

載天地雕刻衆形而不為巧此之謂天樂樂天知命

夫何故曰知天樂者其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

憂乎其生也如天之順時而行有生有殺而無心其死也如物之變化隨時去故即新無所留滯也

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故知天樂者無

天怨無人非無物累無鬼責上不怨天下不尤人明無物累幽無

鬼責故曰其動也天其靜也地動而與陽同波故曰其動也天靜而

與陰同德故曰其靜也地一心定而王天下淵靜而其鬼不

祟其魂不疲一心定而萬物服無心得而鬼神服言以

虛靜推於天地通於萬物此之謂天樂天樂者

聖人之心以畜天下也夫帝王之德以天地為

宗以道德為主以無為為常無為也則用天下

而有餘有為也則為天下用而不足故古之人

貴夫無為也上無為也下亦無為也是下與

上同德下與上同德則不臣以臣而上干君下之事則臣道悖

有為也上亦有為也是上與下同道上與下同

帝王之道法臣地始君

末之有
有臣卑
先後
等此臣
道之有
為所以
成君道
之無為
也

道法天
地故有
末

道則不主

人君而下行臣之職則君道荒

上必無為而用天下

下必有為為天下用此不易之道也故古之王

天下者知雖落天地不自慮也

至知辨雖雕萬

物不自說也

大辨不言能雖窮海內不自為也至為無為

天不產而萬物化地不長而萬物育帝王無為

而天下功

聖人無為而天下歸其功

故曰莫神於天莫富於

地莫大於帝王故曰帝王之德配天地此乘天

地馳萬物

乘天地之道以行於萬物

而用人群之道也

制而用之

存乎法所以後使羣動者也

本在於上末在於下要在於主

詳在於臣

本與要謂道也末與詳謂法也

三軍五兵之運德之

末也

德不足而後至於用兵

賞罰利害五刑之辟教之末

也禮樂度數刑名比詳治之末也鐘鼓之音羽

旄之容樂之末也

樂以和為本

哭泣衰經隆殺之服

哀之末也

喪以哀為本

此五末者須精神之運心術

之動然後從之者也

精神運於外心術存於中然後本立而末從之也

末學者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也

天秩有禮五禮五庸古人

雖有之而非君道之所先也

君先而臣從父先而子從是先

而弟從長先而少從男先而女從夫先而婦從

尊卑先後

之序天地運行之常故聖人法之天尊地卑神以明人倫亦有尊卑先後之序也

明之位也春夏先秋冬後四時之序也萬物化

讀作

萬物化

有萌勾之狀盛衰之殺乃天
地之變化流行於萬物者也
夫天地至神而有

天叙有典五典五
敦此聖人之所先

宗廟以序昭穆尚親也

朝廷以辨
貴賤尚尊

明長幼之節尚齒也

行事則先善
與利尚賢也

大道之序也語道而非其序者非其道也語道

語道而不以其序則非道矣又安取乎道哉

天命之性

率而行之謂道
性修反乎德

道德已明而仁義次之

道德和也
道理也

德無不和仁也
道無不理義也
仁義已明而分守次之

仁以統
義以統

辨異故分其所分守已明而形名次之

分守已明爲之

物采以形之爲形名已明而因任次之

形名已明然後

辨論官材而因任已明而原省次之

因任已明
然後原其

人之勤惰而省原省已明而是非次之

原省已

考其績
之上下
是非已
明而賞
罰次之

是非已明則黜陟明之賞罰可

行賞罰已明而忽知處宜

愚知所處各得其宜

貴賤履位

貴賤各安其位

仁賢不肖襲情

賢不肖之名各稱其情

必分其能

必由其名

官必分其所能能必當其名

以此事上以此畜下

下以此事上以此畜下

以此治物以此修身知謀不用必

歸其天此之謂太平治之至也故書曰有形有

名形名者古人有之而非所先也古之語大道

者五變而形名可舉九變而賞罰可言也驟而

語形名不知其本也

以天為本

驟而語賞罰不知其

始也

以道德為始

倒道而言迂道而說者人之所治

也安能治人驟而語形名賞罰此有知治之具

非知治之道可用於天下不足以用天下此之

謂辨士一曲之人也禮法度數形名比詳古人

有之此下之所以事上非上之所以畜下也

禮法

有度數形名有比詳此治之末務臣之所以事上非君之所以畜下也

○昔者舜

問於堯曰天王之用心何如堯曰吾不教

讀作虐

無告不廢窮民苦死者嘉孺子而哀婦人此吾

所以用心也舜曰美則美矣而未大也堯曰然

則何如舜曰天德而出寧日月照而四時行若

晝夜之有經雲行而雨施矣堯曰然則膠膠擾擾乎子天之合也我人之合也

天德無為也以

國咸寧日月自照四時自行若晝夜之有常自然雲行雨施矣何必有所事乎堯於是自覺多事之為擾非天合也天合無為人合有為

夫天地者古之所大也

而黃帝堯舜之所共美也故古之王天下者奚

為哉天地而已矣帝王之德以天地為宗○孔子西藏書

於周室子路謀曰由聞周之徵藏史有老聃者

免而歸居夫子欲藏書則試往因焉孔子曰善

往見老聃而老聃不許於是繙十二經以說老

聃中其說曰太縵中止其說願聞其要孔子曰

要在仁義老聃曰請問仁義人之性邪孔子曰

然君子不仁則不成不義則不生仁義真人之

性也又將奚為矣君子殺身以成仁舍生以取義是其所欲有甚於生所惡

有甚於死者老聃曰請問何謂仁義孔子曰中

心物愷物愷樂與物通兼愛無私此仁義之情也老聃

曰意幾乎後言言汝之意亦近道然我猶有後言也夫兼愛不亦

迂乎無私焉乃私也堯舜病博施此兼愛所以為迂有意於無私即此是

私意夫子若欲以天下無失其牧乎則天地固

有常矣日月固有明矣星辰固有列矣禽獸固有群矣樹木固有立矣夫子亦放德而行循道而趨已至矣又何偈偈乎揭仁義若擊鼓而求亡子焉意夫子亂人之性也言子之意不過欲使天下無失其養而已今天地萬物莫不有常性子但倣德循道使人各安其性命之情則天下已治矣何必揭仁義而行哉是徒足以亂人之性而已何足以治天下乎○士成綺見老子而問曰吾聞夫子聖人也吾固不辭遠道而來願見百舍重趂而不敢息今吾觀子非聖人也鼠壤有餘蔬而棄妹不仁也無所甚親無所甚疎生熟不

盡於前而積歛無涯

無藏也故有餘以有積爲不足

老子漠然

不應士成綺明日復見曰昔者吾有刺於子今

吾心正卻矣

此心復明自知其說之非也

何故也老子曰夫

巧知神聖之人吾自以爲脫焉

巧知神聖之人其機神明鑒吾

視之脫然但忘機相對而已

昔者子呼我牛也而謂之牛呼

我馬也而謂之馬苟有其實人與之名而弗受

再受其殃吾服也恒服吾非以服有服

服事也吾之所

事皆常事也非以其所事爲美而爲之也

士成綺鴈行避影履行遂

進而問修身若何老子曰而容崖然

高岸之貌

而目

衝然目光射人土戎眼而顙顙音廣然貌而口

闕然常欲而狀義然似繫馬而止也動而待發

也繫馬而止常機察而審知巧而覩於泰凡以

為不信邊境有人焉其名為竊機神明察而審

情而甚觀凡此皆所以為不信之○夫子曰此

事險詐之人也故直以盜目之莊

子之言之也弟夫道於大不終於小不遺以言乎

窮以言乎故萬物備廣廣乎其無不容也以言

則萬物皆備乎道以淵乎其不可測也深不形

言其大則無所不包以精神為本以非至人孰能

德仁義神之末也形德仁義為末

定之至人之心定則本夫至人有世不亦大乎

而不足以為之累有天下奮揅而不與之

偕揅兵之柄也天下奮揅審乎無假而不與利

遷審乎性之無假於外極物之真能守其本極

之無假保已之真性為故外天地遺萬物而神

未嘗有所困也通乎道合乎德退仁義賓禮樂

至人之心有所定矣以道德為本以仁義禮樂

人孰能○世之所貴道者書也書不過語語有

貴也語之所貴者意也意有所隨言不盡意意

而不得言道者皆

世之語

其言信
言信
糟粕而
遺精實
也

外之意之所隨者不可以言傳也而世因貴言傳
書世雖貴之哉猶不足貴也爲其貴非其貴也
故視而可見者形與色也聽而可聞者名與聲
也悲夫世人以形色名聲爲足以得彼之情夫
形色名聲果不足以得彼之情則知者不言言
者不知而世豈識之哉○桓公讀書於堂上輪
扁斲輪於堂下釋椎鑿而上問桓公曰公之所
讀者何言邪公曰聖人之言也曰聖人在乎公
曰已死矣曰然則公之所讀者古人之糟粕已

夫桓公曰寡人讀書輪人安得議乎有說則可
無說則死輪扁曰臣也以臣之事觀之斲輪徐
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於
手而應於心口不能言有數存於其間臣不能
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於臣是以行
年七十而老斲輪古之人與其不可傳者死矣
然則君之所傳者古人之糟粕已夫

外篇第七

天運

天其運乎。地其處乎。日月其爭於所乎。天常運而不息

地常處而不動。日月代明。迭居其所。孰主張是。孰綱維是。孰居無

事推而行是。自居於有事者不能主其事。而主其事者必居於無事者也。意

者其有機緘而不得已邪。意者其運轉而不能

自止邪。雲者為雨乎。雨者為雲乎。孰隆施是。孰

居無事。淫樂而勸之。陰陽氣和而後雲行雨施。風起北方。一

西一東。有上。有下。可知。孰噓吸。

洛書九疇書中
五以建
極亦聖
人之居
無事以
運萬化
者也
至仁無
親

是孰居無事而拔拂是敢問何故巫咸詔曰吾
語女天有六極五常六氣各有所極五行各有常政帝王順之
則治逆之則凶五者天地之中合聖王法之
九洛之事治成德備監照下土天下载之此謂
上皇洛書九疇之事以三為地以三為人以三
為天明乎此則經緯天地之治成剛柔之
中德備以此照臨下土而天下戴之謂之上皇
○九疇之數以五為皇極者虛中也此人之所
以運乎天地者也天地萬物之所以運化
而不窮者亦虛中而已即所謂居無事
太宰蕩問仁於莊子莊子曰虎狼仁也曰何謂
也莊子曰父子相親何謂不仁曰請問至仁莊

子曰至仁無親太宰曰蕩聞之無親則不愛不
愛則不孝謂至仁不孝可乎莊子曰不然夫至
仁尚矣孝固不足以言之此非過孝之言也不
及孝之言也所謂至仁無親非過乎孝之言乃
况可以言夫南行者至於郢北面而不見冥山
是何也則去之遠也至仁則去孝遠矣去孝故
已遠故所以至仁無親
曰以敬孝易以愛孝難以愛孝易而忘親難忘
親易使親忘我難使親忘我易兼忘天下難兼
忘天下易使天下兼忘我難兼忘天下是無意
於天下之毀譽也

至樂無聲

若瞽瞍底豫而天下夫德遺堯舜而不為也利
澤施於萬世天下莫知也夫至仁者其德以堯舜為不足為利澤施於萬世而天下亦不知至仁如此孝固不足以言之豈直太息而言仁孝
乎哉夫孝弟仁義忠信貞廉此皆自勉以後其
德者也不足多也故曰至貴國爵并焉至富國
財并焉至願名譽并焉是以道不渝至仁則孝弟仁義忠信貞廉皆并之矣渝變也大凡德之未至者則有變道之至者終不變故至仁不止以孝言也
○北門成問於黃帝曰帝張咸池之樂於洞庭
之野吾始聞之懼復聞之怠卒聞之而感蕩蕩

默默乃不自得

洞庭瀟湘之間虛曠綿邈固宜張樂古人於此勝地作此勝事

殆非虛言也

帝曰女殆其然哉吾奏之以人徵之以

天

太簇寅律也人生於寅黃鐘子律也天開於子始於太簇三分益一上生黃鐘行之

以禮義

黃鐘三分損一下生林鐘林鐘六月呂於人為禮

建之以太清

林鐘三分益一復上生太簇林鐘徵音至清太簇濁而高黃帝咸池之樂乃清角調夫至

樂者先應之以人事順之以天理

人事者三曰角為民四曰

徵為事也復循黃鐘

行之以五德應之以自然

宮乃順之以天理也和正仁徵動心而和正禮羽動腎而和正知

五音自然相應也然後調理四時播五行於四時太和

天運

卷之三

四

四百七十三

萬物太和之氣四時迭起萬物循生四時更迭而起萬物

循序而生一盛一衰文武倫經陰陽之運一盛一衰故文武舞有倫有

經一清一濁陰陽調和流光其聲文清武濁調和陰陽之氣

流光輝於蟄蟲始作吾驚之以雷霆陽氣初動蟄蟲始作

於是驚之以其卒無尾其始無首一死一生一

債一起死生物之死生也債所常無窮而一不

可待樂之常變無窮女故懼也吾又奏之以陰

陽之和燭之以日月之明陽律陰呂以宣其和三辰旗旂以昭其明

其聲能短能長能柔能剛變化齊一不主故常

翕然而作在谷滿谷在阬滿阬塗卻守神以物

為量樂出於虛故滿阬谷塗物之卻守其聲揮

綽其名高明是故鬼神守其幽日月星辰行其

紀其聲揮霍而寬綽故鬼神不擾而守其幽吾

止之於有窮流之於無止止其調於有窮子欲

慮之而不能知也望之而不能見也逐之而不

能及也儻然立於四虛之道倚於槁梧而吟目

知窮乎所欲見力屈乎所欲逐吾既不及已夫

形充空虛乃至委蛇女委蛇故怠謂也出而隨

乎聲追逐於空虛之間委蛇而不能進故怠而已矣吾又奏之以無怠之

聲調之以自然之命謂自然之命元聲也故若混逐叢生

若物之混混相林樂而無形林然之盛樂而或入於無形布

揮而不曳旌揮布列而不搖曳幽昏而無聲衆樂幽昏動而無其聲動

於無方忽然而動無方居於窈冥忽然而止或謂之

死或謂之生如物之死而復生或謂之實或謂之榮如物

之已成實而又發榮也行流散徙不主常聲聲之行不返聲之

散者轉徙不定其聲無常世疑之稽於聖人聖也者達於情

而遂於命也聖人之心耳皆過乎人故不惟識樂之情而又能達乎聲氣之元

天機不張而五官皆備天機不外張五官取備而已此不以耳聽而以

也神遇此之謂天樂交樂於天無言而心說故有焱氏

為之頌曰聽之不聞其聲視之不見其形充滿

天地包裹六極女欲聽之而無接焉故惑也神

既窮不能自得樂也者始於懼懼故崇晉侯觀於心故惑也桑林之

舞懼而成疾歸而卜之吾又次之以怠怠故遁

曰桑林為崇懼故崇也魏文侯聽古樂則卒之於惑惑故愚愚故道者

惟恐卧怠故遁也識歸乎其天思故道也道可載而與之俱也有聲

之樂易窮無聲之樂道之所不載流於不窮也○夫子西遊於衛顏淵

方至治無

問師金曰以夫子之行爲奚如師金曰惜乎而
夫子其窮哉顏淵曰何謂也師金曰夫芻狗之
未陳也盛以篋衍中以文繡尸祝齋戒以將之
及其已陳也行踐其首脊蘇者取而爨之而
已將復取而盛以篋衍中以文繡遊居寢卧其
下彼不得夢必且數眯焉彼不爲怪必且有草刺入目而數眯焉
今而夫子亦取先王已陳芻狗取弟子遊居寢
卧其下故伐樹於宋削迹於衛窮於商周是非
其夢邪圍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死生相與

鄰是非其昧邪夫水行莫如用舟而陸行莫如

用車以舟之可行於水也而求推之於陸則沒

世不行尋常

尋常謂丈尺也

古今非水陸與周魯非舟

車與今蘄行周於魯是猶推舟於陸也勞而無

功身必有殃彼未知夫無方之傳應物而不窮

者也且子獨不見夫桔槔者乎引之則俯舍之

則仰彼人之所引非引人也故俯仰而不得罪

於人故夫三皇五帝之禮義法度不矜於同而

矜於治

不期於同同歸於治而已

故譬三皇五帝之禮義法

度其猶查梨橘柚邪其味相反而皆可於口故

禮義法度者應時而變者也三皇不相襲禮五帝不相沿樂即無

方之傳應時而變也今取獫狁而衣以周公之服彼必斲

齧挽裂盡去而後慊觀古今之異猶獫狁之異

乎周公也獫狁之喻喻古今故西施病心而顰其

里其里之醜人見而美之歸亦捧心而顰其里

其里之富人見之堅閉門而不出貧人見之挈

妻子而去之走彼知美顰而不知顰之所以美

不道無得

惜乎而夫子其窮哉○孔子行年五十有一而

不聞道乃南之沛見老聃老聃曰子來乎吾聞

子北方之賢者也子亦得道乎孔子曰未得也

老子曰子惡乎求之哉曰吾求之於度數五年

而未得也老子曰子又惡乎求之哉曰吾求之

於陰陽十有二年而未得老子曰然使道而可

獻則人莫不獻之於其君使道而可進則人莫

不進之於其親使道而可以告人則人莫不告

其兄弟使道而可以與人則人莫不與其子孫

然而不可者無他也中無主而不止

中心無主則道不止

外無正而不行

外無正教則道不行

由中出者不受於外

聖人不出

教出中出者外無受教

由外入者無

主於中聖人不隱

教自外入者無主於中則名

公器也不可多取仁義先王之遽廬也止可以

一宿而不可以久處觀而多責

觀見也久處於仁義所見多責

聖也古之至人假道於仁托宿於義以遊逍遙之

墟食於苟簡之田立於不貸之圃逍遙無為也

苟簡易養也不貸無出也古者謂是采真之遊

采取也仁義之名為虛取其

實不取其虛故曰采真之遊○以富為是者不

能讓祿以顯為是者不能讓名親權者不能與

人柄操之則慄舍之則悲

患得患失之心無所不至

而一無

所鑒以闕其所不休者是天之戮民也

前人之覆轍一

無所鑒戒而規闕不休者此天之戮民也怨恩取與諫教生殺八者

正之器也惟循大變而無所湮者為能用之

臣以

代君天下之變聖人以天代之不以人役天故能通其變而不湮用此八者以正天下之不正

也故曰正者正也其心以為不然者天門弗開

矣正者心之正也聖人之心無不正故能循大

矣變而不湮其心與天合也若務光夷齊之流其心以為不然孔子見老聃而語仁義老聃曰

則天門不開矣則天門不開矣

至人無迹

夫播糠眯目則天地四方易位矣蚊虻噉膚則
通昔不寐矣夫仁義憊然乃憤吾心亂莫大焉
吾子使天下無矢其朴吾子亦放風而動摠德
而立矣又奚傑然若負建鼓而求亾子也邪厲
○孔子見老聃歸三日不談弟子問曰夫子見
老聃亦將何規哉孔子曰吾乃今於是乎見龍
龍合而成體散而成章乘乎雲氣而養乎陰陽
予口張而不能噤予又何規老聃哉子貢曰然
則人固有尸居而龍見雷聲而淵默發動如天

地者乎賜亦可得而觀乎遂以孔子聲見老聃
老聃方將倨堂而應微曰予年運而往矣子將
何以戒我乎子貢曰夫三皇五帝之治天下不
同其係聲名一也而先生獨以爲非聖人如何
哉老聃曰小子少進子何以謂不同對曰堯授
舜舜授禹禹用力而湯用兵文王順紂而不敢
逆武王逆紂而不肯順故曰不同老聃曰小子
少進予語女三皇五帝之治天下黃帝之治天
下使民心一民有其親死不哭而民不非也不人

知有其親故不天天下皆堯之治天下使民心

親民有為其親殺其殺而民不非也人心至此

疎之辨矣因其有親疎之辨而為隆殺舜之治

天下使民心兢民孕婦十月生子子生五月而

能言不至乎孩而始誰始誰始識人也則人始有天矣

禹之治天下使民心變人有心而兵有順人有爭心

必至用兵殺盜非殺殺當其罪人自為種而天下耳

而始順是以天下大駭儒墨皆起其

作始有倫而今乎婦女何言哉言亂之所始有倫序如昔為女

而今為婦矣余語女三皇五帝之治天下名曰

治之而亂莫甚焉三皇之知上悖日月之明下

睽山川之精中墮四時之施其知憮於厲蠱之

尾鮮規之獸鮮規小獸也莫得安其性命之情者而

猶自以為聖人不可耻乎其無耻也子貢感感

然立不安○孔子謂老聃曰丘治詩書禮樂易

春秋六經自以為久矣孰知其故矣以奸奸于

者七十二君論先王之道而明周召之迹一君

無所鈎用也鈎取也甚矣夫人之難說也道之難明

聖人有不忘天

下之心未免形於有迹之安緣所假此也流轉生也死之根本也聞老子之言始大悟故曰久矣夫丘不與化為人焉能化人

邪老子曰幸矣子之不遇治世之君也夫六經先王之陳迹也豈其所以迹哉六經者先王致治之陳迹其所以致治之道則今子之所言猶迹也言又陳迹今子之所不在乎是也夫迹履之所出而迹豈履哉以行而不知也夫白鵲之相視眸子不運而風化蟲雄鳴於上風雌應於下風而風化鵲水鳥蟲介類如鼉鳴鼉應是也類自為雌雄故風化視同類自為雌雄或不待形合而風性不可易命不可變性者人物所得以生所由以化時不可止道不可壅時至即化不可止也道者性之不可變也

流不可苟得於道無自而不可苟得於道則不

壅也無所往失焉者無自而可苟失其道則不得其

哉孔子不出三月復見曰丘得之矣烏鵲孺生

者以氣化魚傳沫濕生者以風化細腰者化化生者以聲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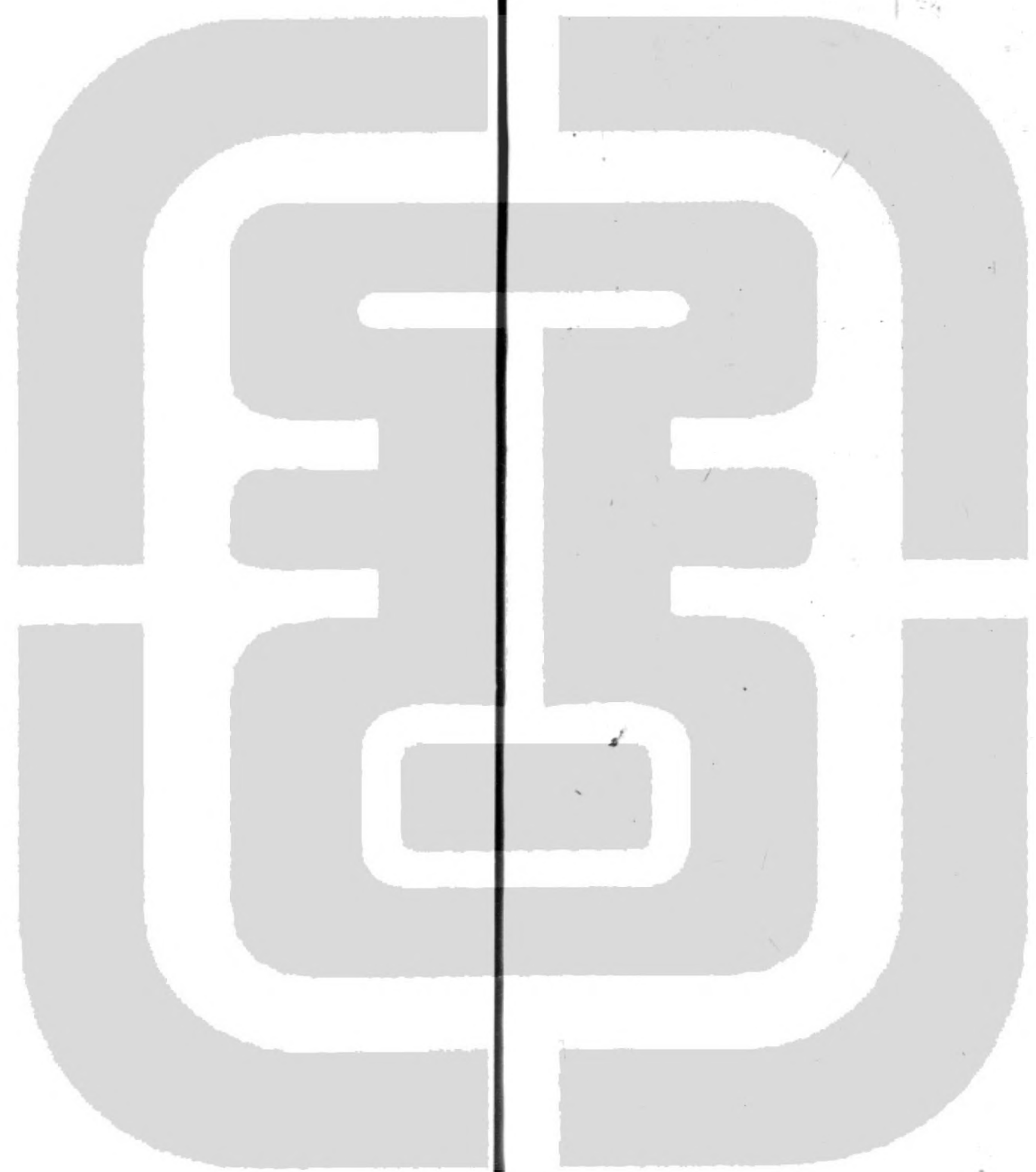
弟而兄啼胎生者以食化○其乳此斷食也久矣夫

丘不與化為人言為妄業所牽不免墮落不與

化為人安能化人老子曰可丘得之矣

南華真經標解卷之三

南華真經標解卷之三







南華真經標解卷之四

邵弁註

外篇第八

刻意

此篇與養生主相為表裏靜一而不變此養神之道也

長樂邵
振鐸
諸子書

刻意為高仁義為修功名為顯江湖為閒導引為壽此皆人情所好而用知以求之者所謂吾

刻意尚行離世異俗高論怨誹為亢而已矣此山谷之士非世之人枯槁赴淵者之所好也語仁義忠信恭儉推讓為修而已矣此平世之士教誨之人遊居學者之所好也語大功立大名禮君臣正上下為治而已矣此朝廷之士尊主強國之人致功并兼者之所好也就藪澤處閒

生也有涯而知無涯者也

曠釣魚閒處無爲而已矣此江海之士避世之人閒暇者之所好也吹呶呼吸吐故納新熊經鳥伸爲壽而已矣此導引之士養形之人彭祖壽考者之所好也若夫不刻意而高無仁義而修無功名而治無江海而閒不導引而壽無不忘也此五者非有意而爲之無不有也亦非有意而不爲淡然無極而衆美從之心不取物淡然無欲而衆美自從之此天地之道聖人之德也故曰夫恬淡寂寞虛無無爲此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質也故曰聖人休休焉則平

易矣平易則恬淡矣平易恬淡則憂患不能入邪氣不能襲故其德全而神不虧德全則形全形全則神全故曰聖人之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不爲福先不爲禍始感而後應迫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去知與故循天之理知謀不用歸乎其天故無天災無物累無人非無鬼責其生若浮其死若休不思慮不豫謀光矣而不耀信矣而不期其寢不夢其覺無憂其神純粹其魂不罷虛無恬淡乃合天德故曰悲樂者

三夏

德之邪悲樂動其情有喜怒者道之過喜怒行

為道好惡者德之失好惡生於意而為德之累故心不憂樂

德之至也游心於一而不變靜之至也主一無適不為

外物無所於忤虐之至也心不受外不為物所忤乃虐之至也不

與物交淡之至也根塵不交無所於逆粹之至

也隨順於物而心無故曰形勞而不休則弊精

用而不已則勞勞則竭積精全形為水之性不

雜則清莫動則平鬱閉而不流亦不能清天德

之象也嚴君平曰觀夫神明之托君也猶井水之在庭也夫水不可以有為清也猶神

不可以思慮寧也故曰純粹而不雜靜一而不

變淡而無為動而以天行此養神之道思慮不

不擾則靜不作好惡則淡而無為不夫有干越之劍者柙

而藏之不敢用也寶之至也精神之用奚啻精

神四達並流無所不極上際於天下蟠於地化

育萬物不可為象其名為同帝人之精神四達與造化並流無

所終極人能善養而無害則塞乎兩間發育萬

物不可為象與天地之造化不二人當寶愛之

而不敢輕用豈但純素之道惟神是守純素純

如干越之劍已哉守而勿失與神為一神守於性

白備於中則神之一則六

用不一之所通合於天倫一知之所知而通乎
分矣與天合德矣天倫謂天德之有倫序也野語有之曰衆人重利廉
士重名賢士尚志聖人貴精故素也者謂其無
所與雜也純也者謂其不虧其神也能體純素
謂之真人能體純素則精全而神不虧神全者聖人之道也

外篇第九

繕性

此篇與齊物論相表裏天下之亂起於文博之辨此齊物論之始條理也

繕性於俗學以求復其初俗學文博之學也滑欲於俗

愚以求致其明俗思聞見之知也謂之蔽蒙之民夫鵠

不日浴而白烏不日黔而黑鵠之生質本白不待浴而後白也烏

之生質本黑不待黔而後黑也黑白之櫟不足以爲辨世之辨是非者

如辨烏鵠之黑白不知此皆其生質之所自有者何待其辨乎名譽之觀不足

以爲廣世人務文博之學以要名譽者如鵠之白而浴之烏之黑而黔之惡足以爲廣

大泉涸魚相處於陸相响以濕相濡以沫不若

以生爲本以知爲師因以乘是非之辨心與心識知而不足以定天下然後輔之以文益之以質博博溺

心此物
論之所
以不齊
而天下
大亂矣

系性

卷之四

四

相忘於江湖

魚相忘於江湖人相忘於道術務文博之學辨者不能相忘於道術

也者古之治道者以恬養知以恬淡無欲養其德性之知生而

無以知為也謂之以知養恬知與恬交相養而

和理出其性

以不識不知之天養其無知無夫欲之性則朴素而民性得矣

德和也道理也

和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德者性之性也

德無不容仁也道無不理義也

仁以統同性以辨異

義明而物親忠也

義之所行物自親附謂之忠

忠純實而反

乎情樂也

欣喜歡愛之情純實於中而反覆於情文之間謂之樂

信行容

體而順乎文禮也

信實於中而行於容體順乎節文謂之禮

禮樂偏

行則天下亂矣

禮樂偏行於外而無忠信之實存於中則禮樂者道之華而亂

之首也彼正而蒙已德德則不冒冒則物必失其

性也

彼民有正性而蒙以已德之偽民德豈不昏冒乎冒則物必失其常性矣

古之

人在混芒之中與一世而得淡漠焉當是時也

陰陽和靜鬼神不擾四時得節萬物不傷羣生

不夭人雖有知無所用之此之謂至一當是時

也莫之為而常自然

陰陽和靜鬼神不擾故物無疵厲民不夭札人物皆

安其性故謂之至一無為而常自然

逮德下衰及燧人伏戲始為

天下是故順而不一

其民雖順乎上之教化而其心已不一矣

德又

養生

卷之四

四

四

下衰及神農黃帝始為天下是故安而不順民雖

安其生不順其教矣德又下衰及唐虞始為天下興治化

之流濠淳散朴離道以善離道以善非成性之善也險德以

行險德以行非簡易之行也然後去性而從於心去其無知無欲之性

而從於有識心與心識知而不足以定天下皆人

以識心相與各逞其私知以相欺則一人之知不足以定天下然後附之以文

益之以博文滅質博溺心然後民始惑亂無以

反其性情而復其初由是觀之世喪道矣道喪

世矣世與道交相喪也道之人何由興乎世世

亦何由興乎道哉道無以興乎世世無以興乎

道雖聖人不在山林之中其德隱矣聖人不在山林之中

其身雖不隱而其德則隱而不用矣隱故不自隱聖人非自隱也以人不我用而

耳古之所謂隱士者非伏其身而不見也非閉

其言而不出也非藏其知而不發也時命大謬

也但為時與命不相當耳當時命而大行乎天下則反一

無迹使時與命相當則大行於天下天下之人各安其性命之情反於至一民雖有知無

所用不當時命而大窮乎天下則深根寧極而

待時命不相當而大窮則此存身之道也所謂龍蛇

之蟄以存身也古之行身者行身對存身而言不以辨

飾知不以文博之辨緣不以知窮天下不以知

窮德知一人之知不足以窮天下之知故危然

處其所而反其性已又何為哉危然安處於上而天下皆反其

無知無欲之性矣又何待於作為哉道固不小行大道之行天下為公德固

不小識大德玄同於物不小識傷德險德以行小行

傷道離道以善故曰正已而已矣樂全之謂得志聖人

正已而正物不以小識傷德小道傷行與古之

所謂得志者非軒冕之謂也謂其無以益其樂

而已矣謂無以益其性命之樂而已今之所謂得志者軒冕

之謂也軒冕在身非性命也物之儻來寄也寄

之其來不可圉其去不可止故不為軒冕肆志

不為窮約趨俗其樂彼與此同故無憂而已矣

今寄去則不樂由是觀之雖樂未嘗不荒也由

之寄去則不樂觀之則向之軒冕故曰喪已於

物失性於俗者謂之倒置之民喪已於軒冕之外物失性於文

博之俗學者均之為倒置之民也

外篇第十

秋水

此篇與大宗師相表裏

天下之物雖大知入焉

秋水時至百川灌河涇流之大兩埃渚涯之間
不辨牛馬於是焉河伯欣然自喜以天下之美
爲盡在已順流而東行至於北海東面而視不
見水端於是焉河伯始旋其面目望洋向若而
歎曰野語有之曰聞道百以爲莫已若者我之
謂也且夫我嘗聞少仲尼之聞而輕伯夷之義
者始吾弗信今我觀子之難窮也

今我觀子之大始信天下

而不知
其所極
致也

利本

卷之四

我非至於子之門則殆矣吾嘗見笑於大方之家北海若曰井鼃不可以語於海者拘於虛也夏蟲不可以語於冰者篤於時也曲士不可以語於道者束於教也今爾出於崖涘觀於大海乃知爾醜爾將可以語大理矣天下之水莫大於海萬川歸之不知何時止而不盈尾閭泄之不知何時已而不虛春秋不變水旱不知此其過江河之流不可爲量數而吾未嘗以此自多者自以比形於天地而受氣於陰陽吾

在天地之間猶小木小石之在大山也方存乎

見小又奚以自多

天地者形之大者也此形於

大山也陰陽者氣之大者也吾又受氣於陰陽者故方存乎見小又敢以此自多乎計四

海之在天地之間也不似壘空之在大澤乎計

中國之在海內不似稊米之在太倉乎號物之

數謂之萬人處一焉人卒九州穀食之所生舟

車之所通人處一焉此其比萬物也不似毫末

之在於馬體乎五帝之所連三王之所爭仁人

之所憂任士之所勞盡此矣伯夷辭之以爲名

仲尼語之以爲博此其自多也不似爾向之自

多於水乎 河伯曰然則吾大天地而小毫末

可乎北海若曰否夫物量無窮時無止分無常

終始無故是故大知觀於遠近遠必始於近遠者近之積也

故小而不寡大而不多知量無窮小者不可以爲寡大者不可以

可以爲多知物證證向猶正反也一向量之無窮也

異背我而往者古之往也故遙而不悶古之往者與我

日遠不掇而不跂今之來者近而知時無止察

乎盈虛察乎天地盈虛消息之數故得而不喜

失而不憂知分之無常也明乎坦途明乎死生爲坦途

故生而不說死而不禍知終始之不可故也知

者生之始生者死之途終則有計人之所知不

若其所不知其生之時不若未生之時以其至

小求窮其至大之域是故迷亂而不能自得也

人之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以有涯隨無涯此正是以至小而窮至大之域所以迷亂而不自

得由此觀之又何以知豪末之足以定至細之

倪又何以知天地之足以窮至大之域○河伯

曰世之議者皆曰至精無形至大不可圍是信

情乎信是物北海若曰夫自細視大者不盡自

盡其大視大不能自大視細者不明自大視小者不夫

精小之微也埤大之殷也故異便此勢之有也

精在小之微處自大視小者有所不便故不能明也埤在大之殷處自小視大者亦有所不便

故不能盡也然此皆勢之夫精粗者期於有形

所有不可謂之無形也者數之所不能分也不可

圍者數之所不能窮也謂之至精無形者以其數之所不能分也謂之

至大不可圍者以其數之所可以言論者物之

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言之所不能論意

之所不能察致者不期精粗焉物之可期於精粗者言之所能

論意之所能察也不可期於精粗此便是物之無形者也

是故大人之行不出乎害人不多仁恩乎害人耳亦

不多為仁恩以動不為利不賤門隸利已雖不求

結人之歡心也求利貨財不爭不多辭讓雖不爭貨財亦不事

焉不借人不多食乎力力惡其不出於已事不

力之不賤貪污行殊乎俗亦不賤世俗之貪污不

多辟異為在從眾行不為為僻偏詭異之不賤佞

諂世之爵祿不足以為勸戮耻不足以為辱雖

火

賤人之佞諂然已則辨乎內外之知是非之不

可為分細大之不可為倪故於是非小大之聞

曰道人不聞至德不得大人無已約分之至也

約合也約而非約分而非分約分之至也河伯曰若物之內若物

之外惡至而倪貴賤惡至而倪小大北海若曰

以道觀之以道觀於物之內外也物無貴賤物皆道也物

為一以物觀之以物觀於道之內自貴而相賤物無非彼

故自貴以俗觀之物之外貴賤不在已貴賤

在世俗以差觀之因其所大而大之則萬物莫

不大因其所小而小之則萬物莫不小因道之

大之則萬物莫不大也因道之所小而小之則

萬物皆小也萬物同得乎道物有大小而道無

也大小知天地之為梯米也知毫末之為丘山也

則差數觀矣此即佛氏所謂須彌納芥以功觀

之以功觀於物之內因其所有而有之則萬物莫不有

因其所無而無之則萬物莫不無因物之所有

物莫不有用因物之所無而無之則萬知東西

之相反而不可以相無則功分定矣在西者以東為無用雖若相反而實不可相

無以此觀之則物之有功無功之分定矣以

趣觀之

以趣觀於物之外

因其所然而然之則萬物莫

不然因其所非而非之則萬物莫不非

因俗之所然而然之

然之則萬物皆是因俗之所非而非之則萬物皆非是非皆不在物而在世俗之趣向也

堯桀之自然而相非則趣操覩矣

善必以惡為非惡亦以善為

為非由此觀之則風俗之趣向有善有不善亦可見矣

昔者堯舜讓而帝

之噲讓而絕湯武爭而王白公爭而滅由此觀

之爭讓之禮堯桀之行貴賤有時未可以為常

也梁麗可以衝城而不可以窒穴言殊器也

大小

之用也騏驥驊騮一日而馳千里捕鼠不如狸狌

言殊技也

物各有所能有所不能

鴟鵂夜撮蚤察毫末晝

出瞑目而不見丘山言殊性也

物性自有所蔽通有所蔽

故

曰蓋師是而無非師治而無亂乎是未明天地

之理萬物之情者也

天地有陰陽反覆之理是萬物有安危治亂之情

是

猶師天而無地師陰而無陽其不可行明矣然

且語而不舍非愚則誣也帝王殊禪三代殊繼

差其時逆其俗者謂之篡夫當其時順其俗者

謂之義之徒默默乎河伯女惡知貴賤之門大

小之家

貴賤各有所出大小各有所歸

○河伯曰然則我何為

乎何不爲乎吾辭受取舍吾終柰何北海若曰

以道觀之何貴何賤是謂反衍無拘而志與道

大塞

以道觀之萬物一也何貴何賤而有取舍無取舍則心無拘係而反得寬衍矣一以

辭受取予拘汝之志則何少何多是謂謝施無

一而行與道參差

以道觀之物亦一也何少何多而有辭受辭受無一行是

謂謝去報施之事向使有一而行則與道參差而自不合矣

嚴乎若國之有

君其無私德繇繇乎若祭之有社其無私福沉

汎乎若四方之無窮其無所畛域兼懷萬物其

孰承翼

承者出其後翼者出其旁言不出其所懷之內也

是謂無方

無方

大道之萬物一齊孰短孰長

歸之於道則萬物一齊豈有長短乎道

無終始物有死生不恃其成一虛一滿不位乎

其形

道雖無終始而物自有死生故有成必有毀其成者不足恃也有虛必有盈其盈虛

之位也年不可舉時不可止

年之已往者不可復舉時之方來者

不可消息盈虛終則有始

復物之消息盈虛終而復始與道相爲無窮

也

是所以語大義之方論萬物之理也

論萬物之常理物之生也若驟若馳無動而不變無時

而不移何爲乎何不爲乎夫固將自化河伯曰

然則何貴於道邪北海若曰知道者必達於理

知道者必達達於理者必明於權明乎處常明

於權者不以物害已至德者火弗能熱水弗能

溺寒暑弗能害禽獸弗能賊此至人非謂其薄

之也薄之近言察乎安危寧於禍福謹於去就

莫之能害也此至人故曰天在內人在外至人

無為而達諸天人之所不見至人之德在乎天其天之

者天也知命也知德在乎天也其人之知天人之行本乎天位乎

天人之行者不以人滅天不以要而得者安而行之躅躅而屈伸反要而語極雖

要而言實所以語至極之理也曰何謂天何謂

故滅命

人北海若曰牛馬四足是謂天落馬首穿牛鼻

是謂人故曰無以人滅天無以故滅命無以得

殉名無以所得乎天之性命謹守而勿失是謂

反其真真謂反其性命之真○夔憐蛇蛇憐風風

憐目目憐心夔謂蛇曰吾以一足踰蹕而行余

無如矣今子之使萬足獨柰何蛇曰不然子不

見夫唾者乎噴則大者如珠小者如霧襍而下

者不可勝數也今予動吾天機而不知其所以

然蛇謂蛇曰吾以衆足行而不及子之無足何

夔之一足蛇之衆足蛇之無足風之無體皆命也

知窮之命

也蛇曰夫天機之所動何可易邪吾安用足哉
 蛇謂風曰予動吾脊脇而行則有似也今子蓬
 蓬然起於北海蓬蓬然入於南海而似無有何
 也風曰然予蓬蓬然起於北海而入於南海也
 然而指我則勝我躡我亦勝我踐足也雖然夫折
 大木蜚大屋者唯我能也故以衆小不勝爲大
 勝也爲大勝者唯聖人能之此即風憐日月憐
目異乎人故臨大難而不懼也孔子遊於匡宋人圍之數匝而
 弦歌不輟子路入見曰何夫子之娛也孔子曰

通之有時臨大難而不懼爲大勝者唯聖人能之也

來吾語女吾諱窮久矣而不免命也求通久矣
 而不得時也當堯舜而天下無窮人非知得也
 當桀紂而天下無通人非知失也時勢適然夫
 水行不避蛟龍者漁父之勇也陸行不避兕虎
 者獵夫之勇也白刃交於前視死若生者烈士
 之勇也知窮之有命知通之有時臨大難而不
 懼者聖人之勇也由處矣吾命有所制矣無幾
 何將甲者進辭曰以爲陽虎也故圍之今非也
 請辭而退○公孫龍問於魏牟曰龍少學先王

之道長而明仁義之行合同異離堅白然不然
可不可困百家之知窮衆口之辨吾自以爲至
達已今吾聞莊子之言泯然異之不知論之不
及與知之弗若與今吾無所開吾喙敢問其方
公子牟隱几太息仰天而笑曰子獨不聞夫埴
井之鼃乎謂東海之鱉曰吾樂與吾跳梁乎井
幹之上入休乎缺甃之崖赴水則接翼持頤蹶
泥則沒足滅跗還虬蟹與科斗莫吾能若也且
夫擅一壑之水而跨時埴井之樂此亦至矣夫

子奚不時來入觀乎東海之鱉左足未入而右
膝已繫矣於是逡巡而却告之海曰夫千里之
遠不足以舉其大千仞之高不足以極其深禹
之時十年九潦而水弗爲加益湯之時八年七
旱而崖不爲加損夫不爲頃久推移不以多少
進退者此亦東海之大樂也於是埴井之鼃聞
之適適然驚規規然自失也且夫知不知是非
之竟而猶欲觀於莊子之言是猶使蜚負山商
鉅馳河也必不勝任矣且夫知不知論極妙之

莊子釣
濮水而

言而自適一時之利者是非埳井之鼃與且彼
方趾黃泉而登大皇無南無北奭然四解淪於
不測無東無西始於玄冥反於大通子乃規規
然而求之以察索之以辨是真用管闕天用錐
指地也不亦小乎子往矣且子獨不聞壽陵餘
子之學行於邯鄲與未得國能又失其故行矣
直匍匐而歸耳今子不去將忘子之故夫子之
業公孫龍口呿而不合舌舉而不下乃逸而走
○莊子釣於濮水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焉曰

辭楚使
至梁而
曉惠子
皆安於
命而不
以外物
動心者
也

願以竟內累矣莊子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
龜死已三千歲矣王巾笥而藏之廟堂之上此
龜者寧其死為留骨而貴乎寧其生而曳尾於
塗中乎二大夫曰寧生而曳尾於塗中莊子曰
往矣吾將曳尾於塗中○惠子相梁莊子往見
之或謂惠子曰莊子來欲代子相於是惠子恐
搜於國中三日三夜莊子往見之曰南方有鳥
其名鵩鵩子知之乎夫鵩鵩發於南海而飛於
北海非梧桐不棲非練實不食非醴泉不飲於

聖人所
以位天
地育萬
物者以
通乎性
命之微
也惠子
蔽於形
骸之間
雖人我
不能相
知安能
通乎物
性哉

是鴟得腐鼠鷦鷯過之仰而視之曰嚇今子欲
以子之梁國而嚇我邪○莊子與惠子遊於濠
梁之上莊子曰儵魚出遊從容是魚樂也惠子
曰子非魚安知魚之樂莊子曰子非我安知我
不知魚之樂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
非魚也子之不知魚之樂全矣人我人不能相知
相知故人我之不相知比於莊子曰請循其本
人物之不相知尤為全也
循其立子曰女安知魚樂云者既已知吾知之
言之本而問我我之濠上也惠子之辨以人物為不能
相知是以形論也莊子之

論通乎性命則人與物一也魚在
水中人在濠上安知其不相知乎

外篇第十一

至樂

此篇與逍遙遊相表裏

天下有至樂無有哉有可以活身者無有哉今奚爲奚據奚避奚處奚就奚去奚樂奚惡夫天下之所尊者富貴壽善也所樂者身安厚味美服好色音聲也所下者貧賤夭惡也所苦者身不得安佚口不得厚味形不得美服目不得好色耳不得音聲若不得者則大憂以懼其爲形也亦愚哉夫富者苦身疾作多積財而不得盡

用其爲形也亦外矣夫貴者夜以繼日思慮善
否其爲形也亦疏矣人之生也與憂俱生壽者
惛惛久憂不死何之苦也其爲形也亦遠矣烈
士爲天下見善矣未足以活身吾未知善之誠
善邪誠不善邪若以爲善矣不足以活身以爲
不善矣足以活人故曰忠諫不聽蹲循勿爭人
忠諫而不聽則退故夫子胥爭之以殘其形不
爭名亦不成誠有善無有哉子胥忠而見殺進
足以活人不可謂之不善亦不今俗之所爲與
可謂之善徒有善之名而已

世之人
日從事
於益生
之事皆
自苦其
生者也
故曰至
樂在於
無爲

其所樂吾又未知樂之果樂邪果不樂邪吾觀
俗之所樂舉羣趨者誵誵然如將不得已而皆
曰樂者吾未之樂也亦未之不樂也果有樂無
有哉吾以無爲誠樂矣又俗之所大苦也故曰
至樂無樂至譽無譽天下是非果未可定也雖
然無爲可以定是非至樂活身唯無爲樂至
可以活身者唯無爲爲然請常試言之天無爲
此無爲所以定是非也以之清地無爲以之寧故兩無爲相合萬物皆
化芒乎芴乎而無從出乎芴乎芒乎而無有象

明乎死
生之故
通乎晝
夜之道
而知視
死生爲
坦途天
下之至
樂也

乎萬物職職皆從無爲殖故曰天地無爲也而
無不爲也人也孰能得無爲哉○莊子妻死惠
子弔之莊子則方箕踞鼓盆而歌惠子曰與人
居長子老身死不哭亦足矣又鼓盆而歌不亦
甚乎莊子曰不然是其始死也我獨何能無槩
然察其始而本無生非徒無生也而本無形非
徒無形也而本無氣雜乎芒芴之間變而有氣
氣變而有形形變而有生今又變而之死是相
與爲春秋冬夏四時行也人且偃然覆於巨室

而我嗷嗷然隨而哭之自以爲不通乎命故止

也○支離叔與滑介叔觀於冥伯之丘崑崙之

墟黃帝之所休俄而柳生其左肘其意蹙蹙然

惡之支離叔曰子惡之乎滑介叔曰亡予何惡

生者假借也託於異類假之而生生者塵垢也

我之生四大假合而生物又有假我而死生爲生者則生者如塵垢之類蟻虱是也

晝夜且吾與子觀化而化及我我又何惡焉○

莊子之楚見空髑髏髑髏有形槩以馬捶因而

問之曰夫子貪生失理而爲此乎將子有亡國

死者以
寂滅爲
樂是無
悅生惡

死之心
者也

之事斧鉞之誅而爲此乎將子有不善之行愧
遺父母妻子之醜而爲此乎將子有凍餒之患
而爲此乎將子之春秋故及此乎於是語卒援
髑髏枕而卧夜半髑髏見夢曰子之談者似辨
士諸子所言皆生人之累也死則無此矣子欲
聞死之說乎莊子曰然髑髏曰死無君於上無
臣於下亦無四時之事從然以天地爲春秋雖
南面王樂不能過也莊子不信曰吾使司命復
生子形爲子骨肉肌膚反子父母妻子閭里知

識子欲之乎躅躑躑深躡感額曰吾安能棄南面
王樂而復爲人間之勞乎○顏淵東之齊孔子
有憂色子貢下席而問曰小子敢問回東之齊
夫子有憂色何邪孔子曰善哉女問昔者管子
有言丘甚善之曰楮小者不可以懷大綆短者
不可以汲深夫若是者以爲命有所成而形有
所適也

形者命之所成小大各適其用不可損益也

夫不可損益吾

恐回與齊侯言堯舜黃帝之道而重以燧人神
農之言彼將內求於已而不得則惑人惑

苟非其性雖九韶之奏大牢之享不樂也苟得其性雖棲之深林遊之壇浮之江湖食之鰕鰒至樂也

則死且女獨不聞邪昔者海鳥止於魯郊魯侯御而觴之於廟奏九韶以為樂具大牢以為膳鳥乃眩視憂悲不敢食一嚙不敢飲一杯三日而死此以已養養鳥也非以鳥養養鳥也夫以鳥養養鳥者宜棲之深林遊之壇陸浮之江湖食之鰕鰒隨行列而止委蛇而處彼唯人言之惡聞奚以夫譊譊為乎咸池九韶之樂張之洞庭之野鳥聞之而飛獸聞之而走魚聞之而下入人卒聞之相與還而觀之魚處水而生人處

以生為悅者其心有間故為物所逐流轉生死所謂萬化而未始有極也其為樂可勝計邪

水而死彼必相與異其好惡故異也故先聖不一其能不同其事名止於實義設於適是之謂條達而福持名在當實義在適宜則事條達而福持久矣○列子行食於道從見百歲髑髏擗蓬而指之曰唯予與女知而未嘗死未嘗生也知謂神識也予與女形骸雖有生死而神識嘗在不待生而存不隨死而忘也故知未嘗死生也若果養乎予果歡乎汝果以失養為憂乎予果以得養為歡乎此其悅生之心未已也種有幾萬物皆種以不同之形相禪得水則為鼃得水土之際則為鼃蟪之衣生於陵屯則為陵舄陵舄

得鬱棲則為鳥足鳥足之根為蟻蟻其葉為蝴蝶蝴蝶胥也自有情而化為無情無情復化而為有情也化而為蟲

生於竈下其狀若脫其名為唯掇唯掇千日為

鳥其名為乾魚骨乾魚骨之沫為斯彌斯彌為

食醯醢輅生乎食醯黃輓生乎九猷督芮生乎

腐蠃有情復化為無情羊奚比乎不筭久竹生青寧青

寧生程程生馬馬生人無情復化人又反入於

機人則復歸於性命之正機萬物皆出於機皆入於機出於機則

失其性命之正而墮落矣入於機乃與造物者為人也

外篇第十二

達生此篇專論守氣與養生主相發

達生之情者不務生之所無以為凡益生之事如刻意為高

仁義為修功名為顯導引為壽皆生之所無以為也達命之情者不務知

之所無柰何凡益生之事有得有不得者養形

必先之物物有餘而形不養者有之矣身安厚味美服

好色音聲皆養形之物物雖或有餘而形未必得其養也有生必先無離形

形不離而生亡者有之矣守形而亡其生者有之如單豹之類是也

生之來不能却其去不能止悲夫世之人以為

養生者必務全形欲全形者必務養氣通篇皆論養氣之旨

養形足以存生而養形果不足以存生則世奚足為哉雖不足為而不可不為者其為不免矣

雖不足為而不可不為者如衣食之類是已夫欲免為形者莫如棄

世棄世則無累棄世則無身外之累無累則正平無累則心無反

側正平則與彼更生心乎易恬淡則能出入造化去來翛然更生

則幾矣幾近道也事奚足棄而生奚足遺棄事則形

不勞遺生則精不虧夫形全精復與天為一勞形

而不休則弊精用而不已則竭形全精復則復完其所受乎天之故物矣天地者萬

物之父母也合則成體散則成始所以形全精復與天為一

者何也天地為萬物之父母天地之氣合則形成而有生天地之氣散則形散而為死死而復生

之始形精不虧是謂能移精而又精反以相天

也形精不虧則能移易變化出入死生精而又精反以相天者不離於精之神人也○子

列子問關尹曰至人潛行不窒蹈火不熱行乎

萬物之上而不慄請問何以至於此關尹曰是

純氣之守也非知巧果敢之列心守乎氣之虛處全無識心分

也別居予語女凡有貌象聲色者皆物也物與物

何以相遠夫奚足以至乎凡有色之物物固物也

也物交物何以相遠也先是色而已心在無色之先則物

之造乎不形而止乎無所化心不辨色則物造乎不形而心止乎

無所化而窮之者物焉得而止其夫得是而窮之者物焉得而止焉得是無色之心

心乎所謂遊心於物之初彼將處乎不淫之度

而藏乎無端之紀其心內守於无不淫於外物

紀遊乎萬物之所終始生物不能入而無壹其性

養其氣一其性則返流全一六用不行養其合

其德以通乎物之所造合德於天則神氣得全

能止於其內矣夫若是者其天守全其神無卻物奚自

入焉其神得全於天無有間夫醉者之墜車雖

疾不死骨節與人同而犯害與人異其神全也

乘亦不知也墜亦不知也死生驚懼不入乎其

胸中是故選物而不惛彼得全於酒而猶若是

而况得全於天乎聖人藏於天故莫之能傷也

聖人之心與天合德藏神於天故物不能傷也復讐者不折鎔干雖有

忤心者不怨飄瓦鎔干殺人而人不怨何則二物

無心也是以天下均平故無攻戰之亂無殺戮之

刑者由此道也不開人之天而開天之天人之天有

心於分別者也天之開天者德生開人者賊生

開天者生之德也不厭其天不忽於人民幾乎

以其真

不厭其天而去之不忽於人而受之則神守於氣庶幾乎形神俱妙與道合真

矣

○仲尼適楚出於林中見痾僂者承蜩猶掇

之也仲尼曰子巧乎有道邪曰我有道也五六

月累九二而不墜則失者錙銖累三而不墜則

失者十一累五而不墜猶掇之也吾處身也若

操株拘吾執臂也若槁木之枝雖天地之大萬

物之多而惟蜩翼之知吾不以不側不以萬物

易蜩之翼何爲而不得孔子顧謂弟子曰用志

不分乃疑於神其痾僂丈人之謂乎

志之所向專一則氣

亦從之神守於氣故凝於神也

○顏淵問仲尼曰吾嘗濟乎觴

深之淵津人操舟若神吾問焉曰操舟可學邪

曰可善游者數能

數能多能之也

若乃夫沒人則未嘗

見舟而便操之也吾問焉而不吾告敢問何謂

也仲尼曰善游者數能忘水也

忘於水者安於水故多能操舟

也若乃夫沒人之未嘗見舟而便操之也彼視

淵若陵視舟之覆猶其車却也覆却萬方陳乎

前而不得入其舍惡往而不暇以瓦注者巧以

鉤注者憚以黃金注者殄射而賭其巧一也而

有所矜則重外也凡外重者內拙外物重則內巧不全此用

志不分之喻 ○田開之見周威公威公曰吾聞祝賢

學生學生學養生之道也吾子與祝賢游亦何聞焉田開

之曰開之操拔簪以待門庭亦何聞於夫子擁

門庭以供洒掃之威公曰田子無讓寡人願聞

之開之曰聞之夫子曰善養生者若牧羊然視

其後者而鞭之威公曰何謂也田開之曰魯有

單豹者巖居而水飲不與民共利行年七十而

猶有嬰兒之色不幸遇餓虎餓虎殺而食之有

張毅者高門縣簿無不走也行年四十而有內

熱之病以死奔走於權勢之門顛冥於富貴之場常恐有所不得故躁急心熱而

病內熱以至於死豹養其內而虎食其外毅養其外而

病攻其內此二子者皆不鞭其後者也仲尼曰

無入而藏入而藏單豹之無出而陽出而陽張

外是柴立其中央柴生乎守三者若得其名必

也極守中則內外皆得夫畏塗者十殺一人則父

子兄弟相戒也必盛卒徒而後敢出焉不亦知

乎人之所取畏者衽席之上飲食之間而不知

爲之戒者過也

人之所當畏者在此而不在彼然而人之所戒者乃在彼而不

此爲惡近刑之戒不務全形者也

惡死吾將三月撝女十日戒三日齋藉白茅加

女肩尻乎彫俎之上則女爲之乎爲彘謀曰不

如食以糟糠而錯之牢筴之中自爲謀則苟生

有軒冕之尊死得於豚楯之上聚儻之中則爲

之

豚楯即彫俎也聚儻聚肉也苟儻律而得富貴雖殺身而不顧矣

爲彘謀則

去之自爲謀則取之所異彘者何也○桓公田

內喪其守鬼得而傷之此志一則動氣也

於澤管仲御見鬼焉公撫管仲之手曰仲父何

見對曰臣無所見公反談詒爲病數日不出齊

士有皇子告敖者曰公則自傷鬼惡能傷公夫

忿瀟之氣散而不反則爲不足上而不下則使

人善怒下而不上則使人善忘

怒則氣上恐則氣下

不上

不下中身當心則爲病

肝氣不上腎氣不下則中身當心爲談詒之病

桓公曰然則有鬼乎曰有沈有履竈有髻戶內

之煩壤雷霆處之東北方之下者倍阿魍魎躍

之西北方之下者則佚陽處之水有罔象丘有

萃山有夔野有彷徨澤有委蛇公曰請問委蛇之狀何如皇子曰委蛇其大如轂其長如轅紫衣而朱冠其爲物也惡聞雷車之聲則捧其首而立見之者殆乎霸桓公羈然而笑曰此寡人之所見者也於是正衣冠與之坐不終日而不知病之去也○紀省子爲王養鬪雞十日而問雞已乎曰未也方虛憍而恃氣先敵而動十日又問曰未也猶應嚮景敵至即應十日又問曰未也猶疾視而盛氣盛氣以待敵十日又問曰幾矣雞雖有鳴

者已無變矣

雖見敵而不動

望之似木雞矣其德全矣

其氣純守於內不變於外

異雞無敢應者反走矣○孔子觀

於呂梁縣水三十仞流沫四十里鼃鼃魚鼈之

所不能游也見一丈夫游之以爲有苦而欲死

也使弟子並流而極之數百步而出被髮行歌

而游於塘下孔子從而問焉曰吾以子爲鬼察

子則人也請問蹈水有道乎曰亡吾無道吾始

乎故長乎性成乎命與齊俱入與汨偕出從水

之道而不爲私焉此吾所以蹈之也

水下入則吾與之俱

齋以靜
心而不
敢耗氣
孟子所
謂持其
心無暴

入水上出則吾與之俱出順水之性而我無容心焉此所以能蹈之也孔子曰何謂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曰吾生於陵而安於陵故也長於水而安於水性也不知吾所以然而然命也○梓慶削木為鐻鐻成見者驚猶鬼神魯侯見而問焉曰子何術以為焉對曰臣工人何術之有雖然有一焉臣將為鐻未嘗敢以耗氣也必齋以靜心齋三日而不敢懷慶賞爵祿齋五日不敢懷非譽巧拙齋七日輒然忘吾有四肢形體也當是時也無公朝其巧專而外

其氣也

滑消然後入山林觀天性形軀至矣然後成見

鐻然後加手焉

觀木之天性有鐻之形軀見成鐻然後加手

不然則

已則以天合天器之所以疑神者其是與○東

野稷以御見莊公進退中繩左右旋中規莊公

以為文弗過也使之鉤百而返顏闔御之入見

曰稷之馬將敗公密而不應少焉果敗而反公

曰子何以知之曰其馬力竭矣而猶求焉故曰

敗

人之御氣猶御之使馬善御者常令馬力有餘則車不敗善養生者常令氣調則形不敝

○工倕旋而蓋規矩指與物化而不以心稽故

其靈臺一而不桎

工倕旋指而成車蓋方圓中規矩蓋得之心而應之手指

與物化而不以心稽也其心純一物無自而入焉桎擊也外物與內心相桎也

○忘足

屨之適也

屨以適足不以足而適屨

忘要帶之適也

帶以適要不以適

要而適帶知忘是非心之適也

知有是非則心與物間此心不適忘則適

矣不內變不外從事會之適也

心不外變事與心

會而心無不適矣

始乎適而未嘗不適者忘適之適也

始乎適而能忘之則無往而不適矣

○有孫休者踵門而詫子扁

慶子曰休居鄉不見謂不修臨難不見謂不勇

然而田園不遇歲事君不遇世賓於鄉里逐於

州郡則何罪乎天哉休惡遇此命也扁子曰子

獨不聞夫至人之自行邪忘其肝膽遺其耳目

芒然彷徨乎塵垢之外逍遙乎無為之業是謂

為而不恃長而不宰今汝飾知以驚愚修身以

明汚昭昭乎若揭日月而行也女得全而形軀

具而九竅無中道夭於聾盲跛蹇而比於人數

亦幸矣又何暇乎天之怨哉子往矣孫子出扁

子入坐有間仰天而嘆弟子問曰先生何為嘆

乎扁子曰向者休來吾告之以至人之德吾恐

其驚而遂至於惑也弟子曰不然孫子之所言
是邪先生之所言非邪非固不能惑是孫子所
言非邪先生所言邪不固惑而來矣又奚罪焉
扁子曰不然昔者有鳥止於魯郊魯侯悅之爲
具太牢以饗之奏九韶以樂之鳥乃始憂悲眩
視不敢飲食此之謂以已養養鳥也若夫以鳥
養養鳥者宜棲之深林浮之江湖食之以委蛇
則平陸而已矣今休歟啓寡聞之民也吾告以
至人之德譬之若載鼙以車馬樂安以鐘鼓也

彼又惡能無驚乎哉

鴈

外篇第十三

山木

此篇與人間世相表裏

莊生之
吾弟子
顏閭之
告魯侯
皆虛已
以游于
世故能
免乎世
俗之累
也

莊子行於山中見大木枝葉茂盛伐木者止其
傍而不取也問其故曰無所可用莊子曰此木
以不材得終其天年莊子出於山舍於故人之
家故人喜命豎子殺鴈而烹之豎子請曰其一
能鳴其一不能鳴請奚殺主人曰殺不能鳴者
明日弟子問於莊子曰昨日山中之木以不材
得終其天年今主人之鴈以不材死先生將何

處莊子笑曰周將處夫材與不材之間材與不材之間似之而非也故未免乎累材與不材之間又有相似而實非者此未免乎世俗之累也若夫乘道德而浮游則不然無譽無訾一龍一蛇與時俱化而無肯專為無毀一為龍一為蛇屈伸變化與時偕行而不肯專為一行一上一下以和為量居上不驕為下不倍和德於上浮游乎萬物之祖物而不物於物則胡可得而累邪於物之初化物而不為物所化此所謂處於材與不材之間者也夫胡可得而累邪此神農黃帝之法則也若夫萬物之情人倫之傳則

不然

若夫在世法之中則萬物有好惡之情人倫有先後之序故未免乎世俗之累所處

大有不

合則離成則毀

有合必有離有成必有毀廉則挫有

然者則

尊則議

居尊者則議其短

有為則虧

有為者則不使居其

成

賢則謀不肖則欺

賢者則陰謀以敗之胡可

得而必乎哉

此所謂材與不材之間似悲夫弟

子志之其唯道德之鄉乎

○市南宜僚見魯侯魯侯有憂色市南子曰君

欲免乎世俗之累其唯乘道德而浮游乎

有憂色何也曾侯曰吾學先王之道修先君之

業吾敬鬼尊賢親而行之無須臾離居然不免

於患吾是以憂市南子曰君之除患之術淺矣
夫豐狐文豹棲於山林伏於巖穴靜也夜行晝
居戒也雖飢渴隱約猶且胥䟽於江湖之上而
求食焉胥將視也定也然且不免於罔羅機辟
之患是何罪之有哉其皮爲之災也今魯國獨
非君之皮邪吾願君剝形去皮洒心去欲而游
於無人之野南越有邑焉名爲建德之國其民
愚而朴少私而寡欲知作而不知藏與而不求
其報不知義之所適不知禮之所將猖狂妄行

乃蹈乎大方其生可樂其死可葬吾願君去國

捐俗與道相輔而行君曰彼其道遠而險又有

江山我無舟車柰何市南子曰君無形倨無留

居以爲君車

去其倨慢之形忘其懷居之志以此爲君之車則可以行矣

君

曰彼其道幽遠而無人吾誰與爲鄰吾無糧吾

無食安得而至焉市南子曰少君之費寡君之

欲雖無糧而乃足君其涉於江而浮於海望之

而不見其崖逾往而不見其所窮送君者皆自

崖而反君自此遠矣故有人者累見有於人者

憂故堯非有人非見有於人也吾願去君之累
除君之憂而獨與道游於大莫之國方舟而濟
於河有虛船來觸舟雖有偏心之人不怒有一
人在其上則呼張歛之一呼而不聞再呼而不
聞於是三呼邪則必以惡聲隨之向也不怒而
今也怒向也虛而今也實人能虛已以游世其
孰能害之○北宮奢為衛靈公賦歛以為鐘為
壇乎郭門之外三月而成上下之縣王子慶忌
見而問焉曰子何術之設奢曰一之間無敢設

也

此心純一之間
不敢更設機巧

奢聞之既彫既琢復歸於朴

返朴

還淳此心
純一之謂也

侗乎其無識儻乎其怠疑萃乎

芒乎其送往而迎來來者勿禁往者勿止從其

强梁隨其曲傳因其自窮故朝夕賦歛而毫毛

不挫而况有大塗者乎

此心不設機巧順物之
情而不與之相撓故終

日賦歛而無所挫損毫毛以此行於○孔子圍

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太公任往弔之曰子

幾死乎曰然子惡死乎曰然任曰予嘗言不死

之道東海有鳥焉其名曰意怠其為鳥也盼盼

聖人行
於世法
之中則
所謂萬
物之情
人倫之
得未免

也 累者

猗猗而似無能引援而飛迫脇而棲進不敢爲
前退不敢爲後食不敢先嘗必取其緒是故其
行列不斥而外人卒不得害是以免於患直木
先伐甘井先竭子其意者飾知以驚愚修身以
明污昭昭乎若揭日月而行故不免也昔吾聞
之大成之人曰自伐者無功功成者墮名成者
虧孰能去功與名而還與衆人道流而不明居
得行而不名處純純常常乃比於狂道自流出
其迹居亦得行亦得不名一處也純純不雜
也常常不變也若猖狂自行者自與道合也

迹捐世不爲功名

創其有爲之迹捐去勢位不爲功名之事

是故無

責於人人亦無責焉至人不聞子何喜哉孔子

曰善哉辭其交游去其弟子逃於大澤衣裘褐

食杼栗入獸不亂羣入鳥不亂行鳥獸不惡而

况人乎

孔子雖無是事然晚年已知道終不行用世之志已絕則實有是心矣

○

孔子問子桑雽曰吾再逐於魯伐樹於宋削迹

於衛窮於商周圍於陳蔡之間吾犯此數患親

交益疏徒友益散何與子桑雽曰子獨不聞假

人之亡與林回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或曰

爲其布與赤子之布寡矣爲其累與赤子之累多矣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何也林回曰彼以利合此以天屬也夫以利合者迫窮禍患害相棄也以天屬者迫窮禍患害相收也夫相收之與相棄亦遠矣且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若醴君子淡以親小人甘以絕彼無故以合者則無故以離孔子曰敬聞命矣徐行翔佯而歸絕學捐書弟子無挹於前其愛益加進異日桑雽又曰舜之將死真冷冷曉也以返真禹之言相告曉也

曰女戒之哉形莫若緣

形莫若緣於性之一

情莫若率

情莫

若率乎性之真

緣則不離

緣則形不離

率則不勞

率則情不勞

不

離不勞則不求文以待形

不離不勞則形全精復與天爲一此反真

之道也死者已無情固不求衰麻哭泣之文以待無情之形

不求文以待形

固不待物

形亦不待於衣衾棺槨之物矣

○莊子衣大布而補

之正縻係履而過魏王魏王曰何先生之憊邪

莊子曰貧也非憊也士有道德不能行憊也衣

弊履穿貧也非憊也此所謂非遭時也王獨不

見夫騰猿乎其得枿梓豫章也攬蔓其枝而王

長其間雖羿逢蒙不能睥睨也及其得柘棘枳
枸之間也危行則視振動悼慄此筋骨非有加
急而不柔也處勢不便未足以逞其能也今處
昏上亂相之間而欲無億奚可得邪此比干之
見剖心徵也夫○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
火食左據槁木右擊槁枝而歌焱氏之風有其
具而無其數有其聲而無宮角木聲與人聲犁
然有當於人之心顏回端拱遂目而窺之仲尼
恐其廣已而造大也造至也恐其欲寬已之愛
意而至於大爲之說也

無受天
損無受
人益聖
人之心
未嘗不
虛也無
始而非
卒人與
天一也
非盡性
至命其
孰能與
於此哉

已而造哀也

愛已之過
至於哀也

曰回無受天損易無受

人益難無始而非卒也

人與天

也夫今之歌

者其誰乎

哀樂皆不在我
固不自知也

回曰敢問無受天損

易仲尼曰飢渴寒暑窮桎不行天地之行也運

物之泄也

天地之運行而泄於
萬物者所謂命也

言與之偕逝之

謂也

言命之所遭
與化俱徂也

爲人臣者不敢去之

爲人臣
者不敢

去君執臣之道猶若是而况乎所以待天乎

臣

尚不敢去君之命而况何謂無受人益難仲尼

曰始用四達

始用見用之始
四達通達之意

爵祿並至而不窮

物之所利乃非已也物之所以利我者非我之所有也吾命有

在外者也以人之所益而謂之命則君子不為

盜賢人不為竊吾若取之何哉非其有而取之盜也益自外來

取非其有之謂也吾安得而受之故曰鳥莫知於鷦鷯而鷦鷯目

之所不能處不給視雖落其實棄之而走雖已生

不顧其畏人也而襲諸人間社稷存焉爾其畏人如

此而猶存人間如社稷何謂無始而非卒仲尼

曰化其萬物而不知其禪之者焉知其終焉

知其所始天地造化萬物而不知其禪續之者求之於前不

知其始正而待之而已耳其始卒若環無始而非

而何謂人與天一邪仲尼曰有人天也富貴通

已使之有天亦天也貧賤不通有天人之不能

有天性也人之不能有好色口不得厚味身不得音聲目

此皆性也然聖人晏然體逝而終矣聖人晏然安於命體

有命存焉其所受乎天○莊周游於彫陵之樊覩一異鵲

之性而終矣自南方來者翼廣七尺目大運寸感周之顙而

集於栗林莊周曰此何鳥哉翼殷不逝目大不

覩蹇裳躩步執彈而留之覩一蟬方得美蔭而

莊周特說此喻以為見利忘身者之戒

忘其身螳螂執翳而搏之見得而忘其形異鵲
 從而利之見利而忘其真莊周怵然曰噫物固
 相累二類相召也物固有相累者此二類自相感召也豈惟物為然人亦有之捐彈而反走虞人逐而諄之莊周反入三月
 不庭蘭且音從而問之夫子何為頃間甚不庭
 乎莊周曰吾守形而忘身守形養生也觀於濁水而
 迷於清淵且吾聞諸夫子曰入其俗從其俗謂
 禁也國問今吾游於彫陵而忘吾身異鵲感吾顙游
 於栗林而忘真栗林虞人以吾為戮吾所以不

好惡不
 在美惡
 則忘乎
 人行賢
 而自
 賢之行
 則忘乎
 已以此
 處世法
 之中焉
 往而不
 善哉

庭也○陽子之宋宿於逆旅逆旅主人有妾二
 人其一美其一惡惡者貴而美者賤陽子問其
 故逆旅小子曰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其惡
 者自惡吾不知其惡也陽子曰弟子記之行賢
 而去自賢之行安往而不愛哉美惡在彼而不
而美者賤其所貴者貴其賢也非貴其色也人
之行賢而不自賢猶貌雖惡而行則賢人焉得
而不愛之哉

東郭順
子與溫
伯雪子
皆德實
於中而
光輝著
于外故
見者不
待言而
自服也

外篇第十四

田子方

此篇與德充
符相表裏

田子方侍坐於魏文侯數稱谿工文侯曰谿工

子之師邪子方曰非也無擇之里人也稱道數

當

其論道之言
數當乎理

故無擇稱之文侯曰然則子無

師邪子方曰有曰子之師誰邪子方曰東郭順

子文侯曰然則夫子何故未嘗稱之子方曰其

爲人也真

率其
真性

人貌而天

人之貌
天之真

虛緣而葆真

緣於虛以

清而容物

清介而
能容物

物無道正容以悟

之非意相干使人之意也消不待形於容色而使人自消其橫逆

之意也子方出文侯儻然終日不言召前立臣而

語之曰遠矣全德之君子始吾以聖知之言仁

義之行爲至矣吾聞子方之師吾形解而不欲

動口鉗而不欲言吾所學者直土梗耳夫魏真

爲我累耳○溫伯雪子適齊舍於魯魯人有請

見之者溫伯雪子曰不可吾聞中國之君子明

於禮義而陋於知人心吾不欲見也至於齊反

舍於魯是人也又請見溫伯雪子曰往也蘄見

我今也又蘄見我是必有以振我也振啓出而

見客入而歎明日見客又入而歎其僕曰每見

之客也必入而歎何邪曰吾固告子矣中國之

民明乎禮義而陋於知人心昔之見我者進退

一成規一成矩周旋中規折旋中矩從容一若龍一若虎

有儀可象有威可畏其諫我也似子其正言如其道我也

似父其巽言若是以歎也仲尼見之而不言子

路曰吾子欲見溫伯雪子久矣見之而不言何

邪仲尼曰若夫人者目擊而道存矣亦不可以

容聲矣

以目相視而道已存乎其間何待言而後知邪

○顏淵問於仲

尼曰夫子步亦步夫子趨亦趨夫子馳亦馳夫

子奔逸絕塵而回瞠乎其後矣夫子曰回何謂

邪曰夫子步亦步也夫子言亦言也夫子趨亦

趨也夫子辨亦辨也夫子馳亦馳也夫子言道

回亦言道也及奔逸絕塵而回瞠乎其後者夫

子不言而信不比而周無器而民滔乎前而不

知其所以然而已矣

器神器也無人君之位而民歸之滔然如水之流也

仲尼曰惡可不察與夫哀莫大於心死而人死

亦次之

形可死而心不可死

日出東方而入於西極萬物

莫不北方

日出而作則萬物皆在北方而南有向然後離明得施而明作有功也

目有趾者待是而後成功

凡動物皆待日是出而成其功也

則存是入則亡

以日之出入為存亡故曰晝夜者死生之道也

萬物亦

然有待也而死有待也而生吾一受其成形而

不化以待盡効物而動日夜無隙而不知其所

終

吾觀於有生之後遷流之化日夜不息焉知其所終

薰然其成形

吾求之於

前薰然氣聚而有形矣

知命不能規乎其前

未有形之前雖司命不能

也

丘以是日徂

自成形之後則丘以是形與化俱徂矣

吾終身

與女交一臂而失之可不哀與吾與女終身交一臂相守終當失

之是可見也女殆著乎吾所以著也女殆見吾之所

不見也彼已盡矣而女求之以爲有所過者化形

女尚以有是求馬於唐肆也唐大也馬肆馬之

迹求之而又於此求過處也馬已過矣吾服女也甚忘女服吾也甚忘與女

馬馬可得哉雖然女奚患焉雖忘乎故吾吾有不

忘者存所過者化而神不與之俱○孔子見老

聃老聃新沐方將被髮而乾慙慙音徹然似非人

孔子便而待之少焉見曰丘也眩與其信然與

向者先生形體掘若槁木似遺物離人而立於

獨也老聃曰吾游心於物之初孔子曰何謂邪

曰心困焉而不能知口辟焉而不能言嘗爲女

議乎其將至陰肅肅至陽赫赫肅肅出乎天赫

赫發乎地兩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老子曰天

猶橐籥乎天地氣交或爲之紀而莫見其形陰

之消息盈虛有爲之綱紀消息滿虛一晦一明

者而莫見其形日月是也日改月化日有

所爲而莫見其功日改則月之所爲而日改月化日有

功生有所乎萌死有所乎歸月之生明有所萌始故三日震動復

卦用事所謂地逢雷處即天根也月之死魄有所歸藏十五乾體就十六巽受統所謂乾遇巽

時為月始終相反乎無端而莫知其所窮始終

莫知端倪不見其所窮盡也非是也且孰為之宗日者眾陽之宗非日

月亦無所稟受矣孔子曰請問游是老聃曰夫得是至

美至樂也得至美而游乎至樂謂之至人此純

形之道神氣相守而不離則謂之至人矣孔子曰願聞其方曰草食

之獸不疾易藪水生之蟲不疾易水生於藪者安於藪生

於冰者安於水言不離其真性也行小變而不失其大常也行

死生之小變而不失乎性命之大常也喜怒哀樂不入於胸次物外

之變不入於胸中所以不失其真常之性也天天下也者萬物之所

一也得其所一而同焉天下謂四大地水火風也假於異物托於同體

故曰萬物則四肢百骸將為塵垢骨肉爪髮筋

之所一也涕垂津血便溺同歸於水煖氣歸火轉動而死

生終始將為晝夜而莫之能滑以百骸為外物而後能外生死也反

覆相為終始如晝夜相代而况得喪禍福之所

介乎死生不為之變豈以棄隸者若棄泥塗知

身貴於隸也貴在於我而不失於變且萬化而

曰子方卷之四四六四百五十六

至人之
德不修
而至焉

未始有極也

以身視隸則身貴於隸以性視身則性尤貴於身真性在我而不失

於死生之變則雖萬化而常與造化者為人也

夫孰足以患心已為道

者解乎此

又何足以為心患乎為道者而解乎此則是得至美而游乎至樂矣孔

子曰夫子德配天地而猶假至言以修心古之

君子孰能脫焉

言不免於修心也

老聃曰不然夫水之

於汨也無為而才自然矣至人之於德也不修

而物不能離焉若天之自高地之自厚日月之

自明夫何修焉孔子出以告顏回曰丘之於道

也其猶醯雞與微夫子之發吾覆也吾不知天

為其服
而無其
道者多
有其道
而為其
服者少

地之大全也○莊子見魯哀公哀公曰魯多儒

士少為先生方者莊子曰魯少儒哀公曰舉魯

國而儒服何謂少乎莊子曰周聞之儒者冠圓

冠者知天時履方屨者知地形緩佩玦者事至

而斷君子有其道者未必為其服也為其服者

未必知其道也公固以為不然何不號於國中

曰無此道而為此服者其罪死於是哀公號之

五日而魯國無敢儒服者獨有一丈夫儒服而

立乎公門公即召而問以國事千轉萬變而不

窮莊子曰以魯國而儒者一人耳可謂多乎○
百里奚辭祿不入於心故飯牛而牛肥使穆公
忘其賤與之政也百里奚之入秦也無干爵祿之
之用百里奚也忘其飯牛之賤而與之以秦國之政有虞氏死生不入於
心故足以動人蓋方其去虞之時非全身遠害
顧慮後無所希冀其誠意有足以動人○宋元
君將畫圖衆史皆至受揖而立舐筆和墨在外
者半有一史後至者僊僊然不趨受揖不立因
之舍公使人視之則解衣槃礴羸君曰可矣是

臧丈人
之用於
周不恡
情於去
留之間

真畫者也善畫者神閒氣定意在筆先元○文
王觀於臧見一丈夫釣而其釣莫釣非持其釣
手不持綸竿故有釣者也嘗釣也使持其釣是
釣而無所釣也有釣者也有意於得魚
特嘗釣耳何足異哉

文

王欲舉而授之政而恐大臣父兄之弗安也欲
終而釋之而不忍百姓之無天也於是旦而屬
諸大夫曰昔者寡人夢見良人黑色而髯乘駸
馬而偏朱蹄號曰寓而政於臧丈人庶幾乎民
有瘳乎諸大夫蹙然曰先君王也文王曰然則

卜之諸大夫曰先君之命王其無他又何卜焉

遂迎臧丈人而授之政典法無更偏令無出

成法不出私令三年文王觀於國則列士壤植散羣長

官者不成德鰥斛不敢入於四境列士壤植散

羣則尚同也壞其所植之標榜散其所聚之徒衆則家不殊俗而尚同矣長

官者不成德則同務也長官者無成德則百僚師師國不異政而同務矣

鰥斛不敢入於四境則諸侯無二心也隣羅

鰥斛入境則諸侯信之而無二心也文王於是焉以為太師北面

而問曰政可以及天下乎臧丈人昧然而不應

乍揮八極而神氣不變至人之心有所定矣其德全乎

泛然而辭朝令而夜遁終身無聞顏淵問於仲

尼曰文王其猶未邪又何以夢為乎仲尼曰默

女無言夫文王已盡之也而又何論刺焉彼直

以脩斯湏也彼直以夢循斯湏之人情耳○列御寇為伯昏

無人射引之盈貫措盃水其肘上發之適矢復

背方矢復寓前矢適去後矢復在彀中後當是

時猶象人也象人木偶人也伯昏無人曰是射之射非

不射之射也不射之射言不待射而已命中也嘗與女登高山

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若能射乎於是無人遂登

孫叔敖不以位之得失動其心凡君不以國之存亡動其心皆至人也

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背遠巡足二分垂在外揖御寇而進之御寇伏地汗流至踵伯昏無氣不變今女沐然有恂目之志爾於中也殆矣夫○肩吾問於孫叔敖曰子三爲令尹而不榮華三去之而無憂色吾始也疑子今視子之鼻間栩栩然子之用心獨奈何孫叔敖曰吾何以過人哉吾以其來不可却也其去不可止也吾以爲得失之非我也而無憂色而已矣榮辱生於得失

之心得失皆非已故無榮辱之憂也我何以過人哉且不知其在

彼乎其在我乎

且不知榮辱之在彼乎在我乎

其在彼邪亡乎

我

使榮辱在彼邪則無與於我

在我邪亡乎彼

使榮辱在我邪則無與於

彼彼亦不得而榮辱我也

彼方將躊躇方將四顧何暇至于

人貴人賤哉

方且躊躇四顧而皆不得榮辱之所在又何暇及於人之貴我賤我哉

仲尼聞之曰古之真人知者不得說美人不

得濫盜人不得刳伏戲黃帝不得友死生亦大

矣而無變乎已况爵祿乎若然者其神經乎太

山而無介入乎淵泉而不濡處卑細而不憊充

滿天地既以與人已愈有

此老子之言其與人

不失已故曰已愈有也

○楚王與凡君坐少焉楚王左右

曰凡亡者三凡君曰凡之亡也不足以喪吾存

凡亡不足以喪吾性之所存

夫凡之亡也不足以喪吾存則楚

之存不足以存存

楚雖存而喪志於外得則所亡多矣

由是觀之

則凡未始亡而楚未始存也

外篇第十五

知北游

此篇與齊物論相表裏言休乎智之所不知者為至此齊物論之終

條理也

知北游於玄水之上登隱弇之丘而適遭無為

謂焉知謂無為謂曰予欲有問乎若何思何慮

則知道何處何服則安道何從何道則得道三

問而無為謂不答也非不答也不知答也知不

得問反於白水之南登狐闕之上而覩狂屈焉

知以之言也問乎狂屈狂屈曰唉予知之將語

若中欲言而忘其所欲言知不得問反於帝官
見黃帝而問焉黃帝曰無思無慮始知道無處
無服始安道無從無道始得道知問黃帝曰我
與若知之彼與彼不知也其孰是邪黃帝曰彼
無爲謂真是也狂屈似之我與女終不近也知
謂黃帝曰吾問無爲謂無爲謂不應我非不應
我不知應我也吾問狂屈狂屈中欲告我而不
我告非不我告中欲告而忘之也今予問乎若
若知之奚故不近黃帝曰彼其真是也以其不

道不可
言言而
非也故
聖人行
不言之
教

知也此其似之也以其忘之也予與若終不近
也以其知之也狂屈聞之以黃帝爲知言夫知
者不言言者不知故聖人行不言之教天地有
大美而不言四時有明法而不議萬物有誠理
而不說聖人者原天地之美而達萬物之理是
故至人無爲大聖不作觀於天地之謂也道不
可致德不可至道者無爲爲之非爲之所能致也德者無爲爲言之非言之所能
至仁可爲也義可虧也禮相僞也仁者有爲而爲之義者有
所爲有所不爲禮以合情飾貌以僞相與者也故曰失道而後德失德

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禮者道之華而亂之首也故曰爲道者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爲無爲而無不爲也今已爲物也欲復歸根不亦難乎其易也其唯大人乎道德皆原於論意致此物之根也至於可言可意則失之愈遠矣故曰知者不言言者不知爲道日損以至於無爲如物之復歸其根也今仁義禮樂偏行於天下去道德之本而流於道之華若已化爲物矣欲復歸根不亦難乎其易也今彼神明至精與之者唯大人能之而已矣

彼百化物已死生方圓莫知其根也

天地之神明至精物

之根也物之死生方圓與彼相爲百化而不知其根之所自生也

扁然而萬物

自古以固然

道扁然於萬物之上自古而然六矣所謂有名之道萬物之母也

合爲巨未離其内秋毫爲小待之成體

六合大矣不離

於道之内大無不包也秋毫小矣亦必待道而成體小無不入也

天下莫不浮

沉終身不故

天下莫不與道浮沉而終身不見其故者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

盛德也

陰陽四時運行各得其序惛然若忘而存

油然不形而神萬物畜而不知此之謂本根可

以觀於天矣

一陰一陽之道春夏秋冬之運行各有其序萬物之各正性命者惛

然若亡而存萬物之所以有神者油然不形而神莫不畜養於斯道之中而不自知此物之本根也聖人行不言之教者亦生者死之徒死者

生之始孰知其紀死生終始相反於無端孰有能知其紀極者人之

生氣之聚也聚則為生散則為死若死生為徒

吾又何患若死生自為一類則無悅生惡死之情吾又何患也故萬物一

也以道觀之萬物一也無美惡之殊但人有悅生惡死之情是以妄生分別耳是其

所美者為神奇生是其所美者則謂之神奇其所惡者為臭

腐死是其所惡者則以爲臭腐臭腐復化為神奇神奇復化

為臭腐故曰通天下一氣耳臭腐不過一氣之

聚散聖人故貴一此歸根復命處也○齧缺

問道乎被衣被衣曰若正女形一女視天和將

德操乎
道之所
一言休
乎知之
所不能
知至矣

至觀鼻端白以駐心使攝女知一女度神將來

舍其息調則氣和矣德將為女美道將為

女居形和氣和則德將為女女瞳焉如新生之

犢而無求其故不守其向言未卒齧缺睡寐被

衣大悅行歌而去之曰形若槁骸心若死灰真

其實知不以故自持知道之真媒媒晦晦無心

而不可與謀無成心而思慮不彼何人哉○舜

問乎丞曰道可得而有乎曰女身非女有也女

何得有夫道舜曰吾身非吾有也孰有之哉曰

道不可
有言與
知皆無
所用之

是天地之委形也。生非女有，是天地之委和也。性命非女有，是天地之委順也。孫子非女有，是天地之委蛻也。四者皆天地之所委，吾所以受之者，心也。故行不知

所往，處不知所持，食不知所味。天地之疆陽氣

也。又胡可得而有邪？使其心不在焉，則行處飲食皆不自知，雖有所為，不

過疆陽之氣，動作耳，是身且不能主，又安能有夫道哉。○孔子問於老聃

曰：「今日晏閒，敢問至道。」老聃曰：「女齋戒，䟽淪而

心澡雪，而精神培養，擊而知夫道，官然難言哉！將

為女言其崖畧。夫昭昭生於冥冥，有倫生於無

形，精神生於道，形本生於精。道者一陰一陽之

所藏，陽變陰合，然後精化而為炁，炁化而為形。而萬物以形相生，故九

竅者胎生，八竅者卵生。陰陽之精互藏其宅，入竅為陰，卵生者陽之精

藏於陰也。九竅為陽，胎生者陰之精藏於陽也。所謂形本生於精是也。其來無迹

其往無崖，無門無房，四達之皇皇也。生之來無迹，其去無

崖，不見其出入之處，而無門不見其歸宿之所。而無房，精神四達，與天地並流，而皇皇然其大

也。邀於此者，四肢彊，思慮恂，達耳目聰明，其用

心不勞，其應物無方。夫精神生於道，能守於道，則精神不敝，而應物無迹

也。天不得不高，地不得不廣，日月不得不行，萬

知者不博故博之不必知善者不辨故辨之不必慧

物不得不昌此其道與

形全精復與天為一此之謂道

且夫博

之不必知辨之不必慧聖人以斷之矣

博者不為知辨

者不為慧道非辨之所能舉知之所

若夫益之

而不加益損之而不加損者聖人之所保也

率道

乎性之自然不以外之辨博而

淵淵乎其若海

深不測巍巍乎其終則復始也

高遠而不可極運量萬物

而不匱則君子之道彼其計與

以道運量萬物而不窮者則道

在萬物之外也

萬物皆往資焉而不匱此其道與

萬物皆資

取乎道而不竭其

中國有人焉非陰非陽處於

天地之間

生於中國為人處於天地氣交之中為陰陽之所和非偏陰偏陽之處

直且為人將反於宗

其生也直且與造化者為人其死也為能不失於道

將反於性命之宗如

自本觀之生者喑醜物也

此則生順而死安矣

雖有壽夭相去幾

何湏臾之說也奚足以為堯桀之是非

壽夭之相去特

湏臾之間耳何足以定堯桀之是非而以辨博為哉

果旅有理

果旅土蜂

理之倫人倫雖難所以相齒

者乃人倫遇變雖有難處

其序不聖人遭之而不違

如舜之於紂皆遭之而不

可亂也

過之而不守

文王順紂而不敢逆武王逆紂而不肯順皆過之而不守

知上存

卷之四

五

四七

也調而應之德也偶而應之道也親義序別信調合而自然

應之者德也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相比偶而應者道也帝之所興王之

所起也人生天地之間若白駒之過卻忽然而

已注然勃然莫不出焉油然漻然莫不入焉生

也入已化而生又化而死生物哀之人類悲之

死也生物見死者則哀之解其天殽墮其天袞殊不

人類見死者則悲之解其天殽墮其天袞知死

者離形而去神氣超脫得解紛乎宛乎魂魄將

往乃身從之乃大歸乎魂魄紛然宛然離形而

苦生者又不形之形形之不形是非者無所

何用悲乎不形之形形之不形形雖極辨以形

定形無是人之所同知也非將至之所務也是非

之無定形衆人之所共知者也必非此衆人之

謂可以將至於是非之境而辨之也

所同論也又衆人之所同論彼至則不論論則

不至彼能至於是非之境則不待辨論矣明見

無值辨不若默明見者則無偏值辨者所以辨

者不若默道不可聞聞不若塞道不可言傳

聞者物也非道也此之謂大得默者心領神會

故聞不若塞也此之謂大得不以辨舉也塞

從外入也○東郭子問於莊子曰所謂道惡

度至則不論論
則不至所以論
道而非道也

子曰在螻蟻曰何其下邪曰在稊稗曰何其愈

下邪曰在瓦甓曰何其愈甚邪曰在屎溺東郭

子不應莊子曰夫子之問也固不及質質的也言其所

問固不在道正獲之問於監市履狶也每下愈

況正獲市官之長監市其屬履歷狶之肥瘠而

況定其價之高下每至於尻股下處愈得其

實女唯莫必無乎逃物女唯莫取必於一物

至道若是大言亦然大言無一物不體即周

徧咸三者異名同實其指一也皆大言也嘗相與游

乎無何有之宮同合而論無所終窮乎嘗相與

大道無外者所不該大言無所不體

無為乎澹而靜乎漠而清乎調而閒乎寥已吾

志無往焉而不知其所至去而來不知其所止

吾已往來焉而不知其所終彷徨乎馮閭大知

入焉而不知其所窮物物者與物無際物物者

物相為而物有際者道無際而所謂物際者也

不際之際以道觀物不際之際以物觀

不際謂盈虛衰殺所謂物際謂盈彼為盈虛非

盈虛物自有盈虛而彼為衰殺非衰殺物自有

道固無彼為本末非本末彼為積散非積散也

衰殺生於本末盈虛生於積散物之自有本末聚散而道則無之也○
神農同學於老龍吉神農隱几闔戶晝瞑
甘參戶而入曰老龍死矣神農隱几擁杖而起
嘿然放杖而笑曰天知予僻陋慢訑故棄予而死
已矣夫子無所發予之狂言而死矣夫弇堯
弇聞之曰夫體道者天下之君子所繫焉今於
道秋毫之端萬分未得處一焉而猶知藏其狂
言而死又况夫體道者乎體道者君子之所繫者猶為人所繫心
如此况得道者乎視之無形聽之無聲於人之

論者謂之冥冥所以論道而非道也

道無形聲故論道者

冥冥無所見聞彼神農之於老龍吉不過論道非體道也

於是泰清問乎無

窮曰子知道乎無窮曰吾不知又問乎無為無

為曰吾知道曰子之知道亦有數乎曰有曰其

數若何無為曰吾知道之可以貴

其上可以不賤

其下可以不昧可以約可以散

其出繩繩不可名

此吾所以知道

之數也泰清以之言也問乎無始曰若是則無

窮之弗知與無為之知孰是而孰非乎無始曰

不知深矣知之淺矣弗知內矣知之外矣

知者在者

道之外故其知淺不知者在道之內故其知深於是泰清中而歎曰弗知乃知乎知乃不知乎孰知不知之知無始曰道不可聞聞而非也道不可見見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知形形之不形乎道不當名以形天下之形而道則無形故道不當名也者不知道也雖問道者亦未聞道道無問問無應無問問之是問窮也無應應之是無內也終窮而問有所窮道非在外而從外應之是無內也者外不觀乎宇宙內不知乎泰初問者外窮是不觀乎宇宙

道在有
無合一
處故聖
人藏用
於有無

應者無內是不知乎泰初也 是以不過乎崑崙不游乎太虛彼不知道者蔽於所見之近不知道之廣遠高大是猶不過乎崑崙之上豈能游乎太虛之寥廓哉光曜問乎無有曰夫子有乎其無有乎光曜不得問而孰視其狀貌窅然空然終日視之而不見聽之而不聞搏之而不得也光曜曰至矣其孰能至此乎予能有無矣而未能無無也可見而不可取是能有而無矣及為無有矣何從至此哉及女之并其無而無之也○大馬之捶鉤者大馬也年八十矣而不失豪芒其捶鉤也毫芒之間無所差矣大

馬曰子巧與有道與曰臣有守也臣之年二十而好捶鉤於物無視也非鉤無察也是用之者假不用者也用其聰明於一鉤之間而不用於他物是用之者假不用以成其用也以長得其用而況乎無不用者乎物孰不資焉雖行年八十聰明不衰而得其用一物尚然況道之無所不用者物孰有不資之者乎○冉求問於仲尼曰未有天地可知邪仲尼曰可所不可知也夫子但就可明曰復見曰昔者吾知告之蓋由今可以知古古猶今也冉求失問而退求之所問在未有天地之先此知之問未有天地可知乎夫子曰可古猶今也昔日

吾昭然今日吾昧然敢問何謂也仲尼曰昔之

昭然也神者先受之今之昧然也且又為不神

者求邪神者先受之不思而得也無古無今無

始無終無古則無今未有子孫而有子孫可乎

未有昔日之子孫安能有今日之子孫乎未有

昔日之古今安能有今日之古今乎故曰古猶

今冉求未對仲尼曰已矣未應矣不以生生死

不以生安不以死死生不以死安死生有待邪

皆有所一體死生相待一體亦猶是也有先天天地生

者物邪先天天地而生物物者非物物出不得先

古今不相待而有所一體猶死生不相待而有

所體

是非之辨起於將迎之心生於所遇知遇而不知所不能而不知所不能此皆

物也

求之於無物之先非物自生物也物之出不得先物惟物者乃能先物物者道

也非

猶其有物也猶其有物也無已猶其有乎

物也

扁然而萬物自故以固存聖人之愛人也終無已者亦乃

取於是者也

聖人之愛人無已亦乃取於道之有物無已者乎 ○顏淵

問於仲尼曰

回嘗聞諸夫子曰無有所將無有

所迎回敢問

其游仲尼曰古之人外化而內不

化

古之人順物之去來而無將迎以有為為應迹以明覺為自然外則所過者化內則所存

者神

外化而內不化也今之人內化而外不化將迎之

物至而人

化物外亦與物化者一不化者也

疑滯於物

而不化也

辨之所由起也故知止乎其所以不知者至矣

與物化者

總是不化者也安化安不化化與不

何論

內化而外不化哉

安與之相靡

必與之莫多必與之較多寡而

之室

園大於園官大於室道德之所至有廣狹也 君子之人若儒墨

者師故以是非相整也

而況今之人乎

也而況今之人

又祖其說以求勝物者乎

人處物不傷物

不傷物者物亦莫能傷也

與物無將迎

故處惟無所傷者為能與人相將

迎

無所傷物者無意必固我山林與臯壤與使

辨者勞
神明為
一是欲
齊其知
之所知
而務免
乎不知
不能也
然不知
不能者
人之所

我欣欣然而樂與樂未畢也哀又繼之山林阜壤之美
遇之則欣然而樂去之則愴然而悲哀樂之來吾不能禦其去弗
能止悲夫世人直為物逆旅耳哀樂生於所遇去來無常世人
之心直可為外物之逆旅耳是心常為夫知遇
而不知所不遇知能能而不知所不能人皆知
哀樂而不知所不遇者無窮也人皆知無知無
能其所能而不知所不能者何限也
能者固人所不免也夫務免乎人之所不免者
豈不亦悲哉無知無能聖人亦所不免彼務免乎人之所不免者是以先事而意
必既事而固我以求無所不大辨至
知無所不能者不亦悲乎

必不能
免其為
知亦淺
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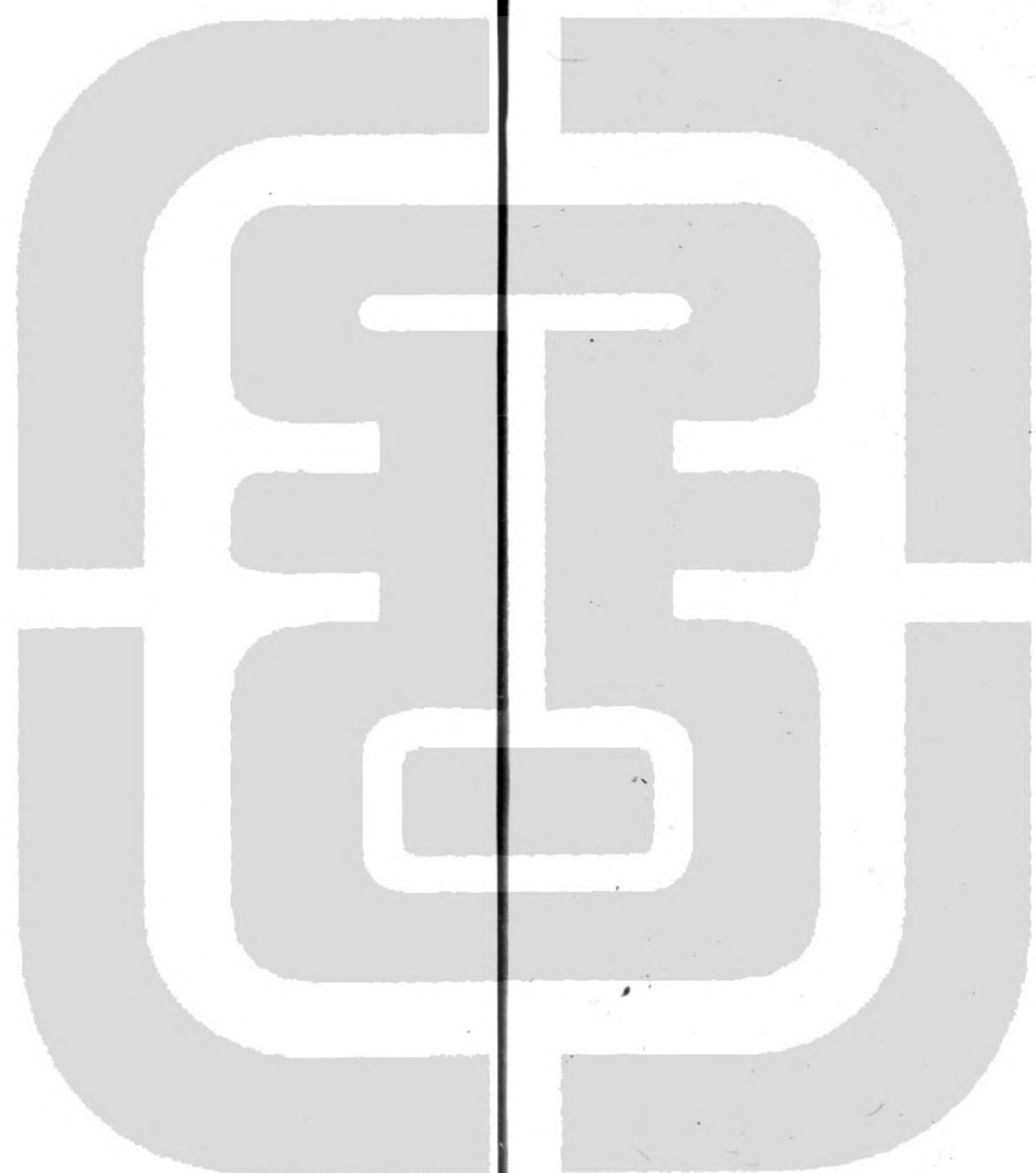
為去為大道齊知之所知則淺矣務免乎不知
其知之所知必有強其所不知以為知者淺之至也

南華真經標解卷之四

知不足齋

卷之四

五







南華真經標解卷之五

邵弁註

雜篇第一

雜者內外雜也細大美惡雜舉成文瓌詭譎恠道通爲一亦因是也

庚桑楚

此篇皆明內聖之德由偏曲以致其全也

老聃之後有庚桑楚者偏得老聃之道

得其道之一偏

以北居畏壘之山其臣之畫然知者去之其妾

之挈然仁者遠之擁腫之與居鞅掌之與使

其去

仁知而用其敦朴也

居三年畏壘大穰畏壘之民相與言

曰庚桑子之始來吾洒然異之今吾日計之而

不足歲計之而有餘庶幾其聖人乎子胡不相

與尸而祝之社而稷之乎庚桑子聞之南面而
不釋然弟子異之庚桑子曰弟子何異於予夫
春氣發而百草生正得秋而萬寶成夫春與秋
豈無得而然哉天道已行矣草木得春氣而發
生得秋氣而成實
春與秋又豈無得哉得
於天道運行之常也吾聞至人尸居環堵之
室而百姓猖狂不知所如往今以畏壘之細民
而竊竊焉欲俎豆予於賢人之間我其杓之人
邪杓標的也有物在中
而杓的見於外也吾是以不釋於老聃之
言即至人尸居環堵百姓
猖狂不知所往之言也弟子曰不然夫尋常

鑿去墻垣而植

之溝巨魚無所還其體而鯢鱣爲之制步仞之
丘陵巨獸無所隱其軀而孽狐爲之祥且夫尊
賢授能先善與利自古堯舜已然而况畏壘之
民乎夫子亦聽矣庚桑子曰小子來余語女夫
函車之獸介而離山則不免乎罔罟之患吞舟
之魚碣而夫水則蟻能苦之故鳥獸不厭高魚
鼈不厭深夫全其形生之人藏其身也不厭深
眇而已矣且夫二子者又何足以稱揚哉二子
堯舜
是其於辨也將妄鑿垣墻而植蓬蒿也簡髮

達蒿開
大亂之
端也

而櫛數米而炊竊竊乎又何足以濟世哉舉賢
則民相軋任知則民相盜之數物者不足以厚
民民之於利甚勤子有殺父臣有殺君正晝爲
盜日中穴坏吾語女大亂之本必生於堯舜之
間其未存乎千世之後千世之後其必有人與
人相食者也南榮趯蹙蹙然正坐曰若趯之年者
已長矣將惡乎託業以及此言邪庚桑子曰全
女形抱女生無使女思慮營營使魂魄無離則神守於形矣思慮不內擾則神有所定矣若此三年則可以及此言也南榮

趯曰目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盲者不能自
見耳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聾者不能自聞
心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狂者不能自得形
之與形亦辟矣而物或間之邪欲相求而不能
相得辟開通也言耳目心知之形彼此開通而物或間之是以相求而不相得也今

謂趯曰全女形抱女生勿使女思慮營營趯勉
聞道達耳矣今我勉強聞道僅達於耳未得之於心也庚桑子曰辭

盡矣曰奔蜂不能化藿蠋越雞不能伏鵠卵魯
雞固能之矣雞之與雞其德非不同也有能與

不能者其才固有巨小也今吾才小不足以化
子子胡不南見老子南榮趺羸糧七日七夜至
老子之所老子曰子自楚之所來乎南榮趺曰
唯老子曰子何與人偕來之衆也南榮趺瞿然
顧其後老子曰子不知吾所謂乎南榮趺俯而
慚仰而歎曰今者吾忘吾答因失吾問老子曰
何謂也南榮趺曰不知乎人謂我趺愚知乎反
愁我軀不仁則害人仁則反愁我身不義則傷
彼義則反愁我已安逃此而可此三言者趺之

所患也願因楚而問之老子曰向吾見若眉睫
之間吾因以得女矣今女又言而信之若規規
然若喪父母揭竿而求諸海也女亡人哉惘惘
乎女欲反女情性而無由入可憐哉南榮趺請
入就舍召其所好去其所惡十日自愁復見老
子曰女自洒濯孰哉鬱鬱乎然而其中津津乎
猶有惡也夫外韍者不可繁而捉將內捷韍以物也捷門闔也所以拒內外者也外爲好惡之所牽縛繁擾而不可捉持必以道德持之於內
令外者不得入內韍者不可繆而捉將外捷內爲好惡之所纏縛

綢繆而不可執持必以道德持之於外令內者不出也外內鞮者道德不

能持而况放道而行者乎南榮趯曰里人有病

里人問之病者能言其病然其病病者猶未病

也病病者謂心也心不病故能言其病若趯之聞大道譬猶飲藥

以加病也趯願聞衛生之經而已矣求其對病施治而已

老子曰衛生之經能抱一乎能勿失乎六識抱一知

守而勿失則知能無卜筮而知吉凶乎清明在躬志氣

如能止乎能已乎愛由中出能止諸內乎能舍

諸人而求諸已乎仁義皆在我而不在人能脩

然乎能侗然乎脩然而往能兒子乎兒子終日

嗥而嗑不嗟和之至也終日握而手不攬共其

德也共執德之固也終日視而目不瞬偏不在外也行

不知所之居不知所為與物委蛇而同其波與物

相隨而同其動靜也是衛生之經已南榮趯曰然則是至

人之德已乎曰非也是乃所謂水解凍釋者能

此則內外之夫至人者相與交食乎地而交樂

乎天不以人物利害相撓不相與為怪不相與

為謀不相與為事不立異不徇人脩然而往侗

然而來是謂衛生之經已曰然則是至乎

德極其至也曰未也吾固告女曰能兒子乎兒子動

不知所為行不知所之身若槁木之枝而心若

死灰若是者福亦不至禍亦不來禍福無有惡

有人災也

宇泰定者發乎天光

心宇泰定者天光發乎天光者人見其人

天在內人在外人有修者

乃今有恒

人有修此道者自始有恒者人舍之

天助之

人見其人則與天為徒故天助之人之

所舍謂之天民天之所助謂之天子學者學其

所不能學也行其行其所不能行也辯者辯其

所不能辯也知止乎其所不能知至矣若有不

即是者天鈞敗之

所不止於其所不知而求能其鈞敗備物以將形

將養也養形之物取藏不虞

以生心

不虞之心隨境生滅之妄心也藏其敬中以達彼

敬存於中若是而萬惡至者皆天也

而非人也

以此修已待人宜無禍患矣而又或者不足以滑成不可內於靈臺

成和亦不可留

已上皆
極論至
人之德

之於靈臺者有持而不知所持而不可持者也
靈臺之中一物不容惟誠敬可以持之耳雖有
持而不知所持不可以有意持之者也所謂勿
忘勿助是也

不見其誠已而發善惡之分誠與偽之間而已

有誠已而每發而不當業入而不舍每更為失

夫動以天者則發無不當動以人故每發而不

當即此能改猶是不遠之復然業已入於中而

不肯反更為失為不善乎顯明之中者人得而

誅之為不善乎幽闇之中者鬼得而誅之明則

樂幽則有鬼神為惡者無能逃也

明乎人明乎鬼者然後能獨

行明無人非幽無鬼責然後為不愧於屋漏而能獨行也

券內者行乎無名券者兩書一札而中分之所

中而無所取予券外者志乎期費券外者約信

於財用之費而行乎無名者唯庸有光行乎無

已有名之券也志乎期費者唯賈人也以財利相

而有光輝也人見其跂猶之魁然利者如市魁者然與

物窮者物入焉與物欲相窮竟者物入與物且

者其身之不能容焉能容人利之所在雖殺其

身而不顧其身且不不能容人者無親無親者

已上二
節論為
不善者

皆由於
不誠也

盡人不能容人雖親者
不顧則盡乎人矣

兵莫憐於志鎡鋸為下
鎡鋸之利不足為寇莫

大於陰陽無所逃於天地之間非陰陽賊之心

則使之也
人心有間則陰陽之冠得以入之非

所逃陰陽道通其分也
物之分處其成也毀也

成則有毀成毀所惡乎分者其分也以備
養生

之物各求所以惡乎備者其有以備
以用也所

其備也
所以惡乎備者其有以備以用也所

者以其為有用而備之也要之奉生之厚者固
積於無用之地而送死之厚者尤為棄於無用

也故出而不反見其鬼
人以生為出以死為入

不反出而得是謂得死
人以生為得死以死為失

之謂死亦可滅而有實鬼之一也
人以生為得死以死為失

謂之一得
滅而有實鬼之一也人以生為得死以死為失

有以鬼為無殊不知鬼者其形雖滅其以有形
神則在雖滅而有實也鬼之與人一也

者象無形者而定矣
人有形之鬼鬼者無形

之人則死生之途人鬼之分
定矣所謂道通其分也

出無本入無竅
萬物之出入也出生莫見其本根其有

實而無乎處
其所出入皆有實而不見其歸入之竅有

乎本剽
剽末也生死出入自古及今皆然可有

所出而無竅者有實
出入無本入無竅雖不見其

已上論
死生之
机生於
人心之

有聞是以惡乎死生之分以道觀之則成毀一也物觀之則人鬼一也是故有無為一聖人之所以藏其用也

有實而無乎處者宇也其有實而無定處者即四方上下之宇也有長而無本剝者宙也其有常而無本末者即古往今來之宙也有乎生有乎死有乎出有乎入出入而莫見其形是謂天門萬物皆有出入皆入之形此即天門也門者無有也有無為一萬物出乎無有萬物皆生於道有不能以有為有生物不能必出乎無有非物也生物者道也而無有一無有無有為一聖人藏乎是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藏其心於有無為一處故不滯於有不論於無也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惡乎至有以為未始有

物者至矣盡矣弗可以加矣

有以為未始有物者游心於性命之

先不落生死窠臼是所謂最上乘也

其次以為有物矣將以生為

喪也以死為反也是以分已

其次以為有物者諸性平等不悅生

不惡死去來條然然有死生去來心已是有分別矣

其次曰始無有既而有

生生俄而死以無有為首以生為體以死為尻

孰知有無死生之一守者吾與之為友

諸法平等以外

死生無終始者為友

是三者雖異公族也昭景也著戴也

甲氏也著封也非一也

三者雖異而同出於道猶公族雖異而同出於

王家也昭景楚之公族或為著戴或為甲氏或為著封皆公族之分非一而實一也

有生

已上論
人之有生本無
分別師
心任智
而後有
是非之
分是非
本無一
定通塞

賊也賊晦昧不明不知披然曰移是披然分開
非之論曰移是者以我嘗言移是非所言也言嘗
試言之也所謂移是者以我嘗言移是非所言也言嘗
我之是非彼之所謂移是者以我嘗言移是非所言也言嘗
移奪是非然終非終臘之者於臠胾可散而不
無定形不可知者也然於寢廟又適其偃焉為是觀室以先周寢廟為
可散也祭肉以分散為是臠胾以不觀室者周
於寢廟又適其偃焉為是觀室以先周寢廟為
舉移是舉皆也已上二事請嘗言移是是以生
為本以知為師因以乘是非有生而後有知好
各師其成心因以好惡乘於果有名實以好為
物之是非於是乎有辨矣非之辨

之聞便
分愚智
窮達之
際便分
榮辱今
世之所
謂是非
者不過
如此是
蜩與鸞
鳩同於
同也

果有名實因以已為質質者約也因以使人以
為已節使人以已為節因以死償節因以死守
若然者以用為知以不用為愚以徹為名以
窮為辱移是今之人也今之人有知愚榮辱之
耳由是觀之今之是蜩與鸞鳩同於同也是蜩
人皆移是之類也與鸞
鳩相同而人又同於二鳥也

跟市人之足則辭以放鰲兄則以嫗大親則已
矣故曰至禮有不人禮以稱物平施至禮則敬
人而施也義者辨其物宜至義則至知不
施也無所不宜不待辨物也

謀至仁無親至信辟金辟金斷金也

徹志之勃解心之謬去德之累達道之塞富貴

顯嚴名利六者勃志也六者使人勃然容動色

理氣意六者謬心也六者謬用其心於外惡欲喜怒哀樂

六者累德也六者有累於中和之德去就取與知能六者

塞道也行此六者則道不能通達此四六者不盪胸中則正

也盪動也正則靜靜則明明則虛虛則無為而無不

為也

道者德之欽也天下莫不尊道而貴德故道為德之欽也生者德之

光也

生謂形色之類德之光輝也

性者生之質也

形體保神各有儀則

謂之性性者生之質幹也

性之動謂之為為之偽謂之失

性

動以天者為得動以人者為失失者得之反也

知者接也知者謨也知者之所不知猶睨也

與知

物接而後有謨知者有所不知猶睨視者遠而有所不見也

動以不得已之謂德

迫而後動感而後應不得已而後起則動無不得謂

之動無非我之謂治

中心有主誠已而發動皆自我不緣物而動則動靜

有常治而不亂矣

名相反而實相順也

緣物以不得已若

非我若不緣物而動名若相反矣然動者有為之應迹中有不動者存乃明覺之自然故雖相

反而實相順也

羿工乎中微而拙乎使人無已譽聖人工乎天

而拙乎人聖人德與天合而人不知夫工乎天而俟乎人者

唯全人能之此有羿工乎天之巧而人皆以為良唯

蟲能蟲唯蟲能天蟲謂鳥獸之屬鳥能飛而不

之所能止於蟲故全人惡天惡人之天而况吾

天乎人乎羿為全人惡鳥獸之飛走是惡人之

人交勝而已之天忘之矣

一雀適羿羿必得之威也以天下為之籠則雀

力之威矣惡

天也以天下為

籠使物各全其

好各安其天則

物無所不容無

所不得矣湯之

得伊尹秦穆公

之得百里因二

人各安於所好

初無干爵祿之

無所逃矣以天下為籠謂以其所好籠之也雀

在於算弋弓弩威之所制者寡不若以所好籠之者衆是故湯以庖人籠

伊尹秦穆公以五羊之皮籠百里奚是故非以

其所好籠之而可得者無有也伊尹百里奚不志於二君之爵

祿故二主不敢以爵祿靡之而直舉於庖人飯牛之間也

介者侈盡外非譽也介兀者侈毀也盡外飾也

心不以毀譽為事也胥靡登高而不懼遺死生也胥靡刑徒也遺

外死生故登高而不懼

夫復詔不餽而忘人忘人因以為天人矣人之相與

其系也

心二君習孰則不假餽食之敬與人
之用賢相忘矣忘乎人則同乎天矣

亦自其安于所業而無外慕處知以庖人食牛籠之也

為然不以人之敬侮而為喜怒唯

出怒不怒則怒出於不怒矣事出於怒而無怒心雖怒猶無怒也

出為無為則為出於無為矣事有所為而無心於為雖為之猶不

也為

欲靜則平氣志欲靜則調平其氣欲神則順心

已上十節皆和則順其心之所適有為也欲當則緣於不

得已後所為欲當則緣於不得已而動者無心也不得已之類

而論至極之理
聖人之道無為為之謂道

卷之五

雜篇第二

徐無鬼

此篇雜舉外王之道以誠而立以偽而廢也

爲士者
往往飾
說以干
世主務
爲仁義
繩墨之

徐無鬼因女商見魏武侯武侯勞之曰先生病
矣苦於山林之勞故乃肯見於寡人徐無鬼曰
我則勞於君君有何勞於我君將盈嗜欲長好
惡則性命之情病矣君將黜嗜欲擊好惡則耳
目病矣我將勞君君有何勞於我武侯超然不
對少焉徐無鬼曰嘗語君吾相狗也下之質執
飽而止是狸德也中之質若視日其神上之質

論而無其實世主厭聞其言是以超然不對

若忘其一

若喪其神者其神在內也

吾相狗又不若吾相馬

也吾相馬直者中繩曲者中鈎方者中矩圓者

中規

直謂背曲謂項方謂口圓謂尻

是國馬也而未若天下馬

也天下馬有成材

骨法應圖

若卹若失若忘其一

然

若忘其一若忘其神也

若是者超軼絕塵不知其所武侯

大說而笑徐無鬼出女商曰先生獨何以說吾

君乎吾所以說吾君者橫說之則以詩書禮樂

從說之則以金版六弢

橫說以文縱說以武

奉事而大有

功者不可為數而吾君未嘗啓齒今先生何以

說吾君使吾君說若此乎徐無鬼曰吾直告之

吾相狗馬耳女商曰若是乎曰子不聞夫越之

流人乎去國數日見其所知而喜去國旬月見

所嘗見於國中者喜及期年也見似人者而喜

矣不亦去人滋久思人滋深乎夫逃虛空者藜

藿住乎魍魎之徑踉位其空

位涖也

聞人足音跂

然而喜矣又况乎昆弟親戚之謦欬其側者乎

久矣夫莫以真人之言謦欬吾君之側乎

相狗馬是

真實說故武侯聞之而說也

徐無鬼見武侯武侯曰先生居山林食芋栗厭
葱韭以賓寡人久矣夫今老邪其欲於酒肉之
味邪其寡人亦有社稷之福邪徐無鬼曰無鬼
生於貧賤未嘗敢飲君之酒肉將來勞君也君
曰何哉奚勞寡人曰勞君之神與形武侯曰何
謂邪徐無鬼曰天地之養也一天地之養萬物與物之所以自
養者一也登高不可以為長居下不可以為短富貴者不
能多用物貧賤者不為常不足猶登高居卑不可以長短論也君獨為萬乘之
主以苦一國之民以養耳目口鼻夫神者不自

許也

許也

夫神者好和而惡姦

好與眾和惡與眾姦

夫姦

病也故勞之唯君所病之何也

病之病其神也

武侯曰

欲見先生久矣吾欲愛民而為義偃兵其可乎

徐無鬼曰不可愛民害民之始也為義偃兵造

兵之本也君自此為之則殆不成凡成美惡器

也

凡已成之美惡器也老子曰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矣故成美惡器也

君雖為

仁義幾且偽哉

知仁義之為美而為之偽也所謂有意為善也

形固造

形成固有伐變固外戰

有愛民之形則造害民之形有偃兵之形則有

之士民未嘗一

造兵之形使為之而成必有伐其謀而敗之者其變固不在乎內之自戰而在乎外之戰也

余無鬼

卷之五

五

買三

也 日忘戰

君亦必無盛鶴列於麗譙之間鶴列兵之無徒

驥於鎬壇之宮徒冀兵之無藏逆於得不以順

也逆取無以巧勝人無以謀勝人無以戰勝人夫

殺人之士民兼人之土地以養吾私與吾神者

其戰不知孰善勝之惡乎在外戰以養其耳旦

者則內戰已病吾神其戰不知孰為善孰為不

善其勝果在內乎果在外乎外之勝不可必內

之不免矣君若勿已矣修胸中之誠以應天地

之情而勿櫻君若不已但修胸中愛民之誠以

不殺士民不夫民死已脫矣民免乎君將惡乎

兼士地也

用夫偃兵哉

黃帝將見大隗乎具茨之山方明為御昌寓驂

乘張若謂朋前馬昆閭滑稽後車至於襄城之

野七聖皆迷無所問塗適遇牧馬童子問塗焉

曰若知具茨之山乎曰然若知大隗之所在乎

曰然黃帝曰異哉小童非徒知具茨之山又知

大隗之所存請問為天下小童曰夫為天下者

亦若此而已矣又奚事焉謂女之有事於治天

牧馬各有所事也女之不能知予少而自游於

牧馬猶我之不知治天下也

余無見

卷之五

三頁六十四

治天下
者在去
害不在
興利興
一利則
生一害
後世之
亂天下
者皆以
興利之
臣也

六合之內予適有瞽病有長者教予曰若乘日
之車而游於襄城之野今予病少痊予又且復
游於六合之外夫為天下亦若此而已予又奚
事焉黃帝曰夫為天下者則誠非吾子之事雖
然請問為天下小童辭黃帝又問小童曰夫為
天下者亦奚以異乎牧馬者哉亦去其害馬者
而已矣黃帝再拜稽首稱天師而退
知士無思慮之變則不樂辨士無談說之序則
不樂察士無凌誅之事則不樂皆囿於物者也

其人之知囿於三者之中招世之士與朝中民
故所樂不出於三者之外

之士榮官筋力之士矜難勇敢之士奮患兵革

之士樂戰枯槁之士宿名法律之士廣治禮樂

之士敬容仁義之士貴際貴際與物交際而後仁義見也農夫

無草萊之事則不比商賈無市井之事則不比

庶人有旦暮之業則勸百工有器械之巧則壯

比者同業相聚也勸者勉能不同於勤也壯者奮於作也錢財不積則貪者憂

權勢不尤則夸者悲勢物之徒樂變遭時有所

用不能無為也此皆順比於歲不物於易者也

無所用之

權勢貨利之徒樂觀時變以行其志此等之人遭時有用不能無為如物之順比於歲不可易也馳其形性潛之萬物終身不反悲夫弊形勞萬物而不反是可悲也

儒墨楊秉四與惠子五天下之知士辨士盡於

莊子曰射者非前期而中謂之善射天下皆羿也可乎惠子曰可莊子曰天下非有公是也而各是其所是天下皆堯也可乎惠子曰可莊子曰然則儒墨楊秉四與夫子為五果孰是邪或者若魯遽者邪其弟子曰我得夫子之道矣吾能冬爨鼎而夏造冰矣魯遽曰若直以陽召陽

此矣莊子一攻其所短而服其蒙此天下之雄辯也

以陰召陰非吾所謂道也吾示子乎吾道於是乎為之調瑟廢一於堂廢一於室廢者真也鼓宮宮動鼓角角動音律同矣夫或改調一弦於五音無當也鼓之二十五弦皆動未始異於聲而音

之君已

一弦為衆音之君故能動二十五弦也

且若是者邪

以陽召陽

以陰召陰是同氣相求鼓宮宮動鼓角角動是同聲相應初無異道而自以為異人之皆是其如此類

惠子曰今夫儒墨楊秉且方與我以辨

相拂以辭相鎮以聲而未始吾非也則奚若矣莊子曰齊人躋子於宋者其命閭也不以完其

求鉏鍾也以束縛其求唐子也而未始出域有

遺類矣

躡子於宋遠其所愛愛於無所愛也命

鍾而束縛之人之固執不通者也求亡子而不

出域人之求近而遺遠者也此四等人為儒墨

喻也夫楚人寄而躡閭者夜半於無人之時

而與舟人鬪未始離於岑而足以造於怨也

楚人

求寄宿未入門而先與門內之人相爭夜半未

登舟而與舟中之人相鬪此惠子之喻也言惠

子未入四家之門而與之莊子送葬過惠子之墓顧謂從者曰郢人堊漫

其鼻端若蠅翼使匠石斲之匠石運斤成風聽

莊子之辨惟惠子能受之惠子

死天下無可與

言者矣

故子送葬而惜之

自好者失人

而斲之盡堊而鼻不傷郢人立不失容宋元君

聞之召匠石曰嘗試為寡人為之匠石曰臣則

嘗能斲之雖然臣之質死久矣自夫子之死也

吾無以為質矣吾無與言之矣

管仲有病桓公問之曰仲父之病病矣可不謂

云至於大病則寡人惡乎屬國而可管仲曰公

欲誰與公曰鮑叔牙曰不可其為人廉潔善士

也其於不已若者不比之又一聞人之過終身

不忘使之治國上且鉤乎君下且逆乎民其得

罪於君將弗久矣公曰然則孰可對曰勿已則

隰朋可其爲人也上忘而下畔

上也忘不求合也下如畔不立

也黨愧不若黃帝而哀不已若者以德分人謂之

聖以財分人謂之賢以賢臨人未有得人者也

以賢下人未有不得人者也其於國有不聞也

其於家有不見也勿已則隰朋可

國人之過有所不聞家人

之過有所不見

自矜者失已

吳王浮於江登乎狙之山衆狙見之恂然棄而

走逃於深蓁有一狙焉委蛇攬捩見巧於王王

射之敏給搏捷矢王命相者趨射之狙執死王
顧謂其友顏不疑曰之狙也伐其巧恃其便以
敖予以至此殛也戒之哉嗟乎無以女色驕人
哉顏不疑歸而師董梧以鋤其色去樂辭顯三
年而國人稱之

南伯子綦隱几而坐仰天而噓顏成子入見曰

夫子物之尤也

物之所最而從之者也

形固可使若稿骸

心固可使若死灰乎

言其迹與人近而心與人遠也

曰吾嘗居

山穴之中矣當是時也田禾一覩我而齊國之

衆三賀之

迹雖遠而心則近矣

我必先之彼故知之我必

賣之彼故鬻之若我而不有之彼惡得而知之

若我而不賣之彼惡得而鬻之嗟乎我悲人之

自喪者我又悲夫悲人之悲者其後而日遠矣

悲人之喪已于物者故隱于山谷之中然爲人所知是亦喪已于物也故又悲人之喪已而不自悲其喪已也悲人之悲而不自悲其悲自是而其心日與人遠矣

仲尼之楚楚王觴之孫叔敖執爵而立市南宜

僚受酒而祭曰古之人乎於此言已曰丘也聞

不言之言矣未之嘗言於此乎言之市南宜僚

弄丸而兩家之難解孫叔敖甘寢秉羽而郢人

投兵丘願有喙三尺

三尺七首也有喙三尺尺言寄辨於不言也

彼之

謂不道之道此之謂不言之辨故德總乎道之

所一而言休乎知之所不知至矣道之所一者

德不能同也知之所不能知者辨不能舉也名

若儒墨而凶矣

儒墨之行欲同其所不同欲知其所以率天下於亂行之

凶者故海不辭東流大之至也聖人併包天地

澤及天下而不知其誰氏是故生無爵死無謚

實不聚名不立此之謂大人狗不以善吠爲良

人不以善言為賢而况為大乎夫為大不足以

為大而况為德乎大者道之所一德之總會夫

大備矣莫若天地然奚求焉而大備矣大備莫

天地不待外求而知大備者無求無失無棄不

以物易已也唯聖人為能知大備固不待外求

反已而不窮循古而不摩大人之誠大人至誠

求諸已而不窮循古至今而不磨也

子綦有八子陳諸前召九方歟曰為吾相吾子

孰為祥九方歟曰相也祥子綦瞿然喜曰奚若

無國君同食之才而有國君同

食之事

曰相也將與國君同食以終其身子綦索然出

涕曰吾子何為以至於極也九方歟曰夫與

國君同食澤及三族而况父母乎今夫子聞之

而泣是禦富也子則祥矣父則不祥子綦曰歟

何足以識之而相祥邪盡於酒肉入於鼻口

矣而何足以知其所自來但知酒肉盡從而入

吾未嘗為牧而祥生於奧未嘗好田而鵠生

於突若勿怪何邪未嘗為牧而奧間有祥未嘗

怪何哉知吾之吾所與吾子游者游於天地於

此怪徵也世之人僥倖而得富貴此亦怪徵也豈有能善其後者哉

天地不游於君臣之樊

吾與之邀樂於天吾與之邀食於

地吾不與之爲事不與之爲謀不與之爲怪吾

與之乘天地之誠而不以物與之相撓吾與之

一委蛇而不與之爲事所宜

乘天地之誠順變化而往不逆物之

情與物相委蛇則所過者化而不爲適莫所累也

今也然有世俗之償

焉

然猶有世俗之累只爲衣食於天地之間不免於償之耳

凡有怪微者必

有怪行殆乎非我與吾子之罪幾天與之也吾

是以泣也無幾何而使梱之於燕盜得之於

全而鬻之則難不若刖之則易於是乎刖而

之於齊適當渠公之街終身食肉而終

齧缺遇許由曰子將奚之曰將逃堯曰奚爲邪

曰夫堯畜畜然仁吾恐其爲天下笑後世其人

與人相食與夫民不難聚也愛之則親利之則

至譽之則勸致其所惡則散愛利出乎仁義捐

仁義者寡利仁義者衆夫仁義之行唯且無誠

知仁義之爲美而爲之僞也

且假夫禽貪者器

假此以爲禽制貪者之器

是以一人之斷制利天下譬之猶一頰也

以仁義利

天下是以一人之斷制見其利而不見其害猶頰然見得一邊也頰與腎同見一邊也

夫

此三者
當世之
所謂賢
者也

堯知賢人之利天下也而不知其賊天下也夫
惟外乎賢者知之矣不尚賢則無利天下之事而亦無賊天下之害也
有暖姝者有濡需者有卷婁者所謂暖姝者學
一先生之言則暖暖姝姝而私自悅也自以為
足矣而未知未始有物也是以為暖姝者也濡
需者豕蟲是也擇䟽鬣自以為廣宮大囿奎蹄
曲隈乳間股脚自以為安室利處不知屠者之
一旦鼓臂布草操烟火而已與豕俱焦也此以
域進此以域退此其所謂濡需者也卷婁者舜

神人惡
衆至已
後皆明
舜之心
迹也

也羊肉不慕蟻蟻慕羊肉羊肉羶也舜有羶行
百姓悅之故三徙成都至鄧之墟而十有萬家
堯聞舜之賢舉之童土之地曰冀得其來之澤
舜舉乎童土之地年齒長矣聰明衰矣而不得
休歸所謂卷婁者也是以神人惡衆至衆至則
不比不比則不利也不以仁義利之則人不比親比不比則不至也故
無所甚親無所甚踈抱德煬和以順天下此之
謂真人於蟻去知蟻無慕羶之知於魚得計魚相忘於水於
羊棄意羊無慕蟻之意以目視目以耳聽耳以心復心

百姓皆著其耳目聖人皆孩之若然者其羊也繩其變也循無

利天下之心如羊之在繩無慕蟻之意也舜當天下之大變唯循其變而心無所偃也古

之真人以天待之不以人入天聖人以無心待之而不以人入

天若以人入天則其心以為不然者天門弗開矣古之真人得之也生

失之也死得之也死失之也生得於生則失於死得於死則失

於生得失若環死生一體也此即所謂以天待之不以人入天也

藥也其實堇也堇鳥頭也藥有治病之毒者也桔梗也

雞癰也豕零也是時為帝者也何可勝言三者皆藥之至賤有時為君則為主治

如此之類皆不可勝言也

人之才

能適時

有所用

以美成

功由是

聲色貨

利之物

聚於前

聰明知

勾踐也以甲楯三千棲於會稽唯種也能知亡

之所以存唯種也不知身之所以愁文種之知

而不能存其身故曰鴟目有所適鶴脰有所節解之也

悲鴟目夜明適用於夜鶴脰雖長節而短之亦

材有所長亦故曰風之過河也有損焉日之過

河也有損焉請只風與日相與守河而河以為

未始其攪也恃源而往者也風日守河而河不

源之來不竭故故水之守土也審影之守人也

審物之守物也審因風日守河而及水之守土

此皆知有所不

知而神
有所困
也

定不改易也此皆外物之有損者也聲
色貨利外之物也耳目心知內之物也故目之
於明也殆耳之於聰也殆心之於殉也殆
於色耳之聰殆於聲凡能於其府也殆
心之殉殆於貨利之所聚也能謂耳目心知之
能病於聲色貨利之獨聚也殆之成也不給改
其殆已成禍之長也滋萃禍之長日其反也緣
不及改矣功反如易曰反復道也禍敗之
功來始緣有功而反得禍也其果也待久
之成必待而人以為已寶不亦悲乎自寶不知
乃殺身故有亡國戮民無已不知問是也故敗
之本也故有亡國戮民無已不知問是也
國刑戮之民無窮者皆不知問此道也故足之於地也踐雖踐恃

其所不蹶而後善搏也人之知也少雖少恃其

所不知而後知天之所以謂也人之所知者少所

其知達諸天矣知大一之一知大陰非隱而知

大目之不見知大均之不均知大方之方知大信不

信之知大定皆動靜至矣至知之大一通之為萬物大

陰解之可以默解大目視之無形大均緣之其

分量而大方體之無體之體也乃大信稽之不果

稽之合大定持之此心出入萬變盡有天循有

照冥有樞始有彼而知之盡處有天循其所不知

余無見卷之五三三

道之樞要於是始則其解之也似不解之也其
有彼是之可因矣則其解之也似不解之也其
知之也似不知之也不知而後知之解而非知
唯不知處乃其問之也不可以有崖而不可以
為知之至也其問之也不可以有崖而不可以
無崖不可限於所知之內不頡滑有實言之頡
辨又有實者如古今不代而不可以虧只如古
待而不可以相無古今二字分不則可不謂有
開又除不得一箇是非二字亦然則可不謂有
大揚摧乎即此便有大闔亦不問是已奚惑然
為辨者何不以此為問而以不惑解惑復於不
惑是尚大不惑以古今之不惑者解是非之惑
則復於不惑庶幾其大不惑哉

雜篇第三

則陽

此篇論名實以內聖為實以外王為名

則陽游於楚夷節言之於王王未之見夷節歸
彭陽見王果曰夫子何不譚我於王王果曰我
不若公閱休彭陽曰公閱休奚為者邪曰冬則
搗鼈於江夏則休乎山樊有過而問者曰此予
宅也夫夷節已不能而况我乎吾又不若夷節
夫夷節之為人也無德而有知不自許不肯以
之神其交固顛冥乎富貴之地非相助以德相

則陽之
意欲相
助為名
聲以干
富貴王
果告以
聖人務
實不務
名其感
人心若
是之遠
也故曰
待公閱
休

助消也交結權勢通神顛頓冥迷於富貴之處非相助以德相助以消其貧困者也
夫凍者假衣於春暘者反冬乎冷風凍者必假衣于春暘
者必反冬之冷風欲消貧困者必求勢利之徒如我無能為也夫楚王之為人
也形尊而嚴其於罪也無赦如虎非夫佞人正
德其孰能撓焉佞人指夷節正德指公閱休故聖人其窮也
使家人忘其貧其達也使王公忘爵祿而化卑
其於物也與之為娛矣與物相娛而不相連也其於人也
樂物之通而保已焉樂於通物而不失已故或不言而飲
人以和與人並立而使人化父子之宜彼其乎

聖人有
愛人之
實人與
之以愛
人之名
名實兩
見者也
無實則
無名無
內則無
外除日
則無歲

歸居而一間其所施不但能並立而使人化也凡父父子子各安其所居
者一承其德化之所施其於外人心者若是其遠也其德
外感人心者若故曰待公閱休

聖人達綢繆周盡一體矣而不知其然性也聖人

達綢繆之愛於人而周盡物我一體之義然復

命搖作而以天為師人則從而命之也靜則歸根復命

動則萬物並作此天之仁也聖人之仁以天為師非有心而為之人則從而命之以愛人之名

也憂乎知而所行恒無幾時其有止也若之何

聖人不求人知而彼憂乎人之所不知天道有生有殺聖人以天為師仁亦有時而止彼則所

行愛人之行常欲其然而無有止時所謂仁常而不成者也

生而美者人與

之鑑不告則不知其美於人也若知之若不知

之若聞之若不聞之其可喜也終無已人之好

之亦無已性也

聖人生而愛人猶人之生而美者初不以人之知不知而作止

此蓋出

聖人之愛人也人與之名不告則不知

其愛人也若知之若不知之若聞之若不聞之

其愛人也終無已人之安之亦無已性也舊國

舊都望之暢然雖使丘陵草木之緡入之者十

九猶之暢然

性者人之所自生舊國舊都人所自生之處去日久則望而見之已

暢然矣雖使丘陵草木交蔽緡合望而况見見未入者十有九猶之暢然如昔望之也

聞聞者也以十仞之臺縣衆間者也

性者人之所同有聖

人之愛人出於性人所共見共聞者也如以十仞之臺作樂於衆人之間孰有不見不聞者乎

冉相氏得其環中以隨成

虛中以應隨物曲成與物無終

無始無幾無時

始卒若環莫得其倫

日與物化者一不化

者也闔嘗舍之

所過者化所存者神聖人之夫愛人無已何嘗有所舍止哉

師天而不得師天與物皆殉其以為事也若之

何師天之愛物而不師天之復命搖作是其愛物也無時而已適以徇物之情而物亦徇吾

之所愛若之何夫聖人未始有天未始有人未

始有始未始有物

聖人之心至虛至純故未始有始未始有物

無物之先故未始有始未始有物

與世偕行而不替所行之備

而不洫其合之也若之何

與世偕行而不替如天之運而不息也行

備而不洫如天之覆而不遺也其與天合也為何如哉

湯得其司御門尹

登恒為之傳從師而不囿

師人而不得其隨成

復命搖作以天為師也

為之司其名

克寬克仁彰信兆民湯則司其愛民之名

之名羸法

是名也實之餘法也

得其兩見

名實兩見者也

仲尼之

盡慮為之傳之

仲尼盡其聰明聖知之慮以立名教

容成氏曰除

日無歲無內無外

歲日之積也無日則無歲矣有內始有外無內則無外矣

有實斯有名無實豈得有名乎

魏瑩與田侯牟約田侯牟背之魏瑩怒將使人

刺之犀首聞而耻之曰君為萬乘之君也而以

匹夫從讐衍請授甲二十萬為君攻之虜其人

民繫其牛馬使其君內熱發於背然後拔其國

思也出走然後扶其背折其脊季子聞而耻之

曰築十仞之城城者既十仞矣則又壞之此胥

靡之所苦也今兵不起七年矣此王之基也衍

亂人不可聽也

衍兵七年王之基業固矣使聽衍亂人之言而用兵則與築十

蠻觸之所爭名
實甚微
伏尸百
里其利
害甚大
魏侯所
以聞言
而有悟
也

之者何異哉華子聞而醜之曰善言伐齊者亂
人也善言勿伐者亦亂人也謂伐之與不伐亂
人也者又亂人也君曰然則若何曰君求其道
而已矣惠子聞之而見戴晉人戴晉人曰有所
謂蝸者君知之乎曰然有國於蝸之左角者曰
觸氏有國於蝸之右角者曰蠻氏時相與爭地
而戰伏尸數萬逐北旬有五日而後反君曰噫
其虛言與曰臣請為君實之君以意在四方上
下有窮乎君曰無窮曰知游心於無窮而反在

通達之國若存若亡乎君曰然曰通達之中有
魏於魏中有梁於梁中有王王與蠻氏有辨乎
君曰無辨客出而君惘然若有亡也客出惠子
見君曰客大人也聖人不足以當之惠子曰夫
吹管也猶有嗃也吹劍首者映而已矣堯舜人
之所譽也道堯舜於戴晉人之前譬猶一映也
映者猶言
無所聞也

市南宜
僚自藏
于畔自
埋于民

孔子之楚舍於蟻丘之漿其隣有夫妻臣妾登
極者極屋脊也子路曰是稷稷何為者邪仲尼曰是

避名實者也故其聲銷

聖人僕也謂聖人之徒也是自埋於民自藏於畔沉埋於民

間而藏隱於田畔也其聲銷其志無窮其聲名雖銷沉其志猶未已

口雖言其心未嘗言口之所言非心之所言方且與世違

而心不屑與之俱方且意與世違而心不屑與絕人逃世者俱也是陸

沉者也是其市南宜僚邪子路請往召之孔子

曰已矣彼亦知丘之著於已也知丘之適楚也

以丘為必使楚王之召已也彼且以丘為佞人

也夫若然者其於佞人也羞聞其言而况親見

其身乎而何以為存子路往視之其室虛矣

為政而鹵莽滅裂此務名不務實者也

長梧封人問子牢曰君為政焉勿鹵莽治民焉

勿滅裂昔予為禾耕而鹵莽之則其實亦鹵莽

而報予芸而滅裂之其實亦滅裂而報予予來

年變齊深其耕而熟耰之其禾繁以滋予終年

厭飧變齊變其舊法也厭飧食之有餘也莊子聞之曰今人之治

其形理其心多有似封人之所謂遁其天離其

性滅其情亡其神以眾為如此者眾故鹵莽其性者

欲惡之孽為性荏葦蒹葭始萌以扶吾形尋擢

吾性並潰漏發不擇所出漂疽疥癰內熱洩膏

則易

卷之五

三

三百九十五

是也欲惡之孽為亂性之萑葦蒹葭扶形者也標擢吾性於外欲惡相攻並潰而漏發不擇所出之道故外之則如有漂疽疥癰內之則有如內熱溲膏是也

人之病名也聚人之所爭實也名也禁人

栢矩學於老聃曰請之天下游老聃曰已矣天下猶是也又請之老聃曰女將何始曰始於齊至齊見辜人焉推而強之解朝服而幕之號天而哭之曰子乎子乎天下有大菑子獨先離之曰莫為盜莫為殺人榮辱立然後覩所病貨財聚然後覩所爭今立人之所病聚人之所爭窮困人之身使無休時欲無至此得乎古之君人

為盜而實使民為盜也

全人之行所遇

者以得為在民以失為在已以正為在民以枉為在已故一形有失其形者退而自責今則不然匿為物而愚不識大為難而罪不敢蔽匿其不識者為愚大為難行之事而以不敢者為罪重為任而罰不勝遠其塗而誅不至重其任而以不勝者為罰遠其塗而以不至者為誅民知力竭則以偽繼之日出多偽士民安取不偽夫力不足則偽知不足則欺財不足則盜盜竊之行於誰責而可乎

遽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未嘗不始於是之

者化實

不聚名

不立是

非皆不

存其間

猶物之

有生死

莫知其

恨人之

欲強其

所不知

以為知

者終歸

于惑而

已

大發伯

常騫之

意求之

于名實

之間狝

韋之意

而卒詘之以非也

始於是之者當事無適莫之

見也詘之以非者已事無固

我之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萬物

有乎生而不見其根有乎出而莫見其門

生出人

之所知也生之根出之

門則人之所不知也

人皆尊其知之所知而

莫知恃其知之所不知而後知此知之至也

辨

以為果有名實而求知其

所不知終歸于大惑矣

已乎已乎且無所逃

此則所謂然與然乎

可已而不已終不免于大

惑然與然乎者疑而未定

之辭

也

仲尼問於太史大發伯常騫狝韋曰夫衛靈公

飲酒湛樂不聽國家之政田獵畢弋不應諸侯

之際其所以為靈公者何邪大發曰是因是也

伯常騫曰夫衛靈公有妻三人同濫而浴史鮪

奉御而進所搏幣而扶翼其慢若彼之甚也見

賢人若此其肅也是其所以為靈公也狝常曰

夫靈公也死卜葬於故墓不吉卜葬於沙丘而

吉掘之數仞得石槨焉洗而視之有銘焉曰不

馮其子靈公奪而埋之夫靈公之為靈也久矣

之二人何足以識之

君父之死臣子稱天以誅

之靈公石槨之銘此事之

易

卷之三

三

四百二

具陽 卷之五 三十五
不可知者天也故曰
二人何足以知之

丘里之言名實所聚故能合併而為公也

少知問於太公調曰何謂丘里之言太公調曰
丘里者合十姓百名而以為風俗也合異以為
同散同以為異今指馬之百體而不得馬而馬
係於前者立其百體而謂之馬也是故丘山積
卑而為高江河合水而為大人合併而為公
是以自外入者有主而不執言之自外入者有主於中豈不執乎
由中出者有正而不距言之自內出者有所期必於外豈不距而不受乎
四時殊氣天不賜故歲成五官殊職君不私

故國治文武大人不賜故德備萬物殊理道不
私故無名無名故無為無為而無不為時有終
始世有變化禍福淳淳至有所拂者而有所宜

禍福淳淳然難辨相拂逆處反有所宜自殉殊面有所正者有所

差人之殉從者向背之間便有差殊有所正必有所反也比於大澤百材

皆度度聚也觀乎大山木石同壇此之謂丘里之

言少知曰然則謂之道足乎謂丘里之言足大以謂之道乎

公調曰不然今計物之數不止於萬而期曰萬
物者以數之多者號而讀之也是故天地者形

陰陽相照相蓋相治此天地之道藏諸用者所謂知來者逆也

之大者也陰陽者氣之大者也道者為之公形
皆資於道道為天地陰陽之所公共者因其大而號而讀之則可
也因其形氣之大而謂之曰天地之道已有之
矣乃將得比哉道為之公則天地陰陽皆道中
哉道比則若以斯辨譬猶狗馬其不及遠矣
少知曰四方之內六合之裏萬物之所生惡起
大公調曰陰陽相照相蓋相治陰陽有相對照者有相平
治者四時相代相生相殺春夏相生相殺欲惡去
就於是橋起欲惡之相去是橋錯而起雷風相薄所欲而就也水火不相射

四時相代相生相殺此天地之道藏諸用者所謂知來者逆也

所惡而雌雄片合於是庸有雌雄片合有常天去也雌雄片合於是庸有
也山澤通氣安危相易禍福相生緩急相摩聚
散以成自陰陽相對而為交易之易於是安
相摩陰陽聚散之相成也此名實之可紀精之可志者也
名有實而可紀至精至微而可志者也隨序之相理自其遷流而為變易之易
春生夏長秋殺冬藏隨橋運之相使彼春之暖順四時之序所以相理
秋之忿為冬之怒橋然窮則反終則始此物之
所有言之所盡知之所至極物而已時序之終始反覆因
物而見此物之所有也言之所能盡觀道之人
知之所至者不過極物之際而已

或使則
實名實
之可知
者也莫
為則虛
名實之
不可知
者也

不隨其所廢不原其所起此議之所止物雖有窮而道
無窮觀道者不隨物之所廢少知曰季真之莫
為接子之或使二家之議孰正於其情孰偏於
其理二家之言其情理孰為正孰為偏也大公調曰雞鳴狗吠是
人之所知雖有大知不能以言讀其所自化又
不能以意其所將為雞鳴狗吠人皆知之若欲
之所將為則雖斯而析之精至於無倫大至於
大知不能也不可圍即此雞鳴狗吠分而析之則至精或之
不可圍無倫至大不可圍其理不可窮盡或之
使莫之為未免於物而終以為過或使莫為未

既以物論則物理尤不可或使則實莫為則虛
窮况以此論道亦過矣或使莫為即因有名有實是物之居有名有實
緣自然之說也實無名無實在可言可意
言而愈疏可以言論者物之粗可以意致者物
去道愈疏矣未生不可忌已死不可阻死生非遠也
理不可覩或之使莫之為疑之所假生之來不
不能止死生甚近而理不可覩謂之或吾觀之
使莫為此疑之所假於物而言者也
本其往無窮吾觀之末其來無止無窮無止言
之無也與物同理無窮無止非真無也言之無
而寄於物者如龜毛兕角之

也類是或使莫為言之本也與物終始或使莫為以有無為

立言之本有則物從而始無則物從而終與物相終始者也道不可有有不可無

可無道之為名所假而行道不可有有不可無

所假而行非或使莫為在物一曲夫胡為於大

物所有也或使莫為在物一曲夫胡為於大

方或使莫為在物一曲夫胡為於大

足則終日言而盡道言而不足則終日言而盡

物道物之極言默不足以載非言非默議其有

極言而足謂無言也言而不足謂有言也無

默之所能載也道在於非言非默之間所謂

語不能顯默不能藏也至此則可以忘言矣

南華真經標解卷之六

邵弁註

雜篇第四

外物

外物不可必故
 可必故
 為善為
 惡皆不
 免于死
 忠臣未
 必信于
 君孝子
 未必愛
 于親所
 可必者
 子必為

外物不可必故龍逢誅比干戮箕子狂惡來死

桀紂亡人主莫不欲其臣之忠而忠未必信故

伍員流於江蓁弘死於蜀藏其血三年而化為

碧人親莫不欲其子之孝而孝未必愛故孝已

憂而曾參悲忠孝臣子分內之事忠未必見信

木與木相摩則然金與火相守則流木之生火

孝臣必為忠耳

也火之流金也逆而相尅也陰陽錯行則天地大絃於是乎有

陰陽錯

雷有霆水中有火乃焚大槐陰陽錯行則天地

行則天地大絃

陽在內則奮擊而為雷霆水中生火乃有甚憂

利欲相摩則生

兩陷而無所逃其有所甚憂之事冀其成而又憂

火實多

兩陷於利害之蠶蟬不得成心若縣於天地之

惟人不取必于

間事若蠶蟬不成則慰腎沈屯利害相摩生火

外物則隕然處

甚多眾人焚和月固不勝火於是乎有憤然而

順而盡道其間

道盡慰腎沈屯昏而不醒蓋其中為利害之相摩

矣

生於陰陽氣和然則月豈不能勝火乎於是乎有

而不以是動心也

莊子之所求者

莊周家貧故往貸粟於監河侯監河侯曰諾我

甚少而不可得

將得邑金將貸子三百金可乎莊周忿然作色

任公子之所求者

曰周昨來有中道而呼者周顧視車轍中有鮒

者甚大

魚焉周問之曰鮒魚來子何為者邪對曰我東

而得此

海之波臣也君豈有升斗之水而活我哉周曰

亦外物之不可必也

諾吾且南游吳越之王激西江之水而迎子可

乎鮒魚忿然作色曰吾失吾常與我無所處吾

得升斗之水然活耳君乃言此曾不若早索我

於枯魚之肆

任公子爲大鉤巨緇五十犢以爲餌蹲乎會稽
投竿東海旦旦而釣期年不得魚已而大魚食
之牽巨鉤陷沒而下驚揚而奮鬣白波若山海
水震盪聲侔鬼神憚赫千里任公子得若魚離
而腊之自淞河以東蒼梧以北莫不厭若魚者
已而後世軀才諷說之徒皆驚而相告也夫揭
竿累趨灌瀆守鯢鮒其於得大魚難矣飾小說
以干縣令其於大達亦遠矣是以未嘗聞任氏

之風俗其不可與經於世亦遠矣

世之人
假詩書

儒以詩禮發冢大儒臚傳曰東方作矣事之何

以竊富
貴實有

若小儒曰未解裙襦口中有珠詩固有之曰青

似於詩
書發冢

青之麥生於陵陂生不布施死何含珠爲接其

者之所
爲也

鬚壓其顙儒以金錐控其頤徐別其頰無傷口

中珠

此必逸詩之辭也當世之儒者往
往爲詩書發冢之事故以此譏之

老萊子
以夫子

老萊子之弟子出薪遇仲尼反以告曰有人於

爲矜猶
微生畝

此修上而趨下末僂而後耳視若營四海不知

以夫子
爲佞

其誰氏之子老萊子曰是丘也召而來仲尼至

人皆有
齒德而
隱者視
斯世為
外物而
不知聖
人不忍
忘天下
之心也

曰丘去女躬矜與女容知斯為君子矣躬之矜容之知
皆見於外者也仲尼揖而退感然改容而問曰業可得
進乎老萊子曰夫不忍一世之傷而驚萬世之
患抑固窶邪抑女固窶陋亡其畧弗及邪亡其畧不
慮及惠以歡為驚終身之醜中民之行進焉耳
此邪以及人而人歡然悅之女以此自矜於一時
終身之醜也但比於中人之行稍加焉耳何足
自矜相引以名相結以隱相引以仕而名於世
乎其譽堯而非桀不若兩忘而閉其所譽言明
是非不若是非反無非傷也是非之辨與物相
兩忘之為愈也反無非所以傷物

以神龜
之智而
不能逃
余且之
網此亦
外物之
不可必
者也

也動無非邪也相引以名聖人躊躇以興事以
每成功聖人不汲汲於興柰何哉其載焉終矜
爾柰何不忍一世之傷萬世之患
宋元君夜半而夢人被髮闕阿門曰予自宰路
之淵予為清江使河伯之所漁者余且得予元
君覺使人占之曰此神龜也君曰漁者有余且
乎左右曰有君曰令余且會朝明日余且朝君
曰漁何得對曰且之網得白龜焉其園五尺君
曰獻若之龜龜至君再欲殺之再欲活之心疑

以不用
為用不

卜之曰殺龜以卜吉乃剝龜七十二鑽而無遺
策仲尼曰神龜能見夢於元君而不能避余且
之網知能七十二鑽而無遺策不能避剝腸之
患如是則知有所困神有所不及也雖有至知
萬人謀之至知必與衆謀蓋一人之知易困也
魚不畏網罟而畏鵜鶘去小知而大知明去善
而自善矣

嬰兒生無石師而能言與能言者處也

惠子謂莊子曰子言無用莊子曰知無用而始

取於外
物也

取必
於名者

也覆墜
火馳取

必於利
者也至

入不留
也

行於二
者故能

游於世
而不僻

可與言用矣夫地非不廣且大也人之所用容

足耳然則厠足而墊之歟黃泉人尚有用乎惠

子曰無用莊子曰然則無用之為用也亦明矣

莊子曰人有能游且得不游乎人而不能游且

得游乎

人能游於君臣之樊者必能游於世不

夫流遁之志決絕之行

遁世之志流而不反

噫其非至知厚德之任與

遁志絕行非至知

也覆墜而不反火馳而不顧雖相與為君臣時

也曷世而無以相賤

趨名利者雖覆墜而不反

也

與為君臣易世之故曰至人不留行焉不為流

後則無以相賤矣之過高不為覆墜夫尊古而卑今學者之流也火馳之殉身也

且以狝常氏之流觀今之世夫孰能不波唯至

人乃能游於世而不僻順人而不失已彼教不

學承意不彼彼為教我不為學但承彼之意而不為彼之行至人所以游於世也

目徹為明耳徹為聰鼻徹為羶口徹為甘心徹

為知知徹為德凡道不欲壅壅則哽哽而不止

則跼跼則眾害生物之有知者恃息騰跼先後相

物其根在中根於中者其不殷非天之罪識與

耳目口鼻心知與外物為構則不徹唯不取必於外物

者則天機貫穿而神游於至虛之地矣

相當非天之穿之日夜無降人則顧塞其實天機

天使之貫穿於諸竅之中日夜往來不竭人自以物欲閉塞其竅故識與息不相當也

胞有重闥心有天游於諸竅此心有重闥通之室

無空虛則婦姑勃谿心無天游則六鑿相攘六

引六塵內攘也

大林丘山之善於人也亦神者不勝人見大林

者已之精神不勝也見富貴尊顯而欲慕者亦已之精神不勝也

德溢乎名名溢乎暴德之外溢以名浮於實也名之外溢以暴得虛譽也

謀稽乎諡以諡相欺則知出乎爭爭則知柴生

事會作於外才知生乎中故事

成而名

立

天時作

于上人

事應于

下則萬

物生此

皆不取

必于外

物而物

自至也

小人則

以身殉

利士則

以身殉

名其殉

一也潛

乎守

柴塞不通生於所守

官事果乎衆宜

因能授任成春於衆之所宜

雨日時草木怒生

鉅鉅於是乎始修

天時動於上而人事

應於下

草木之倒植

過者半而不知其然

倒植草木之萌芽先

植也

靜然可以補病

皆城不可以休老寧可以

止遽雖然若是勞者之務也非佚者之所未嘗

過而問焉聖人之所以馘天下神人未嘗過而

問焉賢人所以馘世聖人未嘗過而問焉君子

所以誠國賢人未嘗過而問焉小人所以合時

君子未嘗過而問焉演門有親死者以善毀爵

為官師其黨人毀而死者過半

演門地名其人

師之爵其黨人爭慕效之其哀毀而死

者過半此好名之過小人趨時之事也堯與許

由天下許由逃之名也湯與務光怒之

則已怒則紀他聞之帥弟子而跋於窾水諸侯

非人情也

弔之三年申屠狄因以踣河

此與演門之人

筌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得

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吾安得

夫忘言之人而與之言哉

其形性
馳之外
物終身
不反悲
夫

雜篇第五

寓言

莊子一書皆寓

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忘言日出和以天倪

言也而曰寓言

之九也十七十分之七也卮言脂澤之言

十九者以卮言

十九藉外論之借他人言之是親父不為其子

間出居十分之一也寓

媒親父譽之不若非其父者也非吾罪也人之

言十九之中重

罪也與已同則應不與已同則反同於已為是

言居十分之七

之異於已為非之重言十七所以已言也

此蓋真也

是為耆艾年先矣而無經緯本末

實語欲
取信于
人也

為本禮
樂為末

以期年耆者是非先也人而無以先人

無人道也人而無人道是之謂陳人

何足以重
已之言乎

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因以曼衍所以窮年不言

則齊

不言則物
論齊矣

齊與言不齊

齊之以言則齊
與言不齊矣

言

與齊不齊也

言以齊之則言
與齊不齊矣

故曰無言言無言

終身言未嘗言終身不言未嘗不言有自也而

可有自也而不可有自也而然有自也而不然

自從也有自也而勿謂之不可有自也而勿

之然不然此皆出於不作好惡之公心也

惡乎然然於然惡乎不然不然於

萬物皆
以種相

不然惡乎可可於可惡乎不可不可於不可

我

生而以

然不然可不可皆因於彼

物固有所然物固有

死不同

所可

以物觀之
所然有所可也

無物不然無物不可

道

禪續猶

觀之則物無貴

非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孰得其

可不可

久萬物皆種也以不同形相禪始卒若環莫得

皆有所

其倫是謂天均天鈞者天倪也

如物之各自有
種以不同之形

是非不

相禪是是非兩行各得其倫序寓諸

無竟也天均者天倪之所和也

是非相

莊子謂惠子曰孔子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始時

代乎前

所是率而非之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

寓言

卷之六

九

其未之
嘗言所
存者神
也

非也惠子曰孔子勤志服知也莊子曰孔子謝
之矣而其未之嘗言孔子已謝去博學之事矣而其刪述六經未之嘗言
不過因其孔子云夫受才於大本復靈以生受
是非而已才於天命之性復鳴而當律言而當法利義陳
乎前而好惡是非直服人之口而已矣言而當法審乎
義利之辨好惡是非與人相合然亦但使人乃
能服人之口而已不能服人之心也
以心服而不敢齷立定天下之定今使人心服
違忤而立定天下已乎已乎吾且不能及彼乎
萬世未定之議此正孔子之事而其
自言如此乃謙詞也

以三釜
為是以
三千鍾
為非以
及親為
樂以不
逮親為
悲此不
特內不
化而外
亦有不
化者矣

曾子再仕而心再化曰吾及親仕三釜而心樂
後仕三千鍾不泊吾心悲泊及也養不弟子問
於仲尼曰若參者可謂無所縣其罪乎曰既已
縣矣其心不懸於祿而懸於夫無所縣者可以
有哀乎心可謂無懸繫之罪矣
三釜三千鍾如鸛雀蚊虻相過乎前也彼視
以祿之多
少動心乎

顏成子游謂東郭子綦曰自聞吾子之言一年
而野離琢二年而從心得從順內不起三年而

死無所
自往生
無所自
來是非
之所自
而果然
邪

通心通乎人我離形四年而物心通五年而來

道心安而虛六年而鬼入鬼神七年而天成純中心

無間渾然八年而不知死不知生通乎晝夜之道而

惡九年而大妙形神俱妙生有為死也勸公以

其死也有自也生者為死者而歌勸公如楚詞

是以死為有而生陽也無自也人之生陽無之

亦無所自而往也散而果然乎惡乎其所適惡乎

其所不適使果然死有所目往則魂氣無天有

曆數天之有曆數紀之曆地有人據地之有據

通人據之外吾惡乎求之莫知其所終若之何

其無命也求之有生之後莫知其所終窮通得

是非亦莫知其所始若之何其有命也求之未

猶是也茫然無物莫知其所自始末有所謂命有以相

也未成乎心之先而無是非亦猶是也

應也若之何其無鬼邪格之斯來感之斯應安

得謂之無鬼神邪彼無以相應也若之何其有

我相對則有是非鬼邪若無人則無鬼鬼與人不相應矣安得

鬼邪謂之有鬼神邪人我不相對則無是非

衆罔兩問於景曰若向也俯而今也仰向也括

而今也被髮向也坐而今也起向也行而今也

火與日
京之所
自有陰
與夜景
之所自
無是非
之所自
皆無實
體相待
而若
不相待
者也
陽子居
一節當

止何也景曰搜搜奚稍問也搜搜行之疾也稍問數問也言前既
問而今予有而不知其所以予蝸甲也蛇蛻也
又問也似之而非也火與日吾屯也屯聚而有影陰與夜吾
代也陰與夜則影亡猶世之變更也彼吾所以有待邪而况乎
以有待者乎此吾所以有待而存有待而亡者况乎吾之所待又有待者乎彼
來則吾與之來彼往則吾與之往彼強陽則我
與之強陽強陽者又何以有問乎往來皆陽氣之動作耳不
必問也

陽子居南之沛老聃西游於秦邀於郊至於梁

屬下章

陽子居
之在沛
列御寇
之適齊
皆內誠
不解形
謀成光
以外鎮
人心者
也有道
者之所
不取也

而遇老子老子中道仰天而嘆曰始以女爲可
教今不可也陽子居不答至舍進盥漱叩櫛脫
屨戶外膝行而前曰向者弟子欲請夫子夫子
行不間是以不敢今間矣請問其故老子曰而
睢睢而盱盱而誰與居睢睢盱盱志大而瞻視遠也大白若
辱盛德若不足陽子居感然變容曰敬聞命矣
其往也舍者迎將其家公執席妻執巾櫛舍者
避席煬者避竈其反也舍者與之爭席矣

雜篇第六

列禦寇

列禦寇之齊中道而反見伯昏瞀人伯昏瞀人
曰奚方而反曰吾驚焉曰惡乎驚曰吾嘗食於
十餐而五餐先饋伯昏瞀人曰若是則女何爲
驚已曰夫內誠不解形謀成光如見謀之謀情實外露也以
外鎮人心使人輕乎貴老而整其所患夫餐人
特爲食羹之貨多餘之贏其爲利也薄其爲權
也輕而猶若是而況於萬乘之主乎身勞於國

而知盡於事彼將任我以事而效我以功吾是以驚伯昏瞀人曰善哉觀乎女處已人將保女矣無幾何而往則戶外之屨滿矣伯昏瞀人北面而立敦杖感之乎頤立有間不言而出賓者以告列子列子提屨跣而走暨乎門曰先生既來曾不發藥乎曰已矣吾固告女曰人將保女果保女矣非女能使人呆女而女不能使人無保女也而焉用之而女雖不使人保女保女感緣出異也必且有感相感以豫悅必女搖而本性又無出怪異以感之也

謂也且使因彼所感而出則與女游者又莫女告也彼所小言盡人毒也莫覺莫悟何相孰也纖巧之言盡是害人者而不巧者勞而智者憂自覺悟人又孰與相誰何也無能者無所求飽食而遨游汎若不繫之舟虛而遨游者也

緩之使其弟墨是有意於勝人而卒為天所勝欲遁乎天而卒

鄭人緩也呻吟裘氏之地祇三年而緩為儒河潤九里澤及三族使其弟墨儒墨相與辨其父助翟十年而緩自殺其父夢之曰使而子為墨者予也闔胡嘗視其良也良塚既為楸栢之實矣

為天所
刑也

夫造物者之報人不報其人而報其人之天天即天

天君也謂彼固使彼彼自以儒為勝人因使其

用心處也夫人以已為有以異於人

以賤其親齊人之飲井者相粹也已與弟同出

有異於人而賤其親何異同汲於一故曰今之

世皆緩也自是有德者以不知也而况有道者

乎道之所一德不能同苟有德者已古者謂之

遁天之刑

聖人安其所安不安其所不安眾人安其所不

務遠大
者無近
功

安不安其所安莊子曰知道易勿言難知而不
言所以之天也知而言之所以之人也古之人
天而不人贗

朱泚漫學屠龍於支離益殫千金之家三年技

成而無所用其巧

聖人以必不必故無兵眾人以不必必之故多

兵順於兵則行求兵恃之則亡贗

小夫之智不離苞苴竿牘傲精神於蹇淺而欲

兼濟道物太乙形虛生欲兼濟道物死欲太乙

用心於
蹇淺者
不知大
寧

曹商之
車不過
得之于
諂佞故
莊子直
斥其鄙

所圖者 若是者迷惑於宇宙形累不知太初生
廣遠 迷於宇宙死則累於 彼至人者歸精神乎無始
形而不能反於太初 而甘冥乎無何有之鄉 歸精神於太初而
水流乎無形發泄乎太清 泄乎太清生無形而發
累也 悲哉乎女為知在毫毛而不知大寧 在苞直
竿牘不過毫毛之小而不 知死生有大寧之道也
宋人有曹商者為宋王使秦其往也得車數乘
王悅之益車百乘反於宋見莊子曰夫處窮閭
阨巷困窘織屨槁項黃馘者商之所短也一悟

聖人以
禮讓為
國非視
民以偽
也民之
離實學
偽乃禮
之末流
耳

萬乘之主而從車百乘者商之所長也莊子曰
秦王有病召醫破癰潰座者得車一乘舐痔者
得車五乘所治愈下得車愈多子豈治其痔邪
何得車之多也子行矣

魯哀公問於顏闔曰吾以仲尼為貞幹國其有
瘳乎曰殆哉岌乎仲尼方且飾羽而畫從事華
辭以支為旨 從事於華辭以忍性以視民而不
知不信 堅忍其性以禮視人如酒清 受乎心宰
乎神夫何足以上民 使人受乎心宰制其精神
相率而為偽者何足以上

聖人操
左契而
不責于
人

惟真人
能內外
無患

人乎彼宜女與予願與誤而可矣不知彼宜於
哉順乎若以彼為今使民離實學偽非所以視民
願順可謂誤矣

也為後世慮不若休之難治也

施於人而不忘非天布也布貨也有所施於人
而不忘非天之貨乃

商賈之貨也商賈不齒雖以士齒之神者弗齒商賈不齒

於士類雖有事相于其心神必不與之相齒也

為外刑者金與木也為內刑者動與過也宵人

之離外刑者金木訊之離內刑者陰陽食之食者

受而消夫免乎內外之刑者唯真人能之外全其形

內全其德則免
乎內外之刑矣

孔子曰凡人心險於山川難於知天天猶有春

夏秋冬旦暮之期人者厚貌深情故有貌愿而

益有長若不肖有順懷而達有堅而縵有緩而

紆故其就義若渴者其去義若熱故君子遠使

之而觀其忠近使之而觀其敬煩使之而觀其

能卒然問焉而觀其知急與之期而觀其信委

之以財而觀其仁告之以危而觀其節醉之以

酒而觀其則雜之以處而觀其色九徵至不肖

人得矣此名法家之言非莊子語也

盛德之士三命而益恭

薄德之人一命而已肆

矣

六識引六塵內賊則真性敗矣

正考父一命而偃再命而僂三命而俯循墻而走孰敢不軌如而夫者一命而呂鉅再命而於車上僂三命而名諸父孰協唐許言不合於唐堯許由之讓也

賊莫大乎德有心而心有睫德謂六根所具之德功德也六根之德

外交於物皆有識心為有曉矣及其有睫也而內

視內視而敗矣識心為有曉矣

凶德有六六根所具之德皆凶德也中德為首中德謂意識也五識皆浮

在外唯意識在內故曰中德六識之中唯意識細微難除故中德為首何謂中德

中德也者有以自好也而叱其所不為者也此人之習氣也人有所偏好者因遇而發如程子見獵有喜心者是也彼所自好而又笑人之不為此其識之偏蔽也

窮有八極達有三必形有六府美髯長大壯麗

勇敢八者俱過人也因以是窮緣循偃俠困畏

不若人三者皆通達知慧外通勇敢多怨仁義

多責達生之情者傀傀然廣達於知者肖知者

謹畏肖達大命者隨隨寓達小命者遭遭時則

形有餘而神不足則窮形不足而神有餘故達形之六府皆精神所聚也

小人僥倖而得富貴不幸而失之將整粉矣

人有見宋王者錫車十乘以其十乘驕穉莊子
莊子曰河上有家貧恃緯蕭而食者其子沒於
淵得千金之珠其父謂其子曰取石來鍛之夫
千金之珠必在九重之淵而驪龍領下子能得
之者必遭其睡也使驪龍而寤子尚奚微之有
哉今宋國之深非直九重之淵也宋王之猛非
直驪龍也子能得車必遭其睡也使宋王而寤
子爲整粉矣

負慕一時之榮而忘喪身之辱知者所不爲也

或聘於莊子莊子應其使曰子見夫犧牛乎衣
以文繡食以芻菽及其牽而入於太廟雖欲爲
孤犢其可得乎

至人之化與天地精神並往故不留意于已化之形也

莊子將死弟子欲厚葬之莊子曰吾以天地爲
棺槨以日月爲連璧星辰爲珠璣萬物爲齋送
吾葬具豈不備邪何以加此弟子曰吾恐烏鳶
之食夫子也莊子曰在上爲烏鳶食在下爲螻
蟻食奪彼與此何其偏也

以不平平其平也不平

以奪彼與此之不平而平其平也豈不平乎

以不徵徵其徵也不徵徵著見而信也以死者
之豈不明者唯爲之使神者徵之明者唯爲神
信乎者有以徵而信之也夫明之不勝神也久矣而愚者恃其
所見入於人其功外不亦悲乎愚者蔽於所見
而以人禮待之凡以爲衣衾棺槨衰
麻哭踊之類其功外矣豈不悲乎

雜篇第七

天下

天下之治方術者多矣皆以其有爲不可加矣
古之所謂道術者果惡乎在曰無乎不在曰神
何由降明何由出聖有所生王有所成聖人之
而生王者之皆原於一皆原於不離於宗謂之
功有自而成天人不離於性命之不離於精謂之神人精而
天宗與天爲一反以相天不離於真謂之至人不離真性出生
此神人也以天爲宗以德爲本以道爲門兆於變化謂之

聖人

以天命之性為宗以所性之德為本以率性之道為門中和位育之化功兆於變化

此聖人也

以仁為恩以義為理以禮為行以樂為和

薰然慈仁謂之君子

中正和樂薰然成德者君子也

以法為分

以名為表以參為驗以稽為決

法度以分其職官名以表其事

參考以驗其勤惰稽其功之成否以決其賞罰

其數一二三四

是也

之高也

百官以此相齒

此名法家

以事為常以衣食為

主蕃息蓄藏老弱孤寡為意

春耕夏耘歲有常事織而衣耕而食

自三王五帝以

以衣與食為主蓄養蕃息蓋藏以養老弱孤寡為意

皆有以養民之理也

降內聖外王之

此農家

古之人其備乎配神明醇天地育萬物

道相傳至於鄒

和天下澤及百姓明於本數係於末度

明於道德之本

魯之士縉紳先

數係於禮樂之末度

六通四辟小大精粗其運無乎不在

生明六經之教

小大精粗皆道之所運也

其明而在曆數者舊法世傳之史

內聖外王之道

尚多有之

在璇璣玉衡以齊七政是也○此天文家

其在於詩書禮

至于孔子而大

樂者鄒魯之士縉紳先生多能明之

此儒也

詩以

備矣自是以降

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

則百家之學分

陽春秋以道名分其數散於天下而設於中國

內聖外王之道

者百家之學時或稱而道之天下大亂賢聖不

不可復合此儒

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於耳

道之統
系也

以繩墨
矯制其

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猶百家衆技也皆
有所長時有所用雖然不該不偏一曲之士也
判天地之美析萬物之理察古人之全寡能備
於天地之美稱神明之容少有能備天地之大
美稱神明之容受者
是故內聖外王之道闇而不明鬱而不發天下
之人各爲其所欲爲以自爲方悲夫百家往而
不反必不合矣後世之學者不幸不見天地之
純古人之大體道術將爲天下裂
不侈於後世不靡於萬物不暉於度數不爲華
侈不爲

用使豐
財以備
世之急

墨子之
兼愛宋
鉅尹文
之救世
爲外王
之道而
差者也

靡費不以繩墨自矯而備世之急古之道術有
爲分別
在於是者墨翟禽滑釐聞其風而悅之爲之太
過已之太循作爲非樂命之曰節用生不歌死
無服墨子汜愛兼利而非鬪其道不怒又好學
而博不異不與先王同好學而務博雖博而不
異雖不異而不與先王
同毀古之禮樂黃帝有咸池堯有大章舜有大
韶禹有大夏湯有大濩文王有辟雍之樂武王
周公作舞古之喪禮貴賤有儀上下有等天子
棺槨七重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今墨子

獨生不歌死無服桐棺三寸而無槨以爲法式

以此教人恐不愛人以此自行固不愛已未敗

墨子道教人恐其不近人情自爲則已且雖然

歌而非歌哭而非哭樂而非樂是果類乎天下皆歌

而彼獨非歌天下皆哭而彼獨非哭天其生也

勤其死也薄其道大觥使人憂使人悲其行難

爲也恐不可以爲聖人之道反天下之心天下

不堪墨子雖能獨任柰天下何離於天下其去

王也遠矣王道以天下爲公而墨道不近人情與天下相反其去王道遠矣墨

子稱道曰昔者禹之湮洪水決江河而通四夷

九州也名山三百支山三千小者無數禹親自

操橐耜而九雜天下之山川腓無胈脰無毛沐

甚風櫛疾雨置萬國禹大聖也而形勞天下也

如此使後世之墨者多以裘褐爲衣以跂蹻爲

服日夜不休以自苦爲極曰不能如此非禹之

道也不足爲墨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

之墨者苦獲已齒鄧陵子之屬俱誦墨經而倍

譎不同相謂別墨以堅白同異之辨相訾以觭

偶不忤之辭相應以巨子爲聖人皆願爲之尸

尸主也

冀得爲其後至世今不決墨翟禽滑釐之意

則是而其行則非也將使後世之墨者必自苦

以腓無胫脛無毛相進而已矣

相進於亂

亂之上也

治之下也雖然墨子真天下之好也

真能愛天下也

將

求之不得也雖枯槁不舍也才士也夫

不累於俗不飾於物不苟於人不忮於衆願天

下之安寧以活民命人我之養畢足而止以此

白心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宋鉞尹文聞其風

而說之作爲華山之冠以自表接萬物以別宥

爲始

分別其域宥使不爭奪也

語心之容命之曰心之行

言與

心相應也

以聊合歡以調海內請欲置之以爲主見

侮不辱救民之鬪禁攻寢兵救世之戰以此周

行天下上說下教雖天下不取而強聒不舍者

也故曰上下見厭而強見也雖然其爲人太多

其自爲太少曰請欲固置五升之飯足矣先生

恐不得飽弟子雖飢不忘天下日夜不休曰我

必得活哉圖傲乎救世之士哉

所圖高遠而傲倪一世也

曰

彭蒙田
駢慎到
為內聖
之學而
差者也

君子不為苛察不以身假物以為無益於天下者明之不如已也以禁攻寢兵為外以情慾寡

淺為內其小大精粗其行適至是而止

公而不黨易而無私決然無主趨物而不兩

無擇與之俱往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彭蒙田

駢慎到聞其風而悅之齊萬物以為首曰天能

覆之而不能載之地能載之而不能覆之大道

能包之而不能辨之知萬物皆有所可有所不

可故曰選則不偏教則不至道則無遺者矣是

故慎到棄知去已而緣不得已泠汰於物以為

道理棄知去已而緣於物之不得已如曰知不

知將薄知而後鄰傷之者也鄰近也我之知與

而強其知則誤戶寡無任而笑天下之尚賢

也縱脫無行而非天下之大聖椎拍輓斷與物

宛轉如椎之拍如輓之斷舍是與非苟可以免

不師知慮不知前後魏然而已矣推而後行曳

而後往若飄風之還若羽之旋若磨石之隧全

而無非動靜無過未嘗有罪是何故夫無知之
物無建已之患無用知之累動靜不離於理是
以終身無譽故曰至於若無知之物而已無用
聖賢夫塊不失道豪傑相與笑之曰慎到之道
非生人之行而至死人之理適得怪焉田駢亦
然學於彭蒙得不教焉彭蒙之師曰古之道人
至於莫之是莫之非而已矣其風戢然惡可而
言常反人不見觀反人所不見處以立觀而不免於魤斷
不免如魤之斷兩頭皆動各不相知其所謂道非道而所言之躋

關尹老
聃之返
朴還淳
救王道
之窮也

不免於非彭蒙田駢慎到不知道雖然樂乎皆
常有聞者也其所謂道非道皆物也

以本為精以物為粗以無物之先為本為精以有物之後為末為粗

有積為不足澹然獨與神明居運而無所積者與神明居者所過者化也獨

聞其風而說之建之以常無有立於無主之以物之先

太一太一者不一之一以道德為主也以濡弱謙下為表以空

虛不毀萬物為實以濡弱謙下之行為外之表質以虛而容物之心為所存

之關尹曰在已無居形物自著此心無所住着則物之形自著

其動若水其靜若鏡其應若響芴乎若亡寂乎
若清同焉者和得焉者失動如水之流靜如鏡
若亡而非亡湛然澄清同其塵者未嘗先人而
常隨人老聃曰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谿知其
白守其黑為天下谷人皆取先已獨取後曰受
天下之詬人皆取實已獨取虛無藏也故有餘
運而無所歸然而有餘其行身也徐而不費無
為也而笑巧徐緩而不費已之力無為而叱人
勞而人皆求福已獨曲全曰苟免於咎免咎是
日拙

求以深為根以約為紀其息深深為生之根曰
堅則毀矣銳則挫矣常寬容於物不削於人聖
處物不傷物不傷物可謂至極關尹老聃乎古
者物亦不能傷之之博大真人哉

死生往
來不傲
倪於萬
物常與
造化為
人也

芴漠無形變化無常生與死與天地並與神明
往與芴漠無形之中變化無常氣變而有生形
化而之死其生與死與天地精神往來乎
芒乎何之忽乎何適萬物畢羅莫足以歸古
之道術有在於是者莊周聞其風而悅之以謬
悠之說荒唐之行言無端崖之辭時縱恣而不

儻不偏黨也不以觴見之也見之者不以爲觴而不合也以天下

爲沉濁不可與莊語以卮言爲曼衍以重言爲

真以寓言爲廣獨與天地精神往來而不傲倪

於萬物不譴是非以與世俗處其書雖瓌瑋而

連犴瓌瑋大小錯雜也連犴以類相從也無傷也其辭雖參差而

淑詭可觀彼其充實不可以已理義充積於中其辭自不容已

上與造物者游而下與外死生無終始者爲友

其於本也弘大而闊深閎而肆其於宗也可謂

調適而上遂矣調御所適而至於天命雖然其應於化而

解於物也其理不竭其來不蛻芒乎昧乎未之

盡者應化而來解物而往稟於性命之理不竭不煉形而無遺蛻復歸於芒昧之中往來

乎天地之一氣未有窮盡者

惠施多方其書五車其道舛駁其言也不中歷

物之意曰至大無外謂之大一至小無內謂之

小一無厚不可積也其大千里千里者無厚之積也無厚者薄

也天與地卑天之高其氣下入於地是天與地卑也山與澤平山

有澤是山與澤平也日方中方睨日之行不止方中而已側矣物方生

方死謂物之生死不絕也已上所謂大一與小一之同異也大同而與小同

天下

惠子之辨以大小分屬兩頭不遇應物而論不知道之大小有無爲一也故曰其道舛駁其言

異此之謂小同異萬物畢同畢異此之謂大同

異南方無窮而有窮南向則南方無窮轉而北

也同異今日適越而昔來以昔日之無寄於今日

連環可解也相連則謂之連環解之則為解我

知天下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是也在南者以

北者以北為中此遠近所見之沆愛萬物天地

一體也萬物畢同畢異所謂大同異也惠施以

此為大觀於天下而曉辨者天下之辨者相與

與之卵有毛雞三足卵無毛而雞有毛故曰卵

三足矣此亦寄無於有之辨天下者郢有天下天下者

也雖謂之郢有天下可也郢楚地犬可以為羊

名此亦應無厚不可即其大千馬有卵丁子有尾

以有天下則犬可以為羊乎馬有卵丁子有尾

火不熱馬字反背則下四點為卵矣丁字反背

不熱此皆向背之同異所山出口輪不踉地上

以應南方無窮而有窮也山出口輪不踉地上

有澤此山之出口以吐雲霧者也澤可以上目

不見指不至至不絕目窮於所不見指而目所

應天下之中央燕龜長於蛇龜體守定而不移

是龜長於蛇所以矩不方規不可以為圓鑿不

為杓

地道靜而下守矩不方乎天道動而下降規不可以為圓乎陽下入陰中鑿不可以

乎

圍杓飛鳥之影未嘗動也

鳥飛於上而影則不動猶日之方中方睨

也

鏃矢之疾而有不行不止之時

矢鏃之行甚速而有不行

不止之時猶物之方生方死也

狗非犬黃馬驪牛三白狗黑

此名

實分合之同異也

狐駒未嘗有母一尺之棰日取其半

萬世不竭

所以應沆愛萬物天地一體也

辨者以此與惠施相

應終身無窮桓團公孫龍辨者之徒飾人之心

易人之意能勝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辨者之

囿也惠施日以其知與人之辨特與天下之辨



原件短缺

P29 后缺

